

湛甘泉传

陈裕荣 撰

增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湛甘泉/陈裕荣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18-05313-0

I. 湛… II. 陈… III. 湛若水 (1466—1560) —传记
IV. 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534 号

选题策划	郑毅
责任编辑	黄洁华
装帧设计	林小玲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
插 页	3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5313-0/B·190
定 价	2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序一

李锦全

《湛甘泉传》是陈裕荣先生近年撰写的一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这部书虽写的是古人传记，但叙述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是适合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人们阅读的好书。由于书中对甘泉的人品、学识、才干作全面综合性的阐述，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但如何立身行事，使自身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历史的经验还是可供参照。

下面对湛甘泉其人及陈著本书的内容和特点，略作介绍。

湛甘泉名若水，广东增城人，他是岭南江门学派陈白沙嫡传弟子，承传白沙以自然为宗，提倡“贵疑”、“自得”的治学精神，后来与白沙并称陈、湛理学，在宋明理学各流派中，凸显岭南文化特色的风采。

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如众所周知，有程朱、陆正两大学派。明代中后期，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论，在国内风行一时。湛甘泉是阳明的至交好友，但学术观点不同，他以“随处体认天理”论与之抗衡，有如双峰并立，两水分流。汉代虽由董仲舒提出定儒学于一尊，但到宋明时随着儒学的哲理化，这就有助于各流派的创新和发展。湛、王两派学术上的互相问难，只是一种良性互动，通过应付对方的挑战，表面上在争辩中仍然各不相下，难分胜负，实质上通过学术争鸣，讨论问题更加深入，使得双方得益，共同提高。甘泉与阳明，可以说是真正理解学术争鸣的典范，不像现在有的人，对不同学术观点难以容忍，甚至进行恶意攻击，这实在有愧于学者的风度。

由于湛甘泉的历史定位是思想家，陈著也是体现这种精神，

但与一般思想史、思想家评传写法不同，书中严格按甘泉生平的时间顺序来叙述。先是从湛氏家世渊源讲起，对甘泉本人，则从童年到游学应试，再经过从政到致仕退休，也就是连续叙述整个人生历程。由于甘泉的一生，虽然出仕时间较长，职务变换较多，但基本上任职于掌理教化的学官，如翰林院、国子监与礼部，加上他在各地方参与建立书院，并亲自四出讲学，使他的学术思想在众多生徒以至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陈著甘泉传的写法与一般学术评传不同，不是论文式的专题研讨来阐明甘泉的学术观点，而是通过甘泉与师友及生徒的平常交往时，互相题诗赠答中来寻求解读。从书中引述甘泉的诗作，就体现出他的心声，即是在“勿忘勿助”之间，表达出他“随处体认天理”的主题思想。由于陈著书中所写的不是甘泉留下抽象的哲理教条，而是他在人际交往和观察自然时所得到的思想感受，通过写诗形式表达出的人生哲理，到今天还值得供人玩味。

由于陈著书中对甘泉的为人、治事、著述作全面综合介绍，中国古代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以此为对照，甘泉三方面都有较好表现，即是说他的综合素质作为历史文化名人还是符合要求的。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甘泉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外出为官，四方讲学，可以说是大节无亏，声名远播，但在老家却没有做到和睦乡亲邻里。由于对家人或族中子弟管教不严，在乡间多少会做出一些横行不法的坏事，未免使他受到盛名之累。明代在朝有的高官，往往在家乡名声不好，甘泉对此也似是有点无奈。陈著书中最后提到，“民间传说甘泉形象是不佳的”，书中对某些民间诋毁之词虽作了辩诬，称甘泉平生事迹还是“瑕不掩瑜”。即使如此，甘泉作为深明“随处体认天理”的学者，却未能处理好家乡的睦邻关系，也未免使人有点遗憾，同时也可以启发后人的思考。

（注：李锦全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



序二

李思平

早些时候听说陈裕荣先生要编写《湛若水传》，我就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情。

湛若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生于明朝成化二年（1466），增城新塘人，初名露，字元明，表字民泽，后来为避祖讳，改名雨，40岁时又改名若水，由于他是甘泉都（即今新塘）人，人们又尊称他为“甘泉先生”。若水16岁到广州府城读书，27岁中举人，29岁赴新会拜著名理学大师陈白沙为师，深得老师器重。40岁进京会试，中进士。先后在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自63岁起，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参与朝廷决策，直至75岁才结束他的官场生活，回到家乡。此后，他在家乡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病逝，终年95岁。

湛若水不仅是增城的名人，他的学术思想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他先后在全国各地独自捐资或带头捐资修建书院40余所，周济贫困学生，授徒近四千人，同时又继承和发扬了白沙学说，有32卷《湛甘泉文集》传世。这样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一直以来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并有重要研究成果。如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文学部教授志贺一郎先生，毕生研究湛若水学说，出版了有关学术专著，在湛若水的家乡新塘，成立有

湛若水文化研究会，在 20 世纪末，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举行“纪念湛甘泉先生诞辰 525 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出版有《湛甘泉研究文集》，陈裕荣先生就是主编之一。

我和湛甘泉也算是有点“缘分”。1990 年，我在增城市公安局工作，湛甘泉墓被盗后，我就多次亲临现场，参与案情分析，最后案件成功破获，我又和《南方日报》记者陈明光合写了一篇报道在《南方日报》头版刊登，文章还获了奖。1997 年调新塘镇党委工作，分管宣传文化工作，和陈裕荣、湛汝松、伍深明等人四处寻“踪”。一次在群星村一农户的墙头发现一块湛甘泉题字的石碑，我们钻进那户人家的床下拍摄和拓碑，如获珍宝。在市文化局工作时，为保护湛甘泉的遗迹，积极争取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这几年，在参与增城各种文献的编撰，以及增城的专题拍摄中，我每每提醒的，都是不要忽略甘泉先生在我市的历史地位。

陈裕荣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虽然在年龄上相差了 30 岁，但每次相聚，总是促膝而谈，他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像年轻人一样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地生活着。他忘记了年龄，但无法忘记的是重重压在他肩膀上的社会责任感。从镇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他却比当镇领导时更忙碌了。当你看到他一日三餐端起酒杯在畅所欲言时，你根本无法想象，每天晚上，当人们在灯红酒绿时，他却在家中的灯光下奋笔耕耘；当凌晨四五点，人们还在甜甜的睡梦中，他已披衣起床，忘我地工作了。十多年来，这已成了他的生活、工作规律了。在陈老先生出版的一本本著作中，不知包含有多少心血在其中。《湛甘泉传》同样不例外。在湛甘泉的家乡新塘，民间传言甚多，有褒有贬，甚至还有扭曲，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湛甘泉，陈裕荣先生主动把这责任担负了起来，查阅了大量的文



序 二

史记载，引经据典，形成了这部洋洋二十万言的《湛甘泉传》，让大家重新去认识和了解湛甘泉。就凭这点，我们就应该感谢陈裕荣先生。

我想，不管人们怎样传说湛甘泉，但有一点不可怀疑，那就是湛甘泉在历史上曾经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影响至今，乃至今后。

是为序。

（注：李思平系增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省作协会员，增城市作协主席。）



引子

公元 1466 年（明成化二年）10 月 13 日，增城县甘泉都沙贝村（今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正沐浴在明媚和煦的秋日朝阳下，小河边农舟横纵，芦苇滩上，野鹤翔空。虽时已深秋，仍是野花烂漫，绿蔓攀栏，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上午巳时上下，一座朴实的农家院内，传出阵阵欢笑的声音。

原来这是湛江的儿媳妇陈氏在临盆分娩，平安地产下个呱呱啼哭的小男婴。一个农家，添了个传宗接代的男丁，其喜悦之情，实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

这个来到人世间的平常孩子，几十年后却成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人物，他就是我国明代中叶名声显赫的理学名臣、教育大家、官历礼吏兵三部尚书的湛若水。他的著作现仍为世界很多图书馆所珍藏，他的哲学思想在当今学术界仍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甘泉先生初名露，字民泽，后为避祖讳，改名雨，40 岁上京考试时才定名若水，字元明，号甘泉，世后被明穆宗赐谥“文简”。

序一	李锦全	(1)
序二	李思平	(1)
引子		(1)
第一章 祖风醇厚 山水钟灵		(1)
第二章 沙贝童年 家事艰辛		(5)
第三章 广州苦读 乡试扬名		(9)
第四章 游学江门 深悟天理		(13)
第五章 再试高中 论学京师		(21)
第六章 出使安南 京华奉母		(27)
第七章 设帐西樵 栽培桃李		(35)
第八章 重入翰林 青云得志		(43)
第九章 掌教太学 讲学东南		(48)
第十章 遨游宦海 官居侍尚		(59)
第十一章 功成身退 讲学名山		(84)
第十二章 晚景馨香 瑕难掩瑜		(108)
附录		
(一) 朱明洞记	湛若水	(120)

(二) 乞上下一心同济圣治疏	湛若水	(121)
(三) 途中进申明学规疏	湛若水	(122)
(四) 圣学格物通大序	湛若水	(123)
(五) 圣学格物通表	湛若水	(125)
(六) 劝收敛精神疏	湛若水	(127)
(七) 乞恩引年致仕疏	湛若水	(129)
(八) 三乞归田疏	湛若水	(130)
(九) 别甘泉湛先生	王守仁	(133)
(十) 王守仁答甘泉书	王守仁	(134)
(十一) 赠大司成甘泉湛先生奏绩北上序 ...	何 璜	(137)
(十二) 送大司成甘泉先生考绩之京序	毛 宪	(139)
(十三) 送南京少宰甘泉湛公被召少宗伯 ...	张邦奇	(140)
(十四) 寿太宰甘泉先生序	孙承恩	(141)
(十五) 参赞事略跋	崔 铣	(142)
(十六) 寿大司马甘泉湛先生九十序	张 潮	(143)
(十七) 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并妻诰命	明世宗	(144)
(十八) 参赞敕谕	明世宗	(144)
(十九) 赠湛若水诰命	明穆宗	(145)
(二十) 甘泉湛先生文集序	李春芳	(146)
(二十一) 祭参赞大司马湛甘泉翁文	胡庭兰	(147)
(二十二) 湛甘泉先生文集前序	洪 垣	(147)
后记		(149)



第一章 祖风醇厚 山水钟灵

甘泉先生出生时，增城已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增城早在唐代武则天时期，就出了个女诗人何素女（即道教八仙中的何仙姑）。清学者屈大均称：“越女以能诗知名者，自绿珠始，至唐初有南海七岁女子。若仙姑，尤其清丽者也。”宋初出了个学者，诗人古成之进士。南宋时出了个治世名臣崔与之丞相、进士陈大震（广东第一部通志《南海郡志》的编纂者）。明初又出了数名进士，如广东解元，景泰进士陈政等。

沙贝村前临东江，东望罗浮山，西傍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扶胥古渡，背依南香山，面对虎门，向被誉为山水汇会，人杰地灵之地。古时岭南人口尚稀，地处亚热带，雨水充沛，山林茂密，常现烟雾迷蒙景象。有些北方人到此，因为感到气候不适，语言不通，加之古时科学知识不发达，所以才把锦绣岭南，讥为瘴雨蛮烟之地。

元代大德年末，甘泉六世祖湛露，任德庆路总管府治中（相当现在地区政权的副职），致仕回乡，携家挈眷回福建莆田时，船泊东洲水驿，与儿子世忠站在船头远眺：罗浮山巍峨高峻，似将要起航的巨舰，屹立于东江北岸。沿江水面宽阔，波光滟潏；近看石巷屏山、石子岭至四望冈一带，冈峦起伏，如屏似幛。岭下河涌交错，民房邻毗。时近傍晚，夕阳映照着缕缕炊烟，渔舟入港，归鸟投林。此间山水美景，令湛露父子赞叹不已，随向船家询问，知此是增城县管辖的沙贝村，是东江下游有名的鱼米之乡。

舟中一宿醒来，湛露即携世忠并两个家丁，乘小舟登上沙贝村，观地势，访民情，查风俗。那时沙贝村的十三坊尚未连成一片，多被河涌、鱼塘间隔，要靠堤埕、木桥、小艇往来。一行人登上一突起江边的石岭（今读冈公园），见西边是渔舟云集的江湾，渔妇多在葵基上补网、晒网；东边一望平畴，土地肥沃，芦苇丛生，大片肥地可供开发；四周舟楫便利，可耕可渔，实为野人乐志之区。湛露遂毅然下决心说服家人，不回莆田，就在沙贝村落籍定居。湛露由此成了新塘湛氏的始祖。

湛露来沙贝时，长子世忠已有四个男孩，次子晚丁是湛露60岁才生的，这时仅仅十二三岁，比兄长的次子稀锡还小七岁，人称“老孙嫩叔”。后来晚丁出仕，任主簿，虽属九品末流，也是朝廷命官。晚丁生一子，取名怀德。

湛怀德是甘泉的高祖父，他生于元末。时逢乱世，群雄割据，盗贼横行，很多地方百姓，饱遭兵燹匪祸之害。怀德生性刚毅，为人有胆识，讲义气，眼见兵灾匪祸殃及家门，心想不能平天下，也应保家乡。怎奈当时湛氏族中，人丁稀少，势单力弱，他正苦难有作为时，猛然想起水南、南湾两村，有很多与自己意志相投的朋友。他想如能互相呼应，声势必大。特别水南谢姓，是南宋忠臣谢枋得的后人。枋得号迭山，是与文天祥同科进士，率兵抗元失败后，被押解大都，绝食而死。他的子孙怕遭元兵迫害，便逃到水南村隐居。南湾麦姓，也是中原南逃人的遗裔。三姓族人如能结盟互助，或可保一方平安。怀德即将自己的想法向族中长者禀报，得到族中长老极力支持，并派人往水南和南湾两村，邀请麦谢两姓父老，到沙贝村相聚。怀德向三姓父老讲明眼前局势，提出联盟结义，团结保境的想法，马上得到三姓族人响应，并共推怀德为盟主。湛麦谢三姓联盟后，更得到一些小姓加盟。声势大张。怀德便及时组织甘、宁、湖，及禺东乡兵训练，竖起保境安民的义帜。当时还是元



朝天下，元制法令严厉苛刻。元兵可以横行，汉人稍犯一些偷窃事，都要判死刑。这时怀德下属有个乡兵，偷了村中人家的塘鱼，被人捉住，例应处死。怀德命他回家告辞父母，再回来就刑。那乡兵果然依时回来受死，怀德对这朴实的乡兵叹曰：“偷东西该死，但为鱼杀人，我心不忍。”他把那乡兵教训一番，便放了。又见邻村亦有此类事情发生，有次瓦瑶村捉到两个小偷，正待行刑，怀德对瓦瑶村的首领说：“这两个坏蛋交给我，我要带回沙贝村杀掉，以警戒村民。”两小偷带回沙贝后，怀德深夜把这两人教训一顿，见他们都有悔过之心，便给些路费，命他们两人远走他乡谋生。由于怀德恩威并用，所以三都乡兵，都愿为怀德效命。

那时镇守东莞的何真，有才略，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又是朝廷命官，声望较高。何真因见怀德是个人才，为联络感情，壮大自己的势力，授怀德为保境元帅。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拥兵自重的草头王甚多，“元帅”的称号不少，但怀德也确实保住了沙贝村周围一带的安宁。

洪武元年，明太祖命廖永忠、朱亮祖统大兵入粤，要统一两广。何真虽拥重兵，但深明大义，不愿为蒙古奴隶主卖命，也不想搞分裂，于是果断率众归明，实现国家的统一。怀德随何真归明后，明廷要保地方安定，仍让怀德统三都乡兵保护地方治安。

洪武十四年，东莞中堂的湛翠村村民苏友兴兴兵叛乱，在东江下游的增城、东莞两县骚动。甘、宁、湖三都与中堂隔江相望，群众间姻亲关系多，所以增南一带多有村民参加苏友兴部队。朝廷命南雄侯赵庸统兵平叛，东江下游成了战场。苏友兴部属多水乡人，善于操舟水战，又熟识黄涌海、清水濠一带如蛛网的河涌地势，凭此优势，抗击官兵。在水战中官兵屡败，几陷绝境。

怀德深恶战乱祸及家乡，害苦百姓人民，毅然亲率精锐乡兵，帮助官兵平叛。此时宽阔的东江河上，小舟横冲直撞，乱箭、长矛、盾牌交织搏斗，苏友兴部还有潜水兵，在水下潜凿官兵的战船。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江水殷红。在水战中赵庸有力气也使不上，眼看官兵溃不成阵，正感绝望时，突见自己的偏将与怀德率一队快艇杀进来，官兵一时士气大振。苏友兴部见三都乡兵参战，顿时慌了手脚。一因大家多是熟人，不愿自相残杀；再者乡兵亦善水战，更想到昔日怀德在南香山保境时，杀得油麻山盗贼片甲不留，雄风至今仍在，苏友兴遂率叛军败逃。

叛乱平息后，怀德有大功，例应封官。但他自小长在农村，湖海气较重，更恨元末官场黑暗，谢绝为官。那时得胜的官兵，知增南三都皆有乡民参加叛乱，要组织大兵围村缉捕。湛怀德、陈仲光两人挺身而出，亲赴总兵行辕，极力保救盲目参与叛乱的乡民，使很多人免遭杀戮。因此怀德更受村民爱戴。怀德死后被朝廷旌表为“护国保境义士”。敕建“义士祠”，今属“市文物保护单位”。陈仲光是沙贝村的读书人，为人刚勇，有谋略，因保村民有功，死后《增城县志》为他立传。

怀德有一子，名汪，字果成。果成生了五个儿子，依次汶、淮、江、濂、澄。三子湛江就是甘泉的祖父。《族谱》有《湛江传》称：（江）好静居，不求闻达，结庐上游庄，力田于冈麓，艺桑于围山，凿沼育鱼，以供其母……尝采樵于林以自适，因号樵林。俨然是个山林隐者。广东解元，大学士邱濬曾写过一篇《樵林记》赠湛江。甘泉后来拜陈白沙为师，曾向白沙先生陈述他祖父之事。白沙亦慕湛江高风，为作《民泽祖樵林居士构堂于上游庄，民泽乞题》一诗云：

入云堂构昔人开，兰桂香风次第来。

黄云山高几千丈，后山前日寄声回。



第二章 沙贝童年 家事艰辛

甘泉出身于沙贝村，并在村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先祖是官宦人家。其曾、祖、父辈虽也读书识字，实际都以务农为生，只算是半耕半读、自耕自给略有盈余的殷实农家。

沙贝村前临东江，背依四望冈、担杆坳、石子岑，东有石岭，西有屏山（古海遗踪），突出江中，环抱着一望，淤沙成陆的古海湾。村中耕地场屋，皆是滩涂，遍地牡蛎壳、贝壳，所以村名沙贝。民居的聚落间是河涌交错、湖塘星罗棋布的水乡。甘泉自小就随祖父耕田，种桑，管鱼塘，拾柴草于此间。因祖母梁氏被采桑、喂蚕、养猪等家务所缠，刚5岁的甘泉，便要帮助家中放鸭子、牧牛等事了。甘泉特别喜欢养鸭子，因每天只要把它们赶往河涌里，它们会自己觅食小鱼、小虾、蚱蜢，晚上自行归来，母鸭还每天生蛋。鸭蛋加上家里种菜，捞些鱼虾，一天二餐的菜都有了。甘泉就这样，每天都与村中牧童为伍，牧牛、嬉戏于山麓、河滩上，竖蜻蜓，翻筋斗，捉迷藏，过着无拘无束的农家孩子生活。但有时见到邻家孩子到塾学读书，会念“人之初，性本善”的课文，又会吟“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诗句，心里羡慕得很。他想读书，但又有谁为家里放牛呢？所以他想也不敢对祖父提出。

甘泉的祖父湛江生性淡泊，不羨功名利禄。父亲湛瑛，为人刚直，爱交朋友，白天还要忙于农事，都没有想到孩子该读书了。只有母亲陈氏出自书香门第，当时她娘家西洲村陈屋已有些子弟在广州读书，所以她常想着该让儿子读书了。但有

翁姑在堂，她也难启齿。

甘泉9岁那年，他的祖父不幸去世。过后不久，湛瑛因爱打不平，结下些仇家，更得罪了增城县的主簿老爷和一些衙吏官差，所以遭人诬陷，惹上官司而被捕入狱。陈氏是个贤惠、有主见的妇人，这时她要独力持家，上侍家姑，下抚养一双儿女，还要多方奔走，营救丈夫，自然对儿子就疏于管教了。甘泉成了“甩绳猴子”，成天与牧童乘着牧牛的机会，上山掏鸟蛋，摘野果；下水捞鱼虾、摸蚬螺；还操舟斗艇，练得一身农村孩子的本领。甘泉生来消瘦，却身高结实，因与父亲皆两代单传，无兄无弟，常遭强房或大孩子欺负。甘泉在逆境中练得一种不喜出头争胜、遇事沉着应对的性格，无形中成了这帮顽童中善于“扭计”的“军师”。

炎夏某日，辰未巳初，甘泉独倚村口桥头的绿榕阴下，享受着习习凉风，看着河涌中自家的水牛姆和小牛戏水于绿波间。这时有个道士背着布袋，冉冉走过桥来。他细看生得眉目清秀、两边脸颊生有几粒小黑痣的小甘泉，甚觉可爱，便说：“孩子，你一个人闷坐桥头，想什么呀？”甘泉抬头一看，认得这是常来村中帮人“拜斗”做法事的罗浮山道士。昔日罗浮与沙贝常有舟船来往，只需半天航程。甘泉说：“你没见我看牛吗？”道士说：“我带你上罗浮山玩，好吗？”甘泉笑指东北方远处，那高耸云天的山峰说：“罗浮山我天天都看到，有什么好玩的！”道士见甘泉天真无知，便笑坐桥栏，向甘泉讲罗浮山的故事。说远看罗浮只是座大山，其实它内藏432座山峰，十多个洞天，有飞瀑清溪，大小石楼，飞云顶，梅花村，还有很多宫观、寺庙。昔日葛仙翁与妻子鲍姑，就是在山上炼丹成仙的。山中常有仙人出现，如有缘分，还会遇到何仙姑、黄野人。说话间有些村民也围来听故事。讲着讲着，甘泉仰望太阳，知道该回家吃午饭了。便不耐烦地说：“你说罗浮山这么好，为什么不在山



上做神仙，却来我村拜斗呀。”众人听了都大笑，大家随之也散去了。

这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在甘泉当了大官后，被有些多事的人，编成了“三部尚书不拜相，三遇纯阳不升仙”的故事传播开来。说昔年在桥头与甘泉说话的道士，就是“八仙”中吕纯阳师祖的化身，因见甘泉有仙骨，要度他成仙，无奈甘泉有仙骨，却无仙缘，错过了大好时机，不能成仙，只好留在凡间做大官，享高寿了。还把尚书府附近、三墩塘侧的一座石拱桥，称为“遇仙桥”。以证明此故事发生在这地方。其实这只不过是罗浮山苏东坡“遇仙桥”的翻版。明朝从朱洪武后期至明亡，都不设丞相之职位，甘泉又是大器晚成的人，68岁才任尚书，75岁便退休了，又怎么能拜相呢？

甘泉13岁那年，陈氏正要把他送入塾学读书，却又岁逢戊戌，属狗年。俗例说孩子在狗年开学，会像狗样懒惰的。所以只好拖到甘泉14岁时，才入村中石岭上的湛家塾学读书。甘泉成名后，人们便称石岭为“读书岗”。今是“读冈公园”。

甘泉读了一年多书，某日放假，到村外石巷山玩时，被父亲的几位仇家遇见，即被围殴。甘泉一看回家的路被挡，周边又无人救应。危急中灵机一动，转身往西洲村飞跑，逃往外祖家。仇家穷追不舍，幸好他自小练得一双“飞毛腿”，很快摆脱追兵。逃跑中慌不择路，双脚误踩到村民盖屋用的石灰池上，鞋子粘上了湿漉漉的灰浆。甘泉心生一计，倒身退入外祖家隐藏。那班追打甘泉的人，到了陈家巷口，打探甘泉下落。陈家人指着地上脚印说，刚才到过，又回沙贝去了。那班寻仇的人，悻悻而去。甘泉这个“倒踏灰鞋避难”的掌故，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着。

此事发生后，陈氏再也不敢让儿子留在沙贝村，要他暂居外祖家中。湛氏族中一些老人也关心着甘泉的安危，想到西洲

村往西，是水南村，再往西走是南湾村，是昔日太祖怀德公三姓结盟的村子，至今大家仍有来往，便派人往南湾村也安排个地方。于是甘泉时居西洲，时居南湾读书。至今南湾人还能指点甘泉昔日在此读书的地方。

湛瑛结怨仇家之事，已被诬陷坐牢，今又祸及小孩。此事早已引起沙贝村中有正义感的人不满。他们纷纷谴责那几个仇家。这时怀德去世近百年，他在地方上的英名仍在。他的盟友后人亦不少。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那些仇家气焰已大为收敛。湛瑛虽仍在狱中，境况已有改善，事情也就慢慢地淡化了。

陈氏仍苦心筹划着儿子读书之事。细想家中虽非富有，但尚可维持生计，衣食不愁。外家族中兄弟多在广州读书，如陈尧典（后来任福建泉州通判）；陈其鲁（其子陈堂，后登进士，位四川参议）。于是她决定送甘泉去广州，跟随堂舅及表兄们读书。便即往娘家商议。陈家的人都一致支持送甘泉去广州入学。次年新春过后，陈氏即带着 16 岁的甘泉，到广州就读。甘泉从此结束了在沙贝村的童年生活，此后便海阔由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第三章 广州苦读 乡试扬名

公元 1482 年（成化十八年），16 岁的甘泉在外祖家人的护送下，起初寄居于五仙观中读塾学，五仙观是羊城历史悠久的道教宫观，始建于何时何地已难考究。洪武十年，布政使赵嗣坚才把此观迁建现址，即今广州市惠福西路。此地原为海岸渡口，今观区仍有“坡山古渡”、“仙人姆迹”遗迹。观内殿阁错落，花繁树茂，十分清幽，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七十年后，甘泉功成名就，致仕回广州居住，讲学时，重游五仙观，曾立有诗碑，记述当年读书事。碑云：

白莲池上访仙踪，怕听攒眉夜夜钟。

七十年前灯火地，东寻无路白云封。

甘泉天性聪颖，有奋斗向上的决心，加上有好的读书环境，三两年便完成了童子课的学业，顺利考上广州府学。这是省府官学、秀才读书之地方。

慈母爱子之心，非笔墨所能形容。甘泉广州读书，其母三两个月便要往广州一次。当日从沙贝往广州，水路有长航客船，陆路有驿道可通，不管水陆行程都要一天多时间。妇道人家在宫观出入也极为不便。所以就索性到外面租间民房居住。陈母到广州常常一住就十多天，以便陪子苦读。后来甘泉迁家广州，皆因此。

甘泉在广州苦读的 12 年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沙贝村的家中，也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他 18 岁那年，享龄 77 岁的祖母梁氏夫人去世了。出狱不久的

父亲湛瑛，一悲子欲养而亲不在！二恨自己蒙不白之冤，而坐牢狱受苦不少，满腔愤懑无处发泄，也于次年去世了，死时年仅48岁。十八九岁的甘泉，连遭祖母和父亲两重丧事打击，内心是多么痛苦啊！

甘泉22岁那年的端午节。学中放假，甘泉回家，时虽已除丧服，但母亲还是怕他闷出病来，便命他去西洲和那些表兄弟玩去。甘泉到西洲时正好遇到表弟陈志刚、从姑表弟钟清都放假回到家中。三人自小玩到大，又都是儒学生，今聚到一起多高兴呀！即在志刚家中杀鸡饮酒，谈诗论文。席中甘泉提议说：“我们家离罗冈洞那么近，很多人都说那里风景很好。我们明天一早去赶罗冈圩、游罗冈吧。”陈、钟听了，大声叫好！钟清说：“罗冈我去过两次，识路，由我带路好了。”一宿无话，次日清晨起床，吃过早点，便步行上路。三人经沙村、沧头，过杨村，走了一个多时辰，辰末已到了罗冈圩。正是圩场买卖热闹的时候，时鲜水果、粽子、豆馅团、山草药材摆满一街。他们选择了一家饭馆，各人要了碗汤濑粉吃，再买上几个粽子，便往罗峰寺游览去。罗峰寺在罗冈圩东面，是一组依山岩而建的古建筑群。罗冈的开村祖——南宋进士钟玉岩建有“玉岩书院”于此。钟氏后人为了壮大书院景观，就傍着书院建成另一组“罗峰寺院”，两组建筑，长廊曲栏是相通的，更凿引山泉入寺，巉岩滴水淙淙，古木阴森，鸟语花香，烟岚隐现，是禺东、增南一带有名的避暑和游览胜地。此胜地历经兵燹、屡毁屡建仍长盛不衰。后来成为羊城八景中的“罗峰香雪”一景。

甘泉三人到此，攀崖赏景尽情游玩，啖粽谈诗。甘泉从小就喜欢攀山戏水，此时诗兴大发，写下《游罗峰寺》诗云：

仗策罗坑一快登，歌声遥彻紫云层。

千寻石上看流水，独自鸣钟何处僧。

钟清和陈志刚看了诗，连声叫好。时已夕阳西下，三人虽



游兴未尽，也只好踏上归途。

三年守丧期届满，陈氏犹带余哀，想到夫家两代单传，儿子开学迟了，虽未取得功名，也已长大成人了，遂于甘泉 23 岁那年，迎娶早年定下的东莞袁家女儿入门。婚后即让甘泉回广州读书，婆媳在沙贝村相依度日。甘泉 25 岁那年，爱妻袁氏生下儿子，取名东之。

广州苦读，夜夜青灯黄卷，日久铁砚磨穿。皇天不负有心人，弘治五年秋闱乡试，甘泉入贡院经过三场考试，终于中了举人。秀才到老也只称秀才，即使年纪轻轻，只要考中举人，人家就要专称他为老爷了。甘泉一时扬名乡梓，总算可以告慰茹苦含辛的老母和长守空房的妻子了。

科举时代，考中个举人，算是踏上了仕途的梯阶。但必须考上进士，金榜题名，成为“天子门生”，才能光宗耀祖，前程远大。明代考试制度，逢辰、戌、丑年是考进士的正科期，如无国家典庆，加设恩科，错过时机，就要再等三年了。考举人张榜时是乙巳中秋，明年是癸丑年，要在明年二月前赶到京师参加会试，时间是很紧迫的，所以两广举人千里迢迢，往京师赶考，往往是走得很狼狈的。甘泉回沙贝祭祖，会亲热闹一番后，陈氏即忙着为儿子收拾行李经费，命甘泉赶快上京了。

甘泉在广州读书多年，与很多举子都是熟悉的，于是迅速约齐几人，一同上道了。才出江西，已是寒冬季节，沿途北风凛冽，时而乘舟，时而走陆路，此时，这些岭南举子才真实地品尝到“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诗词意境。解元黄泽笑问甘泉说：“民泽兄，你觉得这样走好吗？”甘泉老实说：“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看戏时，见举子手摇纸扇，沿途观光赶考，书童挑着竹箱随后走，觉得很潇洒。现在我确实潇洒不起来。还是快走吧，错过站头，荒郊露宿就麻烦了。”黄泽应声说：“民泽兄说得对，我们晚上还要自修呢！荒疏了学业，如何

应试。”大家点头称是，再也无心观景了，匆匆赶路，总算平安顺利到达京城。

甘泉等举子入京后，找到广东会馆，安排好住宿后，又看清会试场所道路，就一边温习功课，听候开试了。三场考罢，同行的解元黄泽，果然中了进士，报子来到广东会馆报喜讨赏钱了。甘泉细查，榜上无名，扫兴得很，好在年轻，又是初次进京会试，落选的人很多，甘泉便自我安慰说：“今科不中，看下科罢。”

广东几个落榜举子，南归时便不着急了，反正什么时候到家，都一样尴尬，倒不如穿州过省，好好游览一番。路经南昌时，甘泉得知著名学者庄昶仍在南昌讲学。庄昶，字孔旻，人称“定山先生”。虽然仕途坎坷，但学问人品、诗名与白沙先生齐名，受人景仰。甘泉对庄昶早有仰慕之心，因此，即以自己的诗作为见面礼，谒见定山先生，庄见了甘泉的诗，即时接见，经过交谈，更赞赏甘泉的学识，对其鼓励一番，并提到自己与江门陈献章的友情，对陈的学术思想大加赞扬。此时甘泉还未入白沙门墙，但听后却深受感动。这是甘泉与庄昶唯一的一次会面。六年后庄昶去世了。后来甘泉在南京为官时，曾为庄昶的后人《重刻定山先生诗文集》作《序》。报了先贤的知遇之恩。



第四章 游学江门 深悟天理

甘泉自京归来，见闻广了，深感自己之学识不足。近二十多年间，广东乡试每科中举的，都有白沙先生的学生。如梁储、李祥、张翎、张瑛、姜麟、林延献等，早已中进士出仕去了；与自己同科的黄泽，也乡试中解元，上京中进士。他们都是白沙先生所教的。看来只有拜白沙先生为师，才能学有所成，甘泉遂将此念头向母亲禀明。陈氏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自然应允。

弘治七年，新春才过，甘泉得白沙门人梁景行引荐，二月初即往江门叩见白沙先生。时已67岁高龄的宗师，早已扬名中外，桃李满园了。他望着这个由增江奔来的学子，详加讯问后，欣然同意收甘泉入门。当知甘泉此时还牵挂着科考事业，便严肃地对甘泉说：“此举非全放下，终难凑泊。”其意是要甘泉排除一切杂念，专心学习。为表决心，甘泉毅然烧了上京会试的“路引”（证件），随之沐浴斋戒三日，才隆重地行拜师大礼，随即在小庐冈下，碧玉楼边，独居一室，潜心苦读。

那时江门，只不过是新会县属下，西江下游的一个小圩场。白沙村更是处丘陵坡地间，并非今天的侨乡闹市。而甘泉已年近三十，家有慈母妻儿，又有举人老爷身份，如无刚毅的意志，刻苦求学的精神，是很难学下去的。

在江门学派师生的诗文中，常提及的碧玉楼，春阳台，楚云台，小庐冈书室，好像很有诗意的亭台楼阁，其实都是古代农村古朴无华的平房。不过取个美名，便于称呼罢了。白沙先生靠设帐授徒度日，过的是清贫的日子。二层砖木结构的碧玉

楼，是他老母及家眷的居室。春阳台是他在 28 岁时搭盖作读书的场所。白沙 61 岁时，嘉鱼李承箕来拜白沙门下读书。李是湖北名士，家境富裕，便筑了座“楚云台”作读书和居住用。弘治二年，广东参政伍希渊，佾事戴中等官员，见白沙先生的房舍简陋，便要捐赠白银为其更新居室。白沙却将这笔款盖了座“小庐山书屋”，作为四方学子读书之地。弘治七年初，巡按广东御史熊成章入粤不久，即来拜访白沙先生，见来访官员、学者多，却无会客应酬之所，乃命通判顾文专司择地建房。经营数月，终在江边盖成嘉会楼。甘泉到江门学习时，白沙讲学，会客的场所已颇具规模。

弘治八年二月十六日，白沙先生之母、91 岁的林太夫人逝世，至四月八日才安葬于白沙屋后小庐山。在此期间，甘泉鼎力为老师家操持丧葬事务，迎来送往，因而结识了不少名流、学者，也增加了不少阅世经验和知识。

这年入夏，甘泉回羊城避暑和母亲相聚，不久接到白沙来信称：“丧次溽暑不可处，近迁碧玉楼西，正南开窗户，又为东南风揽不得睡。附钱五十，烦为买小竹帘，横二尺。”甘泉速为老师办妥此事，并复信称广州亦炎热，找间凉快的房子也困难，母亲又常提及要回沙贝等事。白沙随又复信甘泉云：“小庐冈精舍非不静，只向东北隅，便难度夏。广城营营，恐未得为佳寓，太夫人既不忘沙堤之旧，何不归去也。”由此可知，甘泉在穗读书后期，其家已迁居广州，当时应是租平房住，故难避暑。

那时江门附近，山贼海盗都有，社会不甚安定。白沙又与甘泉书云：“久居于危，尝两遭不测，几陷虎口。不得已为谒铨之行，非出处本意也。”寥寥数言，说明两种事：一是白沙 35 岁时，广西寇大犯新会，劫掠居民，53 岁时，新会县民叛乱；二是成化十八年他被迫应诏上京。

弘治九年春天，甘泉在江门邀同学李承箕（字世卿）游罗



浮山，先乘舟顺道回沙贝村住了两天，再溯流上至罗浮初地入山。此前甘泉曾先去信博罗同门学友曾子鲁，及子鲁友人胡子学约会于冲虚观，之后结伴遍览大小石楼、黄龙洞诸胜景。行经铁桥时，世卿赋诗云：

天风吹上铁桥头，回首乾坤五百秋。
万里桴浮沧海远，九疑云暗凤凰愁。
忽看天上春台烛，长送人间夜壑舟。
凝睇茫茫正愁绝，此心不是学巢由。

甘泉听后连声叫好，大赞世卿是白沙门下擅诗的人。便即时奉和一首，云：

铁桥桥下水翻飞，信步吾行行不疑。
童子隔溪闻对话，公今是隐是危时。

湛、李此行游兴甚浓。甘泉又作《游罗浮》诗两首，云：

何处登高何处峰，世间遥望紫云重。
坐低南极天全回，醉烂碧桃春正浓。
肯共朱明为洞主，聊从葛老问行踪。
何人不到登高处，一缕晴烟树二丛。

闻歌一夜动幽怀，直踏飞云万丈崖。
翠靄浮云白日暝，虹桥有路青天来。
三月二月春之半，千山万山花正开。
笑问仙源杳何处？云涛浩浩不堪裁。

读罢甘泉的游山感兴诗，便写信呈白沙。白沙虽从未登罗浮，但从甘泉诗意中也领会了罗浮景色，即作《罗浮春寄民泽》诗云：

海上花开万玉林，闭门碧玉梦相寻。
不知开处花多少，折尽罗浮半夜心。

并复信有“飞云之高几千丈，未若立本空中……”等语。

白沙与林郡博书又提及此事称：“世卿自嘉鱼来，与民泽游罗浮，殆一月矣。”

同年白沙有漫笔示世卿、民泽书云：“昨夜楼上闻雨声，睡不着。因检会乡里平时还往人，十亡七八，年及七十者一二。”端午节又与甘泉书：“章久处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问彼田里风俗。倘今日之图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峰，不复下矣。五月五日。”白沙因新会社会不安，想迁居衡山，后查湖南社会亦不安宁，此图只成空想了。信中还提及“吴明府事未白，尚可少留。”吴明府即顺德知县吴廷举，字献臣，梧州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廷举任顺德知县时，因拒绝上官要他为一受宠的太监修先祠，惹上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亦不喜欢廷举，便借事诬陷，逮捕廷举下狱。不久冤情大白，廷举复职，任顺德知县长达十年。廷举在学术上曾崇尚薛瑄，胡居仁，后尊事白沙。白沙去世后，廷举与甘泉交情甚好，互相帮助。

甘泉入白沙之门才两年多，从上述白沙与甘泉的书信中，对学问、世事、心事无所不谈，可见他对甘泉的器重。

这年九月重阳节，甘泉回羊城。白沙九日登嘉会楼，赋诗四首。次日又在楚云台欣赏甘泉种的菊花，作《楚云台观民泽所栽菊》诗云：“当轩玉朵孤，植竹翠茎扶。香细风初动，神清俗本无。寒深溪井枯，月出山瓢疏。何处异乡客，永怀歌茱萸。”接着又作《寄题小园冈书屋和民泽韵》一诗：“四野云飞尽，园冈一室清。至虚元受道，真隐或逃名。有疏微言塞，无为大业成。一声闻绝唱，五岳看全轻。”

“神清俗本无”、“至虚元受道”是深含哲理的诗话，寓于日常生活的诗作中，以启迪学生，妙！白沙不著书，亦不迷信经典，坚持“以自然为宗”，以诗词、书信施教，提倡学求“自得”，“学贵知疑”。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进步。自南宋以来，程朱理学，一直垄断着学术界、教育界，成为不可逾越半步的



僵化教条。白沙的学说崛起岭南，对当时的教育界、思想界震动很大。时人以为真儒复出，因此受到顽冥守旧的腐儒攻击，咒骂白沙之学是异端邪说，离经叛道的禅学。

甘泉在江门学习期间，与其他同学一样，不是长伏书斋苦读，多是灵活机动地自学钻研，可回家、可游览名山胜景、可在日常生活中体察自然景象，风花雪月、世态人情，以求悟识高深的哲理。

甘泉到江门不久，白沙就先后写了多首哲学诗让甘泉自行参悟其中哲理。如《与民泽》诗：“圣人之学，惟求尽性。性即理也，尽性至命。理由化迁，化以理定。化不可言，守之在敬。有一其中，养吾德性。”又《付民泽》诗云：“千休千处明，一了一切妙。若有不明了了心，到头反异懂懂挠。”又有《与湛民泽》七言诗：“六经尽在虚无里，万理都归感应中。若向此边参得透，始知吾学是中庸。”

在白沙先生的循循善诱下，甘泉参悟到在求知的途径上，主要是“体认天理”四个字。“体认”是研究，认识。但怎样求呢？似乎不够明确。在不断思考中，终在32岁那年，认识到要增加“随处”两字，成为“随处体认天理”六个字。对此，甘泉解释是：“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又说：“吾之所随处体认天理者格物尔”，“格”是观察研究，“物者天理也”。并解说：“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于天然，故曰自然也。在勿忘勿助之间，胸中流出，而沛乎宇宙，丝毫无人力……盖自然文章。生于自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于自然之学术，自然之学术，在于勿忘勿助之间，如日月之照，如云之行，如水之流，如天籁之发，红者自红，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为是？是谓自然。”这就为探索认识世界，独辟了一条新路。所以陈白沙喜曰：“此为参前倚衡之学也，江门衣钵属之子矣。”

次年三月，白沙又写信给甘泉云：“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白沙认为甘泉把握到“随处体认天理”这一钥匙，要打开深奥的理学知识的大门，也就不难了。

弘治十二年，年老多病的白沙先生，又把其精辟的学术思想，写成《示湛雨》诗云：

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瓠，万金一诺。于维圣训，先难后获。得山莫杖，临济莫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

意思是说，一个人读书，死记硬搬，不联系实际，领会书中精髓，表面上好似有识有知，实际是无学无觉的。只有经过艰苦学习，参透前贤的学识，使之形成自己的见解，才能做到一诺千金、万金之重。“天命”本指自然法则，但很多儒家学者硬把它解释为纲常伦理。如朱熹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后来甘泉解释“天命流行”四句，指的是自然规律，如水流、鸟飞、鱼跃的生机活泼景象，变化万千的大观世界。如把握一枚金针，自可绣出花式艳丽的罗帕，何必像得山、临济两位高僧那样，靠棒杖吆喝来灌输教育呢？这就是“以自然为宗”的观点。

弘治十二年，风烛残年的白沙，自感时日无多了，见甘泉的学问和涵养已臻成熟，可以继承自己的事业了，遂将其讲学的“江门钓台”交与甘泉执掌，并书《赠江门钓台诗跋》，云：

小坐江门不记年，蒲裯当膝几回穿。
如今老去还分付，不卖区区敝帚钱。

皇王帝伯都归尽，雪月风花未了吟。
莫道金针不传与，江门风月钓台深。

跋云：“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



兹以付民泽，将来有无穷之托，珍重珍重。”

白沙先生教学时间长，从成化二年收上海陈肃为门人至去世，长达 34 年；学生多，据《新会志》载，白沙弟子有 106 人。以伍云为首，但伍云在白沙 44 岁时已去世。在白沙去世时，他的门人有为官的，功成身退、寄情于林泉的，自甘淡泊、授徒讲学的，都已各自谋生去了。白沙病危时，仍留在其身边学习和奉侍他的、杰出者只甘泉一人了。白沙把江门钓台作为江门学派的衣钵传与甘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来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只有甘泉才能把江门学派发扬光大。但这在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不服。如当时白沙的重要弟子林光、张诩、李承箕等人还在，甘泉只不过是个仍在老师身边学习、年仅 35 岁的举子，论资历、声望都难以服众。因此便传出“湛子不如林子”之说。其实白沙早年也曾说过：“从吾游而能见此道践履者，惟缙熙耳。”甘泉从来未与林光见过面，但在江门所听师友介绍，甘泉是敬仰林光的。甘泉曾说过：“白沙夫子，起南方，溯濂洛以达于洙泗。当是时得其门而入者，南川一人。”这在当时有此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林光，字缙熙，号南川，他的际遇却不甚好。林光仅小白沙 13 岁，他师事白沙时，甘泉才 4 岁，还依在母亲膝下。甘泉入白沙门时，林光已 54 岁。在白沙 57 岁那年，林光考中举人，便出仕浙江平湖县当教谕了。后历袁州、严州府教授，最后以襄王府长吏（总管王府内事务的）进中顺大夫致仕，回东莞茶山讲学养老。所以说林、湛两人谁优谁次，无需比，也不必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同，亦从未相与论学。增城人又传“林子”不是指林光，是指增城仙村的林子觉。这就更无稽了。子觉名陈，青年时读书南海神庙，因撰神庙的大门对联而扬名。白沙游南海庙时，对林比较赏识。可惜他连科举都未参加过，便英年早逝了。成化十八年白沙作《悼林陈》诗有“此生未了男儿事，也向扶霄打坐来”之句。那时甘泉只

有16岁，才开始往广州读书。

又如李承箕离开江门，回湖北嘉鱼后，曾来信询问白沙称：“现在楚云台谁住？”白沙复信称：“只有湛雨敢居此台。”可见衣钵承传，历来都是门派中大事。

这年秋季，甘泉游西樵山，作《游西樵记》，并为白沙写的崖山《慈元庙碑文》题跋。

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明儒理学的一代宗师白沙先生阖然长逝，享年73岁。甘泉曰：“道义之师，成我者与生我者等。”因为先生服丧三年。三月八日，甘泉祭白沙先生文曰：“呜呼！孰谓不可传之妙，不可传之蕴，今已不可得而复传。而传之者复几何人？堂堂元气，逝将与大化而常奔。一十二万年雪月。四百三十二峰晴云，是犹庶几乎？先生之真，万古长存。”七月二十一日，左布政周孟中主持，葬白沙于圭峰之麓，时远近门人学子，景仰先生的人，参加葬礼的有几千。

甘泉含哀尽责，始终参与办理白沙先生的丧葬事务，使不少到来吊唁的官员、学者，还有一些未见过面的师兄，认识了他的学识人品，也知道老师已把江门学派的衣钵传与他了。由此，甘泉在广东的名声渐显。

弘治十四年，甘泉为白沙先生服丧期间，曾偕赵元默由增江登罗浮山，经梅花村，投宿冲虚观，随命人往博罗邀曾确、胡定、黄时卿同来冲虚观相会。其目的是想探索朱明洞，觅一理想的场所，为日后建书院讲学之用。这时甘泉就有教书授徒的打算。可见他是个有远见、思虑缜密的人。

曾确，字子鲁，博罗人，弘治十七年举人，正德年间官龙溪知县，升湖州通判，曾回乡6年，嘉靖八年任南京刑部主事，顷之乞休，居家30年，是白沙弟子。胡定，字子学，博罗人，与曾确为友，嘉靖初岁贡，曾任建宁府学训导。曾胡两人，后来为甘泉创办朱明洞书院做了大量事情。



第五章 再试高中 论学京师

弘治十六年初，甘泉为老师白沙先生服丧期满后，在家奉侍母亲，调教儿子，一家人生活过得很愉快。此时东之已13岁了，正在塾学读书。甘泉的母亲陈氏，是个有远见的妇人，见儿子已38岁，正是有作为的时候，怕他在温柔乡中消磨壮志，便对甘泉说：“你学业有成，该上京赴考，也好博得光宗耀祖，留名后世。”又说：“你妻子与东儿自有娘照应。”甘泉感到母命难违，又用心读起书来。新年期间甘泉有感写成《新春试笔》。诗云：

新岁题诗发兴新，新梅枝上太撩人。
三元甲子周天日，一十六回弘治春。
天上经纶知有自，人间竿木小随身。
强颜欲索慈颜笑，毛义终惭捧檄频。

甘泉本无心仕进，但为了安慰老母，看来又要上京了。此时一些深知甘泉学识的官员，也多劝他出仕。佾宪徐滋就亲自上门，要甘泉从速上京应试，认为博取了功名，对弘扬白沙先生的学说更有利。甘泉也认为有理，遂收拾行李，踏上征途。真幸运，甘泉到了南京，正巧是白沙先生的挚友章懋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之职。原来白沙早年在国子监学习时，他的学术思想已令很多学者倾倒，如章懋、罗伦、庄昶、贺钦等人，日夕与白沙交游论学，十分投合，别后亦诗文交往不断。章懋今见故人子弟到来，十分高兴，对甘泉考核一番后，更为赞赏，即留甘泉入监读书。明年乙丑，正是大比之年，机不可失。

甘泉得章懋精心指导，文章更加老练了。

弘治十八年春，甘泉将原名“雨”，改为“若水”，上京参加会考，一举得中贡士，接着参加殿试。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考试，即民间所谓的金銮对策。湛若水高中二甲三名进士。明制考进士科，一甲只录取三名，称“赐进士及第”，俗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考中一至三甲的人，统称“进士”。甘泉考中二甲三名，实际是进士排榜中的第六名，可称高中了。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此届若水与南海方献夫同时高中进士，一时间名震京师。在京的广东人更为兴奋。当时在京为官的白沙门人梁储，白沙再传弟子伦文叙知甘泉高中，内心当然是高兴的，但大家却从未见过面，恐怕是为避同门之嫌，而表面不露喜色罢了。

张榜的第二天，新科进士们穿上朝服，在礼仪官的引导下，鱼贯步入金銮殿，叩谢圣恩，恭听旨意。甘泉被选入翰林院，授庶吉士。明代翰林院，是朝廷储备高级人才的地方。一个读书人，得晋身翰林，是极大的荣誉。

接着在状元顾鼎臣的引领下，例行京城策马游街，赴琼林宴，拜谢主考宗师等公事。这时师兄张诰派人送来贺诗。张诰中进士比甘泉早 21 年。甘泉自然不敢怠慢，即作《次韵答东所张先生》一诗奉答，借以表白此时心态。诗云：

共将蓑笠谢冠纓，中岁犹污一第名。

金马有官藏曼倩，成都无地隐君平。

邯郸我了人间梦，声誉君归使者旌。

亦恐乘崖久闲散，时方救火得无情。

意谓自己无意像东方朔（曼倩）那样，在朝中诙谐逗笑做官，要想似严君平那样隐居闹市卖卜为生已不可能了，真好像做了一场黄粱美梦似的！老兄你也不应在广州赋闲了，出来做



事吧！

甘泉金榜题名的捷报，自有驿站速递到家乡。增城自古成之中进士以来，五百年间有 23 人中得进士。所以，县城和沙贝村中自有一番热闹，祭先师，拜宗祠，立旗杆……忙个不休。

甘泉初入翰林院，便知有位编修刘存业，字可大，是东莞人，算是个隔河相望的老乡，又是前辈，便工整誊写好早年的《游罗浮》诗二首，拜见可大。可大看后对甘泉的诗文书法赞口不绝，即作神游步韵，写《游罗浮次甘泉韵》两诗回赠，并对甘泉说，现京师有个兵部主事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是官宦世家弟子，比你小六岁，中进士却早你六年，是个青年得志、才气横溢的才子。他常在京师阐述儒家理学，无人能与他相辩。如有兴趣，我可引荐你们相见，对研究学问文章，会有益处的。甘泉听后大喜。在可大介绍下，王、湛两人见面了。早在江门时，甘泉已形成了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学说思想体系，而王守仁虽聪敏过人，但此时还未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经过几次学术思想辩论，阳明又惊又喜。惊的是自以为才学高明，哪想强中更有强中手；喜的是多年寻师访友，今日终于找到志同道合，可以相与论学之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由此两人常在京师学术界中公开论学，一时名震京师。王、湛两人的学说，逐渐被社会公认。阳明称：“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指甘泉）。”可见甘泉在阳明心目中的地位。甘泉也把阳明视为兄弟。

这年五月，在位 18 年的明孝宗朱祐樞崩驾，由太子朱厚照继承帝位。第二年（公元 1506 年），改元“正德”年号。当年冬，太监刘瑾开始玩权，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 20 多名廷臣。王守仁抗章营救，刘瑾大怒，在金殿上把守仁杖打 40 棒。次年闰正月，把守仁远谪往贵州龙场驿当驿丞。

甘泉当时是个庶吉士（即翰林院的实习生），人微言轻，无

力解救阳明，只有带着痛苦的心情，写了《九章赠别》诗组赠守仁，以寄安慰和惜别之情。其中第一和第三章是：

窈窕者谁子？绝代亮无双。不谙小姑性，以直终见伤。虽则终见伤，中情容何妨？谁为别鹄吟，此曲多慨慷。

黄鸟亦吾友，空谷遗之音。相呼上乔木，意气感人深。君今脱网罟，遗我在远林。自我初识君，道义日与寻。一身当三益，誓死以同襟。生别千万里，言之伤我心。

守仁奉读后，极感甘泉那种患难与共的真挚友情。从此两人真正成了生死之交。

京郊送别时，阳明回赠《别湛甘泉》诗云：

行子朝欲发，驱车不得留。驱车下长阪，顾见东城楼。远别情已怆，况此艰难秋。分手诀河梁，涕下不可收。车行望渐杳，飞埃越层邱。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

阳明告别亲属与甘泉等友人，头也不回地踏上万山重叠、漫漫崎岖的长路去了。途经湘西武陵时，有位当地学子蒋信，慕名恭迎阳明，要拜阳明为师。阳明想我今是落难之人，有些人避之犹恐不及，蒋生却要拜我为师，孺子可教也，便欣然接纳蒋信为弟子。后来在南京蒋信又复拜于甘泉门下。

王守仁经历了万水千山，终于抵达龙场驿。守仁细看驿站四周一片荒凉，馆舍残破不堪，几乎没有可供栖身的地方，无奈到周边一些小少数民族的村寨，拜会那些头人。谈话中，他们发现这位驿丞谈吐不俗，待人有礼，知他是个知书识礼的读书人。这些少数民族、荒野山民多是善良朴实的人，同情守仁的遭遇，于是纷纷出资出力，砍木割茅，搭了座较宽敞的茅房让阳明居住。经阳明教育后，驿卒也改善了与当地村民的关系，大家日子都好过了。在这山花自开自落、鸟声啾啾的清幽环境中，阳明慢慢安下心来研究学问了，细心思考半生学习心得，



特别近两年与甘泉辩论的问题，慢慢地悟出“格物”、“致良知”的一套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应说是得益于甘泉的启发。正如他后来在《别湛甘泉序》所说的：

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得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

阳明被贬后，甘泉失去了相与论学之人，怅然若失，有感为诗，写了《我所思三章》，以抒对阳明思忆情怀。

甘泉在翰林院中，以其虚心的治学精神，稳重踏实地做事，其才干很快受到上司和同僚的赏识，提前被授官，任翰林院编修，兼经筵讲官，同修国史之职，正式享受七品官阶，在社会上被誉为太史、翰林公，在读书人中享有很高的清望。

正德三年属戊辰，又是大比之年。新春才过，天下举子已云集京师，准备参加三年一届的会试。甘泉被任命为“同考官”，在主考官的统领下，开科取士。这科有个举子吕柟，字仲木，号泾野，习河东薛瑄之学，会试中获文荐第一，殿试高中状元，深受甘泉赏识。后吕柟与甘泉、邹守益同讲学南京，名气极盛。后来吕柟更成为在北方宣扬陈湛学派的重要人物。

同在正德三年春，又命甘泉为册封瑞昌王副使，赴江西参与封荫藩王典庆。瑞昌王朱拱拱，是朱元璋第十七子的后裔。（11年后瑞昌王因参与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王守仁统兵平叛后，瑞昌王被废除爵位，处死刑。）甘泉回京后又参修《孝宗实录》，修弘治朝史事。

这年冬，户部主事戴冠，因见朝中宠佞日多，耗费国库，乃上疏力谏，要求精兵简政，裁减冗员，把没收权奸的财产归国库。正德皇帝见疏大怒，即把戴冠贬谪为增城县乌石驿（今新塘镇境）当驿丞。戴冠是甘泉任同考官时录取的进士，与甘泉有师生之谊。甘泉即安慰戴冠说，乌石驿在我家乡境内，虽

称边远，不是荒蛮的地方，实是鱼米乡。劝戴冠放心去，以候将来起用。

残冬将尽，甘泉又忆起远在龙场驿的王守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醒来即作《戊辰腊月二十七日夜梦王伯安兄》一诗云：

四时有去来，逐客久不至。天运尚可量，人事谁能计？昨夜梦见之，仿佛精神契。语久声弥低，画地示予字。灭没不可辨，了了得其意。言别何匆匆，路远会难继。合欢讵知梦，是梦聊足慰。借如平生魂，亢爽不可致。念之生悲凄，达日不能寐。

正德四年，甘泉的同门师兄吴廷举（早已从顺德知县升任广东佾事）查得总镇广东的太监潘忠，在南粤为非作歹，残害官民。廷举不畏权奸，上疏弹劾潘忠 20 条罪行。潘忠知道，亦上疏诬告吴廷举。昏庸的皇帝偏信家奴，反将廷举逮捕入京，枷锁于吏部门外示众 20 日。廷举的遭遇，深受朝臣同情，甘泉也多方呼吁拯救，当事者见舆论哗然，只好把廷举充军雁门关，因杨一清荐其才，旋即赦免，擢江西右参政。

正德五年，王阳明复官回京。次年春，甘泉再任会试同考官。秋天，王阳明迁任南京刑部主事，向甘泉告别时，赠《别甘泉湛先生序》一文，称自己的学术成就得益于甘泉，甘泉是他志同道合、生死不渝的朋友。王湛两人虽学术观点有不同，每每各持己见，但始终以同志、兄弟般相交，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友情。

十月十三日，正德皇帝册封甘泉的母亲陈氏为“太孺人”。陈氏半生守寡，教子读书成名，终在生时获得封赠，成为朝廷命妇，可说是福有犹归了。



第六章 出使安南 京华奉母

湛甘泉于孝宗末年入翰林院，正逢正德朱厚照当皇帝，整天游山玩水，不理朝政，无心为国选拔贤才，所以七年在翰院原职不动。但甘泉此时对官场交往、处事礼仪已臻熟练了，又时值壮年，因此被选任出使安南国的正使，代表大明皇帝册封安南王。但七品的翰林编修，怎能代表国家出使封藩呢？于是正德皇帝亲赐一品大员的衣冠服饰，给甘泉穿戴出行。由此，甘泉获得终生穿戴一品朝服的待遇。

在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万里远行是件危险的差事。阳明经历过贵州涉险事，今知甘泉要去安南，比贵州还远一倍之程，极为甘泉担心。即写《别湛甘泉》诗送行，诗云：

我心忧以伤，君去阻且长。一别岂得已，母老思所将。奉命艰危际，流俗反猜量。黄鹄万里游，岂伊为稻粱。飞烟传羽翼，燕雀犹栖堂。跳梁多不渺，君行戒前途。达命谅何滞，将毋能忘虞。安君犹井获，关路非崎岖。令德崇易简，可以知险阻。结茅湖水阴，幽期终不忘。伊尔得相就，我心亦何伤。世间变倏忽，人命非不常。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南寺春月夜，风泉间竹房。逢僧或停楫，先扫白云床。

对甘泉的长行，阳明关切的心情跃然纸上。

大使出国，朝廷自有体制。副使、参赞、侍卫等随员配备，旌旗仪仗礼品诸物，有关衙门自会办妥。二月初七天使离京，有关同僚，亲友，早已在长亭摆酒，祖帐饯行。一行衣冠整齐，旗帜鲜明的队列，在甘泉率领下，迈上征途；穿州过府，沿途

自有地方官吏迎送，驿站安排；过黄河，渡长江，入洞庭湖，溯湘江南行，风寒日烈，夏去秋来，行不尽的崎岖山路，越不完的激流危滩，走了11个月的光景，于除夕前才抵达广西桂东的平南县。距去安南已不远了，甘泉便在平南休息过年。

甘泉漫步浔江岸边，望着滚滚东流的逝水，甘泉此时的思绪，也随着东去的波涛飞向家乡，飞向慈母与妻儿的身旁，有感成诗，写下《平南遣兴》寄怀。诗云：

渔渊水深，采芝云迷。寄怀云水，抗志高栖。严霜陨木，归鸿背飞。天寒日短，途长行迟。岁云暮矣，我心则悲。神游八极，身囿两仪。宇宙为旅，万物为徒。

新春元日才过，甘泉一行即乘舟从郁江南行，日夜兼程，到了瓊州。昔有北宋词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字少游，因朝中党派之争，遭陷害而贬谪横州，惨死于谪所。后人为纪念这位多难的文人，在横州保存有少游的遗迹。甘泉经此，识斯文重斯文，特泊舟登岸瞻仰，凭吊一番，以寄思慕之意，写下《过横州吊秦少游二绝句》，其一是：

辞章汉魏风同远，文翰苏黄许共能。

对客挥毫还意气，海棠花下卧烟藤。

诗吊少游，兼及苏东坡、黄庭坚，甘泉对“苏门四学士”人品诗文是崇拜的。少游是死于横州谪所海棠花架下，故有“卧烟藤”之语。

继续南行，好在此去多丘陵坦途，南方春暖，行程快多了，终于在正德八年正月十七日抵达安南河内。若水一行抵安南境，出南关，过谅山，渡富良，沿途受到安南人载歌载舞，龙舟竞渡，蛟人玩水，大象、群猴、孔雀的列队欢迎，老百姓多是希望邦交友好，过太平日子的。甘泉在他后来写的《南交赋》中，叙述了当时情景：“倾都人以杂观兮，士女不分而塞途。悉鞠躬而加额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交大指而跣跣”



(赤脚也)，见泉扬之拂拂兮，披发走而迅徂。肃龙节兮动行，前指南兮先路。驾象舆兮太一，使风伯兮为之……”迎接天使的盛况可见一斑。

百官恭迎天朝人马进入河内，安置在迎宾驿馆休息，设宴洗尘。礼官择选吉日，安排好仪式程序，才引导天朝来使进入王宫大殿。时殿外仪仗队伍林立，殿中官员列班恭候。满堂灯烛光亮，宝鼎透檀麝之香，八音奏钧天广乐。“设丹幄于群馆兮，云披具而不移。罗销金之蕙帐兮，缀五采之流苏。坐沉香兮緜緜，或高歌以击壶兮，涤陶砚于天池。山鬼下兮吹灯，招木客兮题诗……”好一派华严富丽的王家景象。册封大典开始，天使湛甘泉站立殿中，向南奉诏书丹卷。安南王黎暲，向北俯伏听宣；甘泉掀开诏书，代表大明皇帝朱厚照宣读诏书。黎暲听宣毕，三呼万岁，叩首谢恩，接过丹书圣诏，供奉殿中。传开国宴，款待天朝贵宾，一时杯盘交错，热闹非常。随后安南文武官员与天朝来宾，互相拜访，观光览胜，自难一一陈述。

异域风光无限，奈何皇命在身，甘泉唯把即将回国日期，禀明安南王。黎暲也早已备齐上贡天朝礼品，不外乎是金银财货，纤维绸缎，沉檀香木、麝香、丁香、珊瑚、骊珠、象牙、犀角等珍贵特产，还另备一份厚礼敬赠湛天使。甘泉命侍从人员，收下上贡朝廷的礼物。至于赠送个人的财礼，一概谢拒不收。并对黎暲晓以大义讲清道理。黎暲万分感动，亲题一诗赠甘泉。诗中有“白沙门下更何人”之句。黎暲何以知白沙先生呢？在北方人心目中，不少人认为岭南和安南是荒蛮遥远之区。但两广和安南（古称交趾），古代是同国同郡的。赵陀的南越国，就含交州郡，初时郡治在梧州，后移广州，至唐代才限于河内一带。东汉初，交趾征侧、征贰姐妹率众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出兵平定交趾时，就多珠三角渔民参加。清初诗人陈恭尹有诗云：“谁云七郡初归汉，古者交南已宅尧”。所以说两广与

安南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依，百姓商贸往来不断的地方。白沙之学兴起时，安南人很清楚。弘治十三年，朝廷遣官出使安南，有些随员带了几幅白沙书写的条幅去，被安南人高价抢购一空。可见安南人对白沙的崇拜。

甘泉回国前夕，安南王设盛宴饯行。黎暘又亲题《上天使湛太史》一诗相赠，诗云：

风诏祇承出九重，皇华到处总春风。
恩覃越甸山川外，人仰尧天日月中。
文轨车书归混一，威仪礼乐蔼昭融。
使星耿耿光辉遍，预喜三台瑞色同。

诗赞天朝文明，亦喻两国书同文，车同轨，本属文化融合之区。甘泉即席步黎诗韵《和安南国皇暘》诗云：

山城水廓度重重，初领新诗见国风。
南裔莫言分土远，北辰常在普天中。
春风浩荡花同舞，化日昭回海共融。
从此传宣天语意，永期中外太平同。
期望今后两国融和交往，永保太平也。

回到广西后，甘泉嘱咐副使率众人护送贡品，回京复命。自己带着几位家人，乘舟东下，回乡探望离别了十年的老母、妻儿。顺水行舟，似驾长风破万里浪般畅快，经梧州、过肇庆、穿羚羊峡。船到三水县，甘泉即命转入北江而走东平水道。船泊官山圩。旧地重游，甘泉无心观景，急于登山，拜访已辞官归隐西樵山读书的老友方献夫（字叔贤），及仍读书山中的学友。轻车熟路，甘泉很快步入方献夫的书院。此时方献夫已去广州多日，好友赵元默亦有事出山。正无可奈何之际，巧遇好友邓顺之，于是高兴地聚旧谈心，浏览西樵的湖光山色，并留字题诗。写了《予从安南回国，取道访西樵。时方叔贤适还五羊城，赵元默有事偶他出，邓顺之先期偶至，用阳明子旧韵四



首，前二首戏呈叔贤，后二首兼柬邓赵二君，并寓卜筑之意云》。前二首诗云：

当时猿鹤许相依，烟雾连山隐少微。
空谷独留猿鹤在，岩扉长待主人归。

心许回程取道浮，闻君经始入山谋。
白云出岫无踪迹，莫去人间作雨不？

从上诗意可知，甘泉此时已有归隐山林讲学的愿望，并求邓赵两人代为选地盖房舍。留诗后，告别顺之，即下山放船回乡。

方献夫回山看诗，对错过了与友人相聚的机会，心感怅然，沉思一会，即提笔题写《湛甘泉内翰使安南还，访予西樵，适予不值》一诗称：

一日云山独自依，寻青偶尔出霏微。
禅房尚贮三升粟，正待天南放鹤归。

方献夫题罢即交仆人赶往沙贝村，呈湛甘泉表示问候。

甘泉回到沙贝，才登岸，消息就炸开了。亲友迫不及待地赶来迎接。甘泉一边向亲友问安，一边往家门走，远见白发娘亲，早已依门盼望。甘泉忙趋步娘亲身前，跪下请安。老孺人，悲喜交集，一把抱着儿子，一时间泣不成声。悲的是十年难见儿子一面，喜的是儿子争气，成名而归，也算不枉半世辛酸之苦了。这时一个大丫环上前扶着老太太说：“大爷归来是天大喜事，快进屋好说话。”陈氏忙拉起儿子一同入屋。这时甘泉才依稀记起，十多年前买来服侍母亲的蒯姓小丫环今已长成老成稳重的大丫环了。甘泉进入厅中，见了端庄娴淑的妻子袁氏，忙上前对袁氏深深一揖，感谢她十多年来奉侍母亲，教养儿子之劳。夫妻正说话时，一个清秀文静的青年人，走到跟前跪下叩拜甘泉，甘泉细看才知是儿子东之。离家时才13岁的孩童，今

已长成风度翩翩的学子了。甘泉欢喜之余，亦颇为感慨。

随员、行李，自有蒯姓丫环安置，袁氏又感谢迎接的乡亲，相约改日设筵酬谢。众人高兴地散去。接连几天，甘泉家着实热闹。又是拜祭祖先，又是在宗祠内宴待族内宗亲。那时湛氏阖族，也不过二三十户人家；接待祖母、母亲及妻子外家亲戚妯舅等等也不算太多人。正巧这时，已中举人多年的西洲的表亲钟清（字一元），刚刚才接上谕，要他出任广西恭城知县。钟清认为恭城地僻人稀，想拒绝出任。甘泉出使时经过桂林府，略知恭城概况，便耐心劝说，写了《赠钟君一元之任恭城序》文，鼓励钟清赴任。

忙了几天后，一家子才得安坐堂中，细话家常。甘泉对母亲说：“孩儿要为朝廷做事，累您老人家半世操劳，实在有亏孝道。这次回来，定要接您上京居住，一来孩儿可晨昏定省，以尽孝道，二来出去看看风光，京师乃首善之区，热闹得很呢！”老孺人听了儿子的话，也点头同意，并说：“老身倒无所谓，只是媳妇入我家门以来与你聚少离多，东儿大了，也应上京学习，好图上进。再者，你父与你两世单传，人丁稀少，蒯氏丫头也大了，你把她纳为侧室，才能继续照顾老身。”如此看来，只好全家一同上京了。袁氏听了他母子两人对话，也知现今官宦人家，多有两三房妻妾的，便对丈夫说：“婆婆考虑周详，你照办就是了。”甘泉见她们婆媳同心，便欣然纳了蒯氏为妾。甘泉与蒯氏完房后，就赶着打点上京事，把家中事务，托个老练家人留下来照应一切。

趁着初夏，天气不甚炎热，一家人就水陆兼程，奔向京城而去。途中甘泉又把安南之行写成《南交赋》一文。

回到京师后，趁着早朝，甘泉即行上殿复命，并把所写的《南交赋》呈上皇帝阅览。正德是最喜游山玩水的皇帝，看了甘泉的文赋，甚感满意，命甘泉照旧回翰林院供职。



次年时逢甲戌，是会试之期。广东南海县举子霍韬（字渭先）进京考试，会试第一，成了会元。试后便回乡成亲，仍读书西樵山中。

甘泉之母，上京时已 77 岁高龄，虽然身板硬朗，但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加以京师寒冷，虽有精心护理，身体也日趋残弱，终在正德十年正月三十日寝逝，享年 79 岁。甘泉万分悲痛，向朝廷报了丁忧。幸得圣谕恩准，给假三年，让甘泉扶柩回乡守孝，同僚友好为之送行。

甘泉一家护着慈母棺木，披星戴月，赶回沙贝。乡中亲属含哀迎祭，把灵柩安葬在清湖都荷塘山。时正统兵平叛在江西的王阳明，获悉讣告后，即书写《湛贤母之墓》碑文一纸，祭品如例，命人星夜上路，及时送抵增城沙贝村湛府。甘泉遵循礼制，结草庐于墓侧守孝。

这时朱厚照已做了十年皇帝，仍日夕耽于游乐，政事皆委于内监、大臣，朝政日趋腐败。赣、闽、两广少数民族、农民、茶农不断起义。有些百姓因不堪土豪官府滥抽重剥，迫上梁山，沦为盗贼，一时烽烟四起。右佥都御史王阳明正在统兵南赣征剿。甘泉闻知此情况，随笔修书，命门生杨骥送往赣州行辕。阳明收后随就回书云：“旬日前杨仕德人来，领手教及笞子莘书具悉。造诣用功之详，喜跃何可言，盖自是而吾党之学归一矣……”后断续又有《答甘泉书》三封。阳明在军中获悉增城时局亦有部分动乱。关怀甘泉乡居之安危，第二书提及“传闻贵邑盗势方张，果耳？则远去家室，独留旷寂之野，恐亦未可长也”等语。可见两人友情之深。

甘泉守孝期间，王阳明在军务之余，连来数信问候。甘泉除遣人回书外，对阳明怀念不已，曾作《秋怀》三首诗，寄庐陵王阳明。第一首诗云：

秋月缺复圆，客行久不还。不还岁亦暮，念子屡长叹。叹

罢继以歌，歌竟泪如泉。何时得会晤？所怀万一宣。

诗以秋月、圆缺、行客不还，比兴与阳明离别之久，忆念之深，自然贴切。

甘泉处理母亲的丧葬事，后来吉水人、状元罗洪先撰的《甘泉墓表》有叙述称：“……太夫人卒于京，先生奉柩南归，葬于荷塘，先生庐墓，朝夕号泣。时方冬，有笋生于庐墓外，有五色瓜生于墓新土上，一本数蔓，九实莲蒂，其孝感之可表如此。”这段记述，有孝感动天的神秘感。其实到过现场察看，都属正常现象。荷塘山实是离沙贝村北十里多的一土石丘陵。在墓侧盖几间茅房暂居守孝三年，是当时以孝治天下的朝廷礼制，士大夫之家都要遵守的，在朝为官的人，父母丧逝，例要报丁忧，一般朝廷都给假的。如不报是要受“弹劾”、处分的。但皇帝却不用遵守。如将领守边或作战时，皇帝认为有些臣下不能离任便不给假期，要其戴孝任职，称为“夺情”。

岭南竹子冬天生笋也是常事。五色瓜即南瓜，南瓜生命力极强，有人抛一瓜子于新堆的坟土上，土厚地肥，一株结九个瓜也不足为奇。甘泉是土生土长，又随处体认天理的人，他是明白的。所以在他自己的文字记述中无此记载。

甘泉搭茅房在荷塘山守孝时，也是清心静虑研究学术的。白天东之常往茅房中随父亲读书，日子很快度过。时东莞宝潭钟景星已到沙贝村拜甘泉门下学习。甘泉已萌发守孝期满，不再回朝，要去西樵讲学，便命杨骥、钟景星往西樵找方献夫、赵元默、邓顺之商量，择地建书院了。



第七章 设帐西樵 栽培桃李

正德十二年，甘泉丁忧假满，本应回京复职，但眼下时势，却教他另有所思。他深知武宗朱厚照无心国事，沉迷嬉游玩乐，以致朝政日非。智如方献夫、霍韬皆隐读西樵山中，无心出任。自己素来喜欢西樵一带物阜民丰、水陆交通方便、山上环境清幽，犹如世外桃源，正是读书讲学的好地方。甘泉早在守丧期间，已命潮州杨骥、杨鸾兄弟，东莞宝潭钟景星、陈梓卿等门人上西樵大科峰下建书院了。书院快将建成，甘泉决意上西樵办书院讲学去，以更好地弘扬白沙先生的学说。于是他向朝廷上疏，要求留乡养病，他的请求很快便得到朝廷恩准。湛甘泉在西樵山办书院，设帐授徒的消息一传开，四方学者纷纷负笈携囊，奔向西樵山，以能拜甘泉为师、入读大科书院为荣。

甘泉以赵元默、邓顺之为助教，让钟景星边学习边管院务。事情办得很顺利。生徒云集后，甘泉先令其熟习礼仪，教其遵守书院条规，然后才开讲明儒理学，弘扬白沙先生“以自然为宗”的学术宗旨，更运用以诗为教的灵活方法，启迪学生自觉地去感悟哲理。他又携学生游览肇庆三洲岩名胜，使学生感受自然之教，凭吊先哲遗迹，以开心窍。

甘泉作《示诸学者》诗：“心无一物，天理见前。何为天理，本体自然。廓乎浑兮，四时行焉。勿亡勿助，圣则同天。”用简易的诗词去启发学生认识枯燥的哲理。他又作《示诸生兼告同志》诗：“圣人亦人为，诸子早辨志。持此中信资，何远不可至。尧舜称大圣，其道孝悌耳，孝悌谁不然，鲜或见天理。”

天理天所为，超然绝人伪。夫谁能举之，聪明与睿智。兹理何由臻，执事自敬始。”此诗启发学生要立志高远，持之以恒，勤学渐进。并明确指出“天理天所为，超然绝人伪”。要求学生正确认识现实的客观世界，探索真知。

这年，增城乌石驿，经驿丞戴冠几年筹建，新的驿馆落成了，请甘泉为作《乌石马驿记》，云：“信阳戴子仲鹄，冠。由地官员外郎，以言谪乌石驿。厥作治为六年，耻厥治陋，易地于湛子，维新厥治……”戴冠将甘泉此记，立石碑于站内以纪。戴冠在正德三年被贬乌石时，本十分狼狈，得甘泉启示和帮助倒也心安。来后他发现乌石原来是个背山面水的鱼米乡，又距甘泉老家仅数里，村民纯朴，无官场勾心斗角之争，更觉心安。他见原驿馆破陋不堪，才极力创建新驿馆。

驿站，是封建朝廷最低层的机构，从京师沿驿道伸向全国四面八方的边陲。增城南部一小区域，竟有东洲水驿，乌石马驿，实属少有，概因此地确属水陆交通要冲。驿丞是驿站吃皇粮的长官，却连九品的官阶都不够，只算是吏役之流，却要担负着传递公文信件，接送过境官员等繁杂事务。

明武宗朱厚照就这样偏听权监谗言，把王阳明、戴冠这两位有真才实学、直言敢谏的臣子，贬为龙场驿、乌石驿的驿丞。戴冠一贬就是14年，真是倒行逆施荒唐之极。

湛甘泉却偏要和这两人友好，支持他们挺起腰杆活下来，还亲为乌石新驿站写《记》。戴冠又偏能安下心来，视站如家，还写信给惠州知府称：“人生岂必二千石，只看罗浮也合来。”这真令那些倒行逆施的当权者气结。

甘泉纳蒯氏为妾，数年仍无生育。妻子袁氏心焦，又为甘泉纳了个李姓民女为妾。这年十一月，李氏为甘泉生下次子，取名秉之。湛府中人又高兴地办汤饼会，饮灯酒了。

几年来，南中盗贼蜂起。在江西，王阳明疲于征剿。正德



十四年，粤中新宁、清远、恩平等县，啸聚山林之盗贼，四出抢掠害民。都御史杨旦总督两广军务，与总兵抚宁侯朱麟等统大兵征剿，斩获颇多，南粤局势得到平定，正欲将战绩禀报朝廷，因知湛太史讲学西樵，特派汪同府、何县尹等上西樵山，向甘泉叙述始末，请为征战录润笔，以添文采。甘泉想到这是为安定乡井之事，欣然命笔，写成《东征武成序》文。甘泉同时又为汪大夫的诗集，写了《溟峤尘清诗序》，对地方父母官表示支持。

大科书院正日趋兴旺时，甘泉又考虑到家乡增城的教育事业。增城县中早有官办的儒学，是培养生员的学宫，但学宫招收生员名额、经费，省府都有定额的。使很多愿意读书的青年学子，无法读书，及此，甘泉便想在县城自办一间书院，以弥补县儒学之不足。这时正回沙贝村休假的伍克刚，是正德庚午举人，河南获鹿县教谕。他是学官，深知教育事业之重要，今知甘泉有此想法，十分高兴，又知甘泉自小在广州、江门读书，未来过县城，便邀石下村的乡贡生刘贤一同陪甘泉上县城。伍克刚到了县城才知原来的知县黎聪，因贪赃枉法，已被革职充军，至今还未有新知县到任。县中一切政事，皆由刚上任的县丞杨恩主持。刘贤找到县学教谕郭安，训导白约陈述甘泉办学之事。郭、白即报杨恩。杨恩即行邀集城中乡绅父老、县学教官，一同拜会湛太史公。极表支持，并热诚安排甘泉住进凤凰山“栖凤窝”楼内。

甘泉头一趟来到自己的县城，对四周景色极为欣赏，在凤凰山上凭栏远眺，即兴写出《初宿凤凰山栖凤窝》诗云：

凤凰阁千仞，九重增城庐。城中藏洞府，市上隐悬壶。云卧毛骨寒，宴栖心境娱。楼堞几席下，群山入窗虚。就枕见山色，悠然睇遐墟。俯仰宇宙内，此乐复何如？

凤凰山古名春冈，宋熙宁七年，有凤凰见于冈上，遂改今

名。它屹立于城中增江岸边，与城内龟峰、鹤岭三峰鼎峙，是城中人登临的胜地。古代船泊增江岸边，仰望林木森茂的山巅，确有“千仞”、“九重”之感。

这时，城中儒林铺有个举人张潮，号春冈，中举后因家中有个寡母，须要奉侍，故不再上京会试，亦不想出任，一直居家读书。张春冈素仰甘泉人品学识，知甘泉到了县城，特来拜见，要拜甘泉为师。听乡绅介绍和交谈中，甘泉知春冈是有真才实学之人，而且是个孝子，即欣然收为弟子。这时有人向甘泉推荐，说城中清猷坊犀角巷内，有幢已故武官千户杨政的宅院，十分宽敞清幽，其后人有意出卖。甘泉在众人引导下，来到杨家察看，也认为这是办书院的好地方。经过一番协商，甘泉拿出五百两银，把整座宅院买下来办书院。甘泉又邀请张潮与县城中一些热心办学的父老协助，招生办学。一时县中儒生入读者众。由此甘泉就常往来于西樵和增城两地。

钟景星主持西樵大科书院初，即招同村学子陈梓卿上山就读。梓卿初来时，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现感到大科书院教学有水平，收益不少。便想趁回宝潭省亲之机，携带侄儿到来就读。甘泉欣作《即席送陈梓卿归省，携侄来山》一诗为之送行。诗云：“太丘子弟，从宝潭来。来时一念，自天先开。河源涓涓，到海不回。”诗语简洁，切姓氏和读书事。太丘，河南古县名。东汉人陈寔，初为县吏，曾入太学就读，后为太丘长。党锢之祸起，怕受株连的人多逃亡。他不逃反自请囚禁。后来党禁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皆要起用他。他皆辞谢。年八十死于家，赴凭吊者达三万多人。诗用陈寔典故，比喻梓卿。

甘泉另一重要弟子陈谟，字公赞，号艮斋，顺德人，也是就读于大科书院的。陈谟因事请假回乡较久，景星即作《促陈谟还西樵》诗寄顺德，云：“白云卷尽千峰外，清逼山人赖下台。擎汉碧桐疏影日，夜深留照鹤飞回。”敦促陈谟早日回山学



习。时届金秋，年逢乡试，有些学子要回乡岁考了。

潮州学子杨骥，字士德，与弟杨鸾，字士鸣，跟随甘泉学习多年。杨骥要回潮州老家去，离开大书院时，同学们依依不舍地送行。甘泉带着惜别的心情，写了《送杨士德还潮》一诗送行。诗云：“送子翳门关，上上官山渡。自渡还自济，千圣同大道。下樵苦不难，上樵苦不早。有形岂不滞，出入更奴主。短景倏如流，永怀岁将暮。且莫笑杨朱，杨朱泣岐路。”甘泉依此哲理诗勉励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这期间，甘泉曾回沙贝探望妻儿，适值钟景星回宝潭省亲归来，甘泉欣偕景星顺道游览萝峰寺，又喜赋《游萝峰寺》诗中有云：“几处流泉穿石细，无边飞翠隔林迷。诸君请上峰头去，回首人间步步低。”

此诗借写景以喻哲理，只有往上攀登，才能拓开视野，观察到新的意境。

邓德昌，字顺之，要去广州考举人，院中师生热情为顺之送行。此时甘泉正在山中烟霞洞养病，欣然作《次韵送顺之赴试诗》，云：

昨宵桂影照君床，定领秋闱第一香。
不尽乾坤闲事业，且将文字小榆杨。
云龙有会开金榜，风雨无妨护锦囊。
卧病烟霞独惆怅，送君无语到行藏。

诗多祝颂意，亦寄勉励之情。

转瞬秋去冬来，西樵山西云之梅花盛开，大书院的学子多到西云赏梅吟咏。执教的赵元默亦赋一诗呈甘泉览赏。甘泉喜赋《西云梅花盛开，用元默西云韵》，云：“梅花清太极，雪月与通灵。老树从心折，春风就手迎。映溪流不兢，脱蒂了无声。惊起罗浮梦，凭轩见八溟。”后来赵元默在河滩捕到一只白鹤，要携回西云驯养。哪知鹤是栖息水滨，以小鱼小虾为食的，

到了山上，随即病死了。甘泉虽善于“格物”，但对生态认识也少，甚感惋惜，即作《赵元默得一鹤将至西云，随就病死，诗以悼之》，云：“空山无一侣，托契九皋君。引吭轻寥廓，长鸣意绝群。世有三生血，吾无一返魂。敢言屋乌爱，未必主人嗔。”院中师生倒着实悼吊一番。这也可反映出大科书院以白沙“自然之教”办学的轻松活泼事。

正德十五年二月，增城新知县朱文简到任，了解一些情况后，即到明诚书院拜会甘泉，客套一番甚感意气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朱太爷兴起提笔，亲题“明诚书院”四字，交割门额。后来他又把甘泉创作的《心性图说》并甘泉肖像，命人刻石，立书院堂中。由此，促进了增城私人育才办学的好风气。

这期间，甘泉把陈白沙用于教学的一些哲学诗稿，进行注释编汇，在正德十六年秋，编著成《白沙子古诗教解》一书刊印，并作《诗教解原序》，供学生学习之用，有力地弘扬了白沙的学术思想。此时离白沙去世已二十一年了。

这年初，白沙的儿子陈景云与学兄梁景行，同登西樵山大科书院拜会甘泉。同学间分别十多年，虽有音信相通，今得会面，大家还是感动得热泪盈眶。特别是甘泉，见到亲如兄长的景云，已是满头白发，一丝苍凉之感，油然而生。景云长甘泉14年，此时已是七旬老人了，岁月无情啊！甘泉准备鸡酒佳肴，宴请景云、景行。梁景行开门见山，提出此行是为老师迁坟事，拜访民泽的。甘泉忙问因由，景云面带愧色说：“先父去世时，得左布政周孟中与新会县官主持，安葬回老家新会圭峰山麓。现家中老少人多，年景艰难，每年要回新会扫墓，极感不便。不少师兄弟来访，要坟前祭奠，也颇艰难。现家中各人意见，想将家父灵柩迁回白沙村就近安葬，只是……”甘泉急忙细究，景行答说：“愚兄与几位同学也商量过，只因财力有限，才拖延至今。”甘泉不愿年迈的景云再为此操心，忙说：“迁坟所需，



在下应鼎力相助，今晚好好在山中休息倾谈，明早大家一起回白沙村看看，再为定夺吧！”景云素知甘泉为人慷慨，多谋善断，一下便把多年心事放下了。

翌日，甘泉与景云一行在书院吃过早点，即下官山圩，租下船只，立即开往江门，深夜时分才抵江门，船泊嘉会楼前岸边。清晨登岸，梁景行命人往邀江门、新会附近同学集中于嘉会楼后，便随景云、甘泉等人步行往白沙村。景云家人见请得民泽到来，万分高兴。来不及叙旧，景云即带甘泉众人往附近山坡察看坟地。因景云早有准备，很快就在白沙村附近，阜帽峰下选得一块坟地。甘泉对此址深感满意。众人回到家中，一边就食，一边叙旧，细说家常。景云一家对民泽中了进士，入了翰林，还能回来叙旧，深为感动。回到嘉会楼时已近傍晚，二十多位同学，还有新会知县、教谕，又是高兴一番，一边开筵畅饮，一边由梁景行介绍迁师坟之事。在甘泉牵头下，大家纷纷解囊相助，不但筹足迁坟资款，还可购置一些田产，让景云收租，以资每年春秋二祭的费用。具体事宜即有新会县衙和学者承担。甘泉于晚饭后，即连夜开船回西樵了。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终将白沙先生遗骨，迁葬于江门阜帽峰下。甘泉为作《改葬白沙先生墓碑铭》并作《谒石翁墓》诗三首，以纪其事。第一与第三首诗云：

哲人久已逝，山水有遗光。履地益怀人，况此埋玉乡。登山勿采松，采之忍枝伤，临水勿汲源，汲之流不长。

凤凰去不返，万仞空高冈。升冈望孤凤，何时复来翔。感此笼中鸟，眷彼旷世祥。黄堂代已远，五色徒文章。

第一首谓此地是埋葬先哲之处，山水都沾有光泽，要保护好墓周林木、水源。实喻要弘扬白沙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之源远流长。第三首“凤凰”喻白沙，“笼中鸟”甘泉自比，“黄堂

代”，即儒家传说的古代理想社会。

这年，在位 16 年的武宗朱厚照驾崩。武宗生性嗜游览玩乐，日夕与一班宠佞小人嬉戏，不理朝政，死时连个子嗣都没有。一时朝中上下震动。幸有老成大臣杨廷和、梁储、毛澄、定国公徐光祥主持朝政，迎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位，才稳定了朱明王朝的大局。

次年，朱厚熜改元为“嘉靖”元年（公元 1522 年）。新主登基，朝中人事又是一番变动。都御史吴廷举、御史朱节一致推荐起用原翰林院编修湛若水。此事很快得到朝廷批复，下旨诏甘泉回京，由此，甘泉结束归粤七年的山林生活，重新踏上仕途。

当年，原一同读书山中的方献夫、霍韬也先后被召回京复官。后来三人都做了高官，成为西樵山的一段佳话。



第八章 重入翰林 青云得志

嘉靖元年，甘泉要应诏回京了。他首先将大科、明诚两书院托付给得力的学者管理。两院都已置有田产，租谷收入可维持日常经费，又有地方官绅扶助，他完全可以放心。

回到家中，夫妻秉烛夜谈。妻子袁氏说：“上次随你上京，是因要侍奉婆婆。现家业大了，人口多了，东儿娶妻几年，仍未生育，柬儿才三岁，他生母一人照料不来，所以你还是单带京儿去照料你就是了。”京儿即湛京，是湛府老仆的儿子，读书不多，但为人聪明伶俐，办事认真，故袁氏收他为义子。甘泉听妻子一番体己心话，少了后顾之忧，即欣然收拾行囊，带着湛京上路了。

这时甘泉的弟子钟景星、郭肇乾、陈谟三人，已赶到广州恭候，齐说他们不考举子了，一定要随老师上京，以便边学习，边照顾老师，说大科书院一切事务，已全部托付赵元默主持了。甘泉感其情恳切，便欣允带他们一起进京。

甘泉归粤七年间，不管是在守孝或办学的大忙之中，都没有停止过学术的研究。因此他此时的学识更纯熟了，况且时值壮年，这次再出仕，虽说前景难料，按一般惯例，多是先复原职的，所以思想上没有什么负担，走得也轻松，沿路观景吟哦，不像赴考时那样风餐露宿了。甘泉从南安顺流下章水时，夜泊江村，见到断桥流水近黄昏的村景，不由酒兴大发，命舟子买来鱼虾、水酒，乐悠悠地与钟景星等人船头对酌。酒意方浓时，突见天色豁然开朗，仰见一轮明月从东山升起。皎洁的光辉，把江水映照得银光点点。甘泉不禁浮想联翩，挥毫写下

《明月吟》三章，第一章诗云：

举首望明月，明月沉海中，举手招白云，白云游太空。白云不可结，明月不可缝。揽袂长叹息，星火忽已终。安得飞仙子，借我一苍龙。

甘泉以“自然为宗”的哲学观点，联系神话传说写诗，把天上人间融为一体，真有意思。也反映出他这次出仕，心情是愉快的。

甘泉到了南昌，想起当年赴考落榜回归时，经此贄诗谒庄昶之事；更想起白沙先生应诏上京，遭当局冷遇而辞归等往事。历史上多少有才干的贤人，不为世用。甘泉对这些不平的事情，深感愤慨。特意寻找到东汉末年，南州高士徐稚的坟墓，凭吊一番并作《谒徐高士墓》二章抒愤。诗云：

蔼蔼东都季，群公青云器。耿耿陈谏心，时违势自蹶。哲人方龙蛇，沉冥西江汜。下榻岂无论，栖栖欲奚候。载诵厦木言，时之用大矣。

严陵卧扶汉，贾生偃藩魏。古来素业流，沮溺乃救世。我拜墓中人，伊人骨已蜕。我拜墓前木，此木栋梁器。载感厦木言，时之用大矣。

此诗赞颂东汉时对桓、灵二帝让外戚宦官专政、朝政腐败不满而拒绝出仕的徐稚和东汉初拒绝出仕、隐居富春山的严光，悼念与宦官集团作斗争而被害的大臣陈蕃、窦武和汉初被贬长沙忧屈而死的政论家贾谊。诗实借古讽今，不满正德皇帝任用权监刘瑾残害大臣之事。

初夏时，甘泉回到北京，先行到吏部报到，次日便被召入宫殿面圣。世宗朱厚熜对甘泉存问一番，见甘泉应对得体，举止稳重，即着湛若水复补翰林院编修，经筵讲官，同修《武宗实录》。甘泉参与几次经筵讲读后，皇上见天气暑热，便要停讲度夏。这时皇帝朱厚熜才16岁，甘泉明知朝例，每年二月至端



午节，八月至冬至日为经筵开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其余时间是休讲的。但为鼓励青年皇帝好学勤政，他特上《豫戒游逸疏》谏曰：“臣湛若水谨奏：为戒游逸，以谨君德事。臣久以险艰，退废山泽，恭遇圣明继极，以人言起臣草野之中，置诸劝讲之列。臣观讲官进讲之时，圣容渊穆，圣听专精，臣岂圣学缉熙之望。迩者以暑日暂辍讲事，臣窃忧之……”疏章奏上不久，甘泉接获批旨称：“这本所言，豫戒游逸，召问大臣，并择内臣中老成忠厚的，给侍左右，朕知道了。”甘泉初次上谏疏，能被接纳，深感满意。七月初八日又上《再论圣学疏》，向皇帝阐述“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文章指出“天下兆姓，犹身之百体发肤”，要爱之养之。不爱不养“之谓自解其体”。此疏七月初十日获御批“知道了”。

八月初二，甘泉在经筵讲席上，向皇帝宣讲《大学·君子先慎乎德》一章后，又进《讲后疏》作简要补充。认为《大学》一书，要点是“慎德”二字。“体认天理”就是慎德，如能“随处存心体认天理，常若有天，私欲不萌，即兼格致诚正之功。所谓君正莫不正，帝王事业尽是在是矣”。甘泉要以自己的哲学思想，引导皇帝修身治国。

甘泉复职以来，连上五疏，都被朝廷接受，说明此时白沙之学说已得到朱明王朝的认可。独专程朱两派之学，把江门一派的学说视为异端邪学的那些腐儒，也噤声了。当日官场和学术界中，不同门派的相互攻击，搬弄是非，诬陷不同观点排挤异己之歪风甚嚣尘上。严重影响到朝政运作和学术进步。为此，甘泉发表有《谗谮》二诗，鞭挞歪风云：

谗谮，伤时也。时之君子好谗谮。谗谮相投，正人不得安居焉。

彼谮妇妾，所言谋谏。乃心如刀，乃口如蜜。虽则如蜜，我心则一。凡操我戈，毋入我室。

彼谮婆娑，长舌实多。听听国狗，一吠百和。虽则百和，我心靡他。凡入我室，毋操我戈。

“君子”而好谗谮，伪君子也。伪君子在朝，好人怎得安生？

这年，已贬谪乌石驿 14 年的戴冠，获朝廷起用。后来官致山东提学副使。

这年初冬，有福建同安人黄裕，被委派出任增城县县丞之职。增城县的境况如何，黄裕一概不清楚。有人向他介绍说：“翰林院有位编修湛若水是增城人。”黄裕即带着手本，到翰林院拜会甘泉。甘泉知道他将到自己家乡任二尹后，对他热情款待，详细介绍增城一些情况。并说增城现任知县朱文简是个有才干的人，要黄裕到任时，代转他对朱文简县尹的问候，还即席写了《赠本县丞黄君之任》诗，为黄裕送行。诗云：

拜职都门冰雪初，袖中三尺本由儒。

凭谁寄与朱明府，莫遣哦松纸尾书。

嘉靖二年初，甘泉又上《乞上下一心同济圣治疏》。在疏文中，甘泉把天下比作一艘大船，把国家的治乱安危喻为航行时所遇到的海况。疏谓皇帝治国即掌舵人；朝中的大臣，即船上的水手；内侍、皇亲国戚只不过是附带的搭船人；天下的庶民百姓，才是船的本体。大船的安危就靠掌舵人和水手掌握着，那些特宠坏法、贪得无厌的佞臣、内侍和皇亲国戚，往往是凿船的人。如不警惕那些凿船者，船被凿破沉没，那就不管贤愚好坏都一起完了。这种比喻，是生动和切合实际的。但他的矛头直接针对皇帝身边的亲人。万一皇帝一反感，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因疏文写得生动婉转，字里行间多是善意规谏之词，没有什么偏激的文字，所以获得朱厚熜的接纳。

由此，朝廷开始赏识到湛若水的才干和胆识，即将甘泉升为翰林院侍读。这是正五品的官阶了。

朱厚熜登基一两年间，就把当初扶他上台的正直老臣一个



个致仕回乡。还是因其拥戴有功，才给以体面的致仕，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杨廷和、梁储走了，二月毛澄也致仕。甘泉作《次韵奉赠宗伯毛三江致仕》一诗送行。不幸的是，这位令人景仰的毛尚书，带病乘舟回乡，船未到家，已死在舟中。

春社日，皇帝要拜祭社稷谷坛，召甘泉入西苑陪祀。古代这种活动也是朝廷一种大典，预兆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甘泉有机会入御苑乘舟渡西海，观赏太液池风光，也算是一宗赏心乐事。因作《奉诏西苑陪祀谷社祗坛，舟渡西太液而归，因览诸胜，次韵张亭溪学士》诗：

皇风吾爱似春初，身际羲农教植余。
凤辇声回闻碧落，谷坛香散满衣裾。
卷阿流韵今谁续，瀛海烟波自古如。
太一前头有平路，王云深处帝王居。

甘泉升任翰林侍读不久，又上《乞谨天戒急亲贤疏》，借当时国内出现自然灾害之事，用《易经》“屯”、“否”二卦，把天灾与人祸（朝政得失）结合起来，演绎经邦治国的要事，规谏皇帝要急急行动，亲近贤臣，远离奸佞之辈，励精图治以安天下。

甘泉未带家眷上任，整天又要忙于公务和讲学，生活缺人料理，得同僚介绍，又娶了个王氏女人为妾。至此，甘泉有姓氏可考的已有一妻三妾了。甘泉升为侍读后，与皇帝及朝中大臣接触更多了，其人品学识日渐被朱厚熜看重。嘉靖三年秋，甘泉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之职，已是从四品高官了。这期间，甘泉可谓仕途通畅，青云得志。不足三年，由七品翰林编修，连升五级，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员。南京是留都，虽然没有皇帝在此，但却是江南才人云集的地方，如无真才实学和较高的声望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好在甘泉出身南雍，早有王阳明、章懋、邹守益一班志同道合的学者，宣扬甘泉的学识，已有先声夺人之势，故他的升任，深受同僚认可。

第九章 掌教太学 讲学东南

嘉靖三年，大运河上秋风飒飒，吹得两岸木叶飘零。河滩上芦苇叶黄，芦花似雪，随风飞扬，显现出一派金秋景象，煞是好看。两艘官船乘着凛冽的西北风，向东南扬帆疾驶。两个年轻学子坐在船头甲板上，闲观鲁西平原的秋色。一年轻的转头说：“叔辉兄，快看这‘长河落日’的美景。”叔辉转头西望，果见铜盆般大、殷红的夕阳，挂在西天上空，两岸农家已是炊烟四起。忙说：“哎呀！一坐就大半天，大概老师要用晚餐了。”这两人，就是赴任官员湛若水的长子东之，学生钟景星。自甘泉升任翰林侍读后，他家妻子袁氏就命两个仆人护送东之上京，要他奉侍父亲并在京中求学。东之到京不久，甘泉要调南京，于是东之就随父亲南下。

两人走进船舱，见甘泉正执笔沉思，郭肇乾、陈谟正坐在窗前看书，湛京静坐一旁伺候。甘泉生性乐观山水，为何稳坐舱中呢？原来他正在赶写《奏疏》。见景星两人进来，甘泉便命义子湛京收拾笔砚，招呼几人坐下。他感触地说：“老夫此行，思绪万千。南雍（南京国子监的简称），我第二次上京会试前，曾在此学习一年。环境是熟识的。监中的生员，多是东南几省的举人、贡、监、恩、功的生员，勋戚子弟，亦有少数民族士官弟子、外国学生。有些权贵家子弟骄奢傲慢，无心向学，还盛气凌人。勤奋好学的贫寒学子，常受其干扰。南监自我朝太祖皇帝创办至今，已一百五十年了，时势人心变化很大，但监中教学与管理，仍照老规矩，遵循祖训办事，陈腐得很。我今



来任职，如遵旧例行事，日子好过，但怎能为国家培育英才呢？欲图变革，如无圣诏恩准，便宜行事，风险就大了。所以赶写奏章，望早日得到圣上支持变革，才能作出一番事业来。”钟、郭几人听罢老师一番议论，深为佩服。甘泉随即请船中老大进来，问船已到何地？老大连忙跪禀：“回大人，今日船过梁山，晚上可赶到赵王河口了。”甘泉说：“已入人口密集之区，船可晚泊早航，力争明天上午赶到济宁州城。”老大应声退出。甘泉随叫传膳。后舱王姨娘自有侍婢伺候用膳。饭后，甘泉又挑灯伏案，理好疏文后，才安然入睡。

一个学者官员，出掌南监，是深受读书人景仰的，因它是国家最高学府之一、学术界的权威论坛。甘泉今身居此位，就可以更好地宣扬白沙先生和自己的学说，弘扬江门学派了。抓住机遇，办好太学是甘泉的迫切心愿。故特在途中写好《申明学规疏》，向朝廷条陈六事，即：一、推圣学以明道术；二、示大公以孚生徒；三、立邻朋以励德业；四、视生徒以恤病苦；五、慎升等以立劝惩；六、署长材以备器使。六事内含洋洋数千言，用今天的语言说即：一、要选择好教材；二、对学生的率业，升级应由祭酒、业司召集六堂教官集体决定，反对讲私情、暗箱操作；三、把学生十人、八人编成一组，互帮互学，互戒互管以整饰学风；四、关心在监学生的身体健康，建立病伤事故的管理制度；五、建立奖惩纪律；六、选拔培养优才生，以备朝廷选拔出仕。在当时封建专制下僵化的官学中，能提出这一套带有民主性的管理模式，确是教育事业上一个很大的进步。甘泉不愧为历史上有名的教育家。

岸上农家的雄鸡啼叫后，船上老大已遵命提早开航了。转瞬，秋日的朝阳已喷薄而出，吐出万丈光芒。甘泉推开舱门向前望了一会，转头对陈谟几人说：“前方不远，应是济宁州了。”并说：“济宁东南方是邹县，是孟夫子的故里，县城东南方有座

峰山。到时我们可停船两天，往峰山游览。”东之听后即问：“峰山有什么好看的？”甘泉亦未上过峰山，因他看书多，知识渊博，即回答说：“邹县是孟子的故里。有孟庙、孟府、孟林，与曲阜一样，是我们儒家圣地。还有春秋时邾国故城遗址；秦始皇登峰山的碑刻。我们去瞻仰一番，也不枉此行。”接着手指前方说：“济宁城再往前行，就是‘南四湖’了，它由南阳湖、微山湖等四湖串联成天水迷茫的水国。”谈话间不觉已是日近中天，济宁城也到了。济宁是大运河中一重要港口，又是鲁西南农产品的集散地。舟车人马往来不绝，店铺栉比相连，不愧为一方名镇。船泊码头，甘泉命义子湛京登岸，嘱他往驿站联系马匹，把《奏疏》送往北京礼部，转呈圣上御览。随又嘱咐王氏及随员、船夫在济宁休息。便带东之、景星等五人，乘马车奔向邹县。

沿途丘陵起伏，村落星罗棋布，人烟还算稠密。挺立村边路旁的白杨、白桦、栎树初凋。黄犊三三两两，嚼食略带枯黄的野草。赶到邹县城中，已近傍晚了。打尖^①于悦来客栈后，景星即往县学宫投刺（今称投递名片）。因旅途疲困，城楼鼓打响二更，大家都鼾然入睡了。

早餐时，邹县的训导带领生员来拜会甘泉，要陪甘泉等人登山。在训导官引导下，沿着崎岖山道行走，陡峭峻拔，层峦起伏的峰山，疏落的苍松，迎着朔风，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仰望五百多米高的主峰，五石并立，傲耸晴空，形若芙蓉，故名五华峰。几位青年学子已攀得气喘，甘泉虽年近花甲，却从容稳步观景，边走边与训导倾谈，真不愧攀山老手。他们沿着白云、居龙、玉帝诸洞一一浏览。遗憾的是《书·禹贡》所载的“峰山孤桐”，秦皇碑刻，因时光的流逝，已湮没难寻了。倒是邾国的故城遗址，即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所建的纪

^① 打尖：古代称在旅途中饮食、休息为打尖。



王城，尚留下点断壁残垣。抚今追昔，甘泉感慨地写下《登峰山感怀》四诗云：

吾昔读禹贡，梦寐怀峰山。今我履真境，亲见胜陈编。古来穷理人，诣道亦复然。归来束六籍，面北坐九年。

山阳寻孤桐，孤桐以无树。虽有千年凤，未知栖泊处。琴瑟非爱身，太和汲六吕。惟有桐上月，古今自来去。

岩花非可爱，爱之在吾心。是知真爱处，不在丛花林。爱花无甚浅，采花无甚深。问花莫问道，问我深浅吟。

颓垣带峰山，门是纪子廓。有德不在险，胡乃去大国。狐狸穴姬垆，猿鸟悲日落。乐极哀忽生，凄风满寥廓。

寓哲理于凭吊吟咏中，多少有些伤感情绪。孤桐无树、凤何处可栖，实喻人才凋零之意。次日又瞻仰了孟庙、孟府、孟林，倒也古色古香，惟逊色于曲阜的气势。游罢邹县，即回济宁了。

次晨离开济宁州，船入南阳湖，乘风驶过独山、昭阳两湖，进入空阔无边的微山湖。已是江苏境地了。

不日到了南京城，这座龙蟠虎踞的石头城，曾是六朝金粉、夜泊秦淮的纸醉金迷的繁华古都，又是明太祖朱元璋兴龙之地。成祖朱棣篡夺了侄儿朱允炆的江山，迁都北京后，不敢抛弃太祖遗下的根基，更怕众多开国功臣家族不服，便保留南京一套中央政权。六部九卿衙门一概俱全，以祭祀先皇祠庙、皇陵，分管东南数省军政事务。官员的勋阶俸禄与北京同等。称为“留都”。由于南京所辖地区，经济发达，其繁华景象，较之北京毫不逊色。

南京国子监规模虽略小于北京，但出人才，编制健全。主管长官一人，称祭酒，从四品；司业一人是副长官，正六品；监承一人，正八品；典籍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六人皆从八品；学正五人，正九品；学录二人，典籍一人皆从九品；还有吏员、杂役。

甘泉刚到任，湛京已从北京捧回世宗对甘泉奏疏的批复。甘泉即时会同司业陈琴川和监丞等人研究，改革陈腐的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大力整饰学风，把“条陈六事”的内容，逐项落实，又作《心性图说》。其图以一大圈、内包连贯的三个小圈；小圈两边书“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来之宙”。意谓宇宙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上小圈为“心性”，谓敬始于“未发之中”；中小圈为“情”，乃“仁、礼、义、智”，谓“情”乃事物以发之和；下圈谓“敬终”为“万事万物天地心”。并有“图说”详述其中所含的哲理，向学生阐述理学的研究认识关系。又作《四勿箴图》施教。

经过一番整顿后，要求入监读书的人，日益增多。地方不够住，甘泉又命新建“观光馆”，供入监学生居住。甘泉经常亲自开坛讲学，大力宣扬“江门学派”的学术思想，又容许不同学术观点互相辩论。由此南京讲学、论学之风大盛。

监中司业陈琴川也是南京有名的学者，今见甘泉有学识，有魄力，做事认真，因此也一心一意协助甘泉施教，对外也大力宣扬甘泉的学说，使甘泉在南京的声誉日显。

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立下大功，却遭到一些妒忌的朝臣攻击诬陷。心情苦闷，便常与甘泉论学，也更受到一些学者同情。南京学术界一时有分王、湛两派，在辩论中共同发展。

自到南京后，钟景星、郭肇乾、陈谟、东之等人，经过考核，都成了监生，一边读书，一边协助甘泉办事。不久，湘西蒋信亦来到甘泉身边学习和助教。

嘉靖四年，暮春时节，金陵城内外繁花似锦，紫金山麓，秦淮河畔，游人如鲫。甘泉也趁着春光无限的日子，率领监中师生到祈泽寺郊游。学子们面对大好春光，高兴地吟咏诗唱，甘泉即席用旧韵题《三月二十一日游祈泽寺》诗示刘盛、陈、谢、方、二王诸生云：



小寺寻春草路微，春花春日静相辉。
好花到眼愁应破，真赏于人天不违。
风日深林啼鸟过，晴光满院游丝飞。
当时风浴缘何事？只领春风两袖归。

这时甘泉春风得意，赏景题诗都充满欢乐情趣。不久，与时任南京工部侍郎的林少泉同到功德寺办事。两人是同科进士，相聚话旧亦人生快事。林侍郎席间赋诗出示，甘泉捧读后即步韵奉和《走笔次韵少司空林少泉同差于功德寺话旧》一诗云：

同考分经听鹿鸣，廿年今日话生平。
看花信宿能无恙，屈指存亡正感情。
玉液封云泉溜细，金山过雨日华明。
羨公自昔传家学，才望如今老更成。

这年，南京对岸的江浦县知县刘缙，将已故学者庄昶的诗文集重刻刊印。特到南京请甘泉为庄集作序。庄是白沙先生的好友，甘泉当年在南昌，曾登门向庄老先生求教，即欣作《重刻定山先生诗文集序》交刘缙刻印。

礼、乐、射、御，是当时太学生要学习的功课，甘泉特为宾宴、射箭编写了一套教材，并作《节定燕射礼仪序》一文。

甘泉自到南京后，早已派人回乡，把家眷接到南京。十二月，其侧室王氏为甘泉生下第三个儿子，取名来之。

次年春日，甘泉为使学生增加历史知识和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辨别能力，又携监中学子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并作《金陵八咏》诗组启迪生徒。第一首云：

白下一台留雨花，天花吹散万人家。
长江不洗台城恨，纵有清修亦乱华。

此诗批判南朝梁武帝萧衍长期不理国事，沉迷于佛教，两次出家做和尚，终于导致侯景叛乱，被困台城而饿死的历史教训。第四首云：

蒋山鸡埠垮城隅，双瞰成均汇后湖。

忠节卞公同庙食，昭明文艺亦如无。

“蒋山”、“鸡埠”即南京的钟山与鸡笼山。“后湖”指玄武湖。“成均”，国子监的古称。一二句概述南京的形胜。“卞壶”在东晋成帝时，与庾亮共同辅政。苏峻叛乱，卞壶率两子领兵拒敌，父子三人同时战死。南京人感其忠义，建庙祭祀至今。南朝昭明太子爱好文学，主持编成《文选》一书。短短四句诗词，生动描写出南京地形和两个有名的历史典故。如此施教，生动活泼。

这时东莞祁孜游学南京，特来拜访甘泉。祁孜的父亲祁顺，是天顺四年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学问为当朝所颂，孜的叔父颐与弟敕都是举人。祁孜不愿为官，专心研究学问。甘泉早闻棠梨涌村这位老乡家学深厚。对祁孜的到来，热诚接待，留在监中相与论学。一日，秋光明媚，两人共同泛舟长江，饮酒赋诗。祁孜即席作《扬子江舟中同湛甘泉先生对酌》一诗有云“无边江景好，浑似粤江秋”等句，以抒乡思。

甘泉在南京国子监开创了一个清新活泼的理学研究论坛，相继有名学者、状元吕柟到南京任太仆寺少卿、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吕是甘泉的重要门生。接着有正德六年会试第一、廷试对策第三的邹守益，任南京礼部郎中，后任国子监祭酒。还有钱德洪、王畿、薛侃等人，围绕以甘泉为中心，各抒己见，相与论学。从此慕名相从者日众，南都的学风日盛了。

甘泉为矫正一些学子对“格物”、“知行”认识上的偏见，特作《欒栝格物之说》诗云：

大学崇至善，格物为实地。格者意身心，是谓至其理。如彼之国都，亲见如知至；平地说相论，伯淳所以耻。格之厥功何？知行并时诣；终日及终身，惟此一大事。何为齐平治？即前物理是。万一同本原，体用无非二。道丧千余载，支离为简



易；谁能一扫之，敢以告吾子。

甘泉用这简短的哲学诗，让学生自行品味，悟解，所以深受学生欢迎，并相唱和。甘泉还常带学生郊游，遇景咏题，以喻哲理，使学生在游乐中获得知识。如游斗潭，观赏此中“八景”，欣作一景一诗咏唱。知名的有《沙头唤渡》云：“且莫渡河去，风吹水倒流。隔沙人不唤，空老济川舟。”又如《后溪钓月》云：“钓璜不钓月，钓月不钓璜。夜来得月处，钓丝俱已忘。”又如《书窗雪霁》云：“书窗映雪时，书声已闻世。留眼看风光，窗前雪初霁。”这些借景以喻哲理的诗词，简朴无华，却令人回味，妙！

登高节后甘泉偕学生游江苏句容，来到离南京东南郊不远的一个大集镇土桥，夜宿南庵。一姓周的生徒嫌此庵窄小简陋，甘泉写诗示周生云：“蜗室亦自安，华堂亦自安。同来寄四大，睡醒在南庵。”意谓华堂与陋室都可过一宿，人生可随遇而安，何必过分强求。甘泉就这样，随处以生活中事，寓入哲理而施教。“四大”各家解释不同，道教谓“道天地人”为四大，佛家指“地水风火”，儒家谓“德功名权”，甘泉却泛指天地之间为“四大”，此自然之学也。

这年冬天，李仲谦兄弟俩，画了幅《程门立雪图》请甘泉老师品题，内容画的是北宋时，杨时与游酢同往洛阳，看望老师程颐（字正叔，号伊川）。时天正下雪，程颐正坐在堂中睡着，杨游两人不敢惊动老师。到程颐觉醒时，门外的大雪已下了成尺深。程颐十分感动，此事传出，被儒家誉为专师的典范。甘泉细观图画，欣然在画上题诗云：“亭亭高明家，廓然似吾庐。吾庐夫何如，天下之广居。入门对两生，无乃游杨欤。闻有立雪贤，雪深三尺余。伊川不可作，举世无师儒。两生侍立门，又如濂溪徒。闻有吟卉姿，清风满八区。世无无极翁，谁传太极乎？太极在予心，风雪皆真吾。收之还灵府，请君卷此

图。”诗赞李氏兄弟亦像杨时、游酢那样尊敬老师，又像周敦颐的学生那样清朗。

时有安徽任黄门侍郎的潘汝中，慕甘泉之名，上门论学。甘泉在谈论中，知潘的学识游离于王、湛之间，了无定论，因而耐心向他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别时还特作六言哲理相赠。诗云：

随处体认天理，六字千圣周行。

万理一心感应，虚灵中正观生。

让潘汝中回去，慢慢品味诗意。

光阴似箭，转瞬又过一年。新春伊始，南监的学习气氛，又有一番新景象了。儒学家的理想社会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们认为在大同世界里，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样美好的社会，谁不向往呢？但甘泉以其“随处体认天理”的学术思想，清醒地观察到，现实的社会是有奸邪狡猾之辈，搞乱社会；学术界中门派之争了无宁日；好人不得安宁，坏人时刻都想在乱中取胜。为了启发学子不要沉迷幻想，要正视现实世界，特写《大同春吟》示学生云：

我道本大同，从人自分别。举道问太虚，太虚亦何说。

宇宙同胞里，身居太一家。清平有麟凤，狡狴起獠蛇。

饶饶夸毗子，东家复西家。寻常家计事，岂是向人夸。

天道玄同是，群分自作家。春诗拈未出，春信已开花。

这年王守仁入粤、平广西土酋之乱。增城有间“忠孝祠”，是祀王纲父子的。明初王纲督粮增城，被贼劫持，不屈殉难，幼子彦达求代父死不得，许负王纲尸去。后朝廷表王纲、彦达忠孝，建祠以祀。朱道澜知县知王纲是守仁六世祖，因命人重修祠宇，邀守仁来增城祭祖。守仁也知增城是湛甘泉与南宋名臣崔与之丞相（号菊坡）的故里，即时排除军中杂务，欣然来



增城一行，拜祭祖祠后，即题《谒忠孝祠》诗一首，有“邻祠父老皆仁厚，从此层城是故林”之句，以表对增城人的谢意。

随之游览凤凰山，瞻仰菊坡遗迹，并到甘泉创办的“明诚书院”会见增城父老及学子。在明诚书院墙壁上挥毫，题写《题甘泉居》和《书泉翁壁》两诗。

这年冬十月，甘泉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任期届满，要上北京述职，接受考核。南京的同僚和友人，监中弟子即忙着题诗、撰文，为甘泉饯行，大有依依不舍之情。

时任南京工部侍郎的何瑭，字粹夫，作有《赠大司成甘泉湛先生奏绩北上序》一文相赠，称：“（甘泉）既莅任严规矩，申约束，日与诸士子讲古圣贤明德新民之道。暇则习燕射，礼雅歌，击磬以养其心，使无外慕，士习盖不变焉！三年教成，将奏绩北上，僚友咸赋诗赠别……”等语。

又有南京礼部给事毛宪作《送大司成甘泉先生考绩之京序》称：“甘泉先生以正学主教南雍，三阅岁矣，海内及门之士，渐濡道德，咸知诚心，为己洗故以新，一变复古。四方闻风而兴者，亦皆愤励向正，彬彬辈出。造化之功，固如是哉……”又称甘泉施教“远宗邹鲁，近承江门。以天地为体，以随处体认天理为用，以勿忘勿助为功。知行并进，内外合一；德业举业合一。所以敬存，德学，教精”。这可说是对甘泉掌管南京国子监三年的业绩给以的全面、公允的评价了。

这时，随甘泉学习多年的学子谢显，见老师将要北上，也想回祁门老家省亲，再图进取。甘泉知谢显学业已有较好的基础，如能戒骄戒躁，前途是好的，因作《赠谢生显归祁门》诗送行，诗云：

吾闻谢上蔡，克己最精明。自谓知本体，主翁长惺惺。如何习危阶，来去十年矜。忘助两勿间，天理自己呈。真机一入手，骄吝何由生。归哉谢氏子，九万慎程鹏。

湛甘泉传

此诗用谢显的同姓先贤、北宋时的上蔡县学者谢良佐的事迹，勉励他戒除骄傲，求取上进。



第十章 遨游宦海 官居侍尚

嘉靖六年十一月，南京国子监祭酒湛甘泉任期届满，受诏回京述职。当时同僚和学生估计他会升职留京，故多题诗、撰文送行。一片赞美和惜别之声，已传给朝廷一个好的印象。但宦海波澜，君心难测。甘泉还是多少带点忐忑的心情北上的。回京后经吏部、礼部认真考核，写成业绩考核文呈上世宗圣览。甘泉讲学多年，王、湛两派学说并驾齐驱，两京人尽皆知，世宗自然清楚。早三年间，震惊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即世宗朱厚熜要立其生身父母为太皇、太后，迁其神主牌入太庙。但他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嗣，才传位给他的。朱厚熜反将武宗朱厚照尊为“皇伯考”，这就违反了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在正统的儒家传统观看，是大逆不道的。因而受到很多大臣的反对。当时张璁、桂萼为讨好朱厚熜，极力拥戴世宗的做法。与甘泉同时回京复职的方献夫、霍韬，都是广东人，受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少，认为皇帝要尊封其父当皇帝也未尝不可，因而迫不及待地表态，拥护世宗的主张。虽由此博得世宗的宠眷，但也由此招来不少烦恼。

甘泉对“大礼议”事，以其“随处体认天理”的观点慎重思考分析，认为这是皇帝的家事，与国家安危、百姓生活无关。朱厚熜是才亲政的当今皇帝，他要树威于朝，必定会借此事淘汰处置一批大臣，起用一批新人。他颠倒的历史，将来定会恢复本来的面貌。因为武宗执政16年的历史是无法删改的。便以自己是才复职的七品京官，人微言轻为由，保持沉默，专心在

翰林院中做事和讲学，巧妙地避过这场是非。后来的结果，正如甘泉所料，凡是拥护朱厚熜意见的，都得到升官重用；反对的那班大臣，或惨遭廷杖被打死，或囚禁天牢，或削职为民，罪轻的老臣也被迫致仕，受害的多达数百人。

世宗对甘泉始终不参与“大礼议”一事是比较满意的，加上吏、礼两部对甘泉在南监的业绩考核评价很好，便于嘉靖七年五月十九日批准吏部意见，升任甘泉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这是正三品官阶，跟甘泉原职相比，是连升三级了。

次晨，甘泉步入金銮殿谢恩，叩辞圣上，要回南京履践新职。此时世宗知甘泉在南京编写有《圣学格物通》一书，便命甘泉将此书早日呈上御览。

甘泉接旨后，即回南京与家人团聚，先写好受任侍郎的《谢恩书疏》，又整理抄写好两套《圣学格物通》一百卷，连同表文、序、纂要目录二十八册，专派办事官伍世显送往北京。七月十九日送到通政使司转呈，七月二十一日就接世宗御批圣旨云：“这所篇集，足见用心。朕已留（注：应为‘浏’）览，该衙门知道，钦此。”

甘泉所撰《圣学格物通》，是以“随处体认天理”的学术思想，观察研究当时社会现象、朝政得失；以儒家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论，供封建王朝作安邦定国的指导思想的，故深受朝廷重视，印颁全国。

这期间，甘泉的妹夫何邦仁到南京探望大舅，住了一段时间，要回乡了。甘泉写《送妹婿何邦仁还增城》诗以送行。诗云：

凤凰山下席光亭，树底樽垒共几倾。

门院白云封固着，凭君须寄语山灵。

诗送人，又寄乡思意。“席光亭”，在增城凤凰山上。陈白沙向慕增邑先贤崔菊坡，暮年犹想登罗浮、到增城览菊坡遗迹。作



诗有“借我一席光”句。甘泉修建明诚书院，以“席光”名建此亭。

王守仁平定广西之乱后，立了高功却遭吏部尚书桂萼的诬陷。守仁在两广已有病，要求致仕，又得不到批准。方献夫、霍韬痛感不平，上疏为守仁争辩称：“……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世宗看疏仍不动心。守仁病情沉重，只好在军中指定代职者，不候命竟归。行至南安病卒，年仅 57 岁，一时朝野震动。甘泉痛感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于次年春，作《奠王阳明先生文》祭奠故人。

嘉靖八年秋，任吏部右侍郎才一年的湛甘泉，便转任南京礼部左侍郎，预南北郊分祭礼仪。时刚从南京国子监祭酒升任吏部侍郎的张邦奇，作《送南京少宰甘泉湛公被召少宗伯》^①，祝贺称：“今南京少宰，甘泉先生之于道也其乎。吾与之周还，二十有五年，而未尝见其遽其疾言焉。其气薰然以温，其行安然以和，殆而深几者；与吾见其司文衡，则名士得也；为讲官则纳诲勤也；在胄监，则五教敷也。发而为文章，无弗工也；敷而为著述，无弗详且则也。事有本而艺有原，故人莫之及也……”邦奇与甘泉是同科进士，又同居翰院，交往 25 年，故对甘泉的人品学问，政绩知之甚为详细、能作出简明中肯的评价。

正在甘泉接任新职，仕途通顺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结发妻子袁氏夫人，在七月十六日病逝于南京，享年 61 岁。这对甘泉精神上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们夫妻聚少离多。上侍老母，下育儿子，操持家计皆赖于袁氏，今阖然长逝，情何

^① 古代官场间，人际交往称呼，多不称其本职官名，而用古称或别称的。如吏部尚书称“太宰”，侍郎称“少宰”，礼部尚书称“大宗伯”，侍郎称“少宗伯”等。张此“文”题目就是这样产生的。

以堪，幸得堂前有三个儿子为袁氏守孝。这时东之已有一妻一妾。秉之才11岁。来之只有4岁，他的生母王氏前年已去世，一直由蒯氏抚养着。

甘泉时年64岁，室内已有两房妾侍，不想再置继室了。他想到蒯氏自小奉侍太夫人，协助袁氏管家十多年，持家处事素来小心稳重，便把家政交付蒯氏操持，以摆脱自己内顾之忧。

礼部是管教化、礼、乐的，甘泉这期间，聚精会神，很快撰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供儒学作辅助教材。同僚怕他过于劳累，邀甘泉往东南名胜茅山游览。甘泉本是乐山乐水的人，便欣然与众人一起雇舟，沿长江顺流东下，经镇江，看罢焦山胜景后，船便转入迂回曲折的水乡河涌行驶，悠悠荡荡穿行于小桥流水、竹篱茅舍之间。时入深秋，但江南景色仍现一派苍翠，流水澄明，野菊黄花，芦苇花白，水蓼叶红，把两岸点缀得七彩斑斓。过丹阳，入金坛，弃舟攀登山道。茅山虽仅三百多米高，但冈峦层叠，松竹交错茂密，山境幽深清雅。故被道教称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传说西汉时茅盈兄弟三人，在此修行得道。因此，又是道教茅山派的发祥地，历代有高人在此修行。甘泉一行来到一大道观中住下，再由道士引路，慢慢地欣赏着山中景致。蓬壶、玉柱、华阳三洞、唐碑、元碣……甘泉是书法家，对古碣残碑，自是十分欣赏。

归途时，在舟中写有《游茅山途中》三诗云：

(一)

焦山山外临无地，地上人家水上洲。
人世不闻夫子叹，海怀真见一桴浮。

(二)

七里桥南一水通，不知遵曲入无穷。
野花两岸无人采，我艇中流两岸中。



(三)

明道先生此脯龙，佛头光放一齐空。

我来剪棘披云上，要探骊龙第一宫。

第一首写焦山地貌，第二首写行舟河网地区景色，第三首写茅山，仅写北宋学者程颢，号明道在大茅峰顶龙池里，捕得蜥蜴动物晒干事。亦儒家诗人本色也。

甘泉入礼部的第二年，要沿长江出巡察所管辖的州县儒学教育情况。三品大员出巡，自有官船、侍从、警卫仪仗，早上船队离开南京，溯流而上，黄昏时候，来到了大胜关停泊。这是大城港入长江处，1360年明太祖朱元璋与群雄争霸时，曾在此大败陈友谅兵马。因此成了大明开国的胜地之一，改名大胜关。甘泉到此，自然要瞻仰一番，以表对太祖皇帝的敬意。并题《大胜关》一诗云：

驻桨燃灯大胜关，此关人道是天关。

胜心已化江流远，超出人间第一关。

押韵三个字同用“关”字，不是不循常规，乃用自然为宗的笔法写诗。

沿途考察了当涂、芜湖、铜陵等地的儒学书院后，转入青阳支流，登九华山。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因有九峰形似莲花，故名“九华”。沿路观山赏景，甘泉咏《将入九华》一诗云：

九华翠色入云齐，一角青天为尔低。

即欲拨云问天路，云深天路恐无蹊。

进入山中腹地，有九华街市，四面高山环抱，中间阡陌田埂纵横，街中店铺有序，俨似世外之城，故称化城。中有化城寺，是九华众多寺宇中历史最悠久的主要寺院。甘泉一行徜徉化城，流连忘返，欣然写下《化城寺》诗云：

峻绕如城是化城，城中佛子但知耕。

高低心地田塍在，未许町畦起妄争。

游到山中阳明书院。王守仁平定宸濠叛乱后，遭人忌功诬陷，曾愤懑隐居此读书。甘泉面对故人遗迹，感慨万千。特作《访阳明书院》云：

不见高人新建公，旧游足迹已成空。

当时吟弄人何在？明月清风只自同。

继续沿江西行，察看了安庆、怀宁、望江等地，至宿松县与江西彭泽县相对的江面，望见一形势险要，屹立江中的岛屿，这就是被誉为“海门天柱”的小孤山。小孤山西望不远，彭泽境江中有一石矶，名“彭浪矶”。古代文人多事，把山与矶拟人化，称为“小姑”、“彭郎”的爱情故事。苏东坡游此，写有“小姑前年嫁彭郎”的诗句。甘泉细看孤山形胜，认为它是很有气势的中流砥柱，即反前人传说，写《姑山》诗云：

别人唤尔小姑山，吾作中流砥柱看。

何物女儿能此健，山头只欠大夫冠。

看罢小姑形胜，甘泉便命船驶往彭泽县登岸。地方官早有接待安排，视察学宫，会见邑中儒生后，便往瞻“靖节祠”。是祀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祠庙。陶渊明名潜，字元亮，民间谥“靖节”。南朝宋武帝刘裕时，陶潜任彭泽县令，对当时黑暗腐败的朝政，早已满腹牢骚。一次巧遇上司督邮要来检查。督邮只是州太守的副官，这类官员职位不高，但往往仗着太守势力，狐假虎威，敲诈勒索下属和百姓。陶潜对这类人极感愤恨和鄙视，不愿为五斗米的薪俸向这类人屈膝折腰，毅然挂印辞官，回家种田。陶潜此举，受到历代官民称颂。甘泉熟读陶诗，更景仰渊明的高尚人品。瞻拜时写下《彭泽谒靖节先生祠》诗云：

人道先生是逸民，不知二姓即无君。

当时若作杨朱学，彭泽如何来屈身。



彭泽如何是屈身，折腰不为督邮人。

区区刘宋皆邮吏，松雪茅庐恨未论^①。

甘泉离彭泽，西渡鄱阳湖，来到庐山下白鹿洞。洞中的白鹿书院，是儒家学派又一圣地。五老峰高耸云天，烟岚缭绕，山溪流水淙淙。洞中林木阴森，小桥流水，书院连片的殿堂，回廊、花圃，更显清幽静雅。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甘泉一行到此，视察讲学，凭吊前贤，并借以观山赏景，写下《游白鹿洞》七律诗一首。兴犹未尽，又作《访庐山白鹿洞》七绝二首云：

如何瀑布不飞津？秋后山枯山亦贫。

纵有真龙能作雨，真龙亦自解全身。

朱陆当年此讲闻，晓然义到一时分。

要知义利真消息，物我心生胜火焚。

此二首是用白鹿典故，启发学生的哲理诗。

长江之行，甘泉心情好，精力充沛，写下有名的《长江杂咏》组诗，多达九首之多。

嘉靖十年，甘泉以其哲学观点，观察社会变化和朝政得失，从八月十二日至十二月，连上六疏，规谏世宗朱厚熹。有《天德王道第一疏》世宗览后批曰：“览奏足见忠爱，颂赋俱增入史馆，礼部知道。”《天德王道第二疏》，世宗旨批：“览奏足见纯正，有本之学。朕知道了。”与第二疏同日，又进《君臣同游雅诗疏》，世宗九月二十八日旨批：“览奏具见忠爱，诗增入史馆，该衙门知道。”九月二十五日又进《奏诏进讲章疏》，世宗九月二十八日旨批：“览表足见忠爱，讲章留（注：应为‘浏’）览，该衙门知道。”十一月二十七日《进圣学疏》，世宗十二月初九

^① 此“论”字读平声，是动词。

旨批：“知道了。”十二月初八，进《劝收敛精神疏》。时世宗已登位十年，还未生儿子，且迷信道教，日常活动中渐流露出荒唐举动，甘泉大胆上疏，劝他要敛聚精神，修身养性，励精图治。大概因甘泉上疏多了，故初十日旨批：“这所言，朝廷已知。尔既欲朕收敛精神，更不必烦忧，该衙门知道。”虽无太大反感，已显得不耐烦，无心纳谏了。九年后甘泉致仕，阳明早逝，杨慎、吕柟、罗洪先、夏言一班有识之士，贬的贬，谪的谪。世宗日益迷信长生术，二十年不接见大臣。奸相严嵩父子弄权，残害忠良，败坏吏治，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严重的伤害。从此大明王朝国力日衰了。

甘泉任礼部侍郎后，江门学派日益昌盛。甘泉感到，作为省城的广州，却无一纪念陈白沙的地方，使很多外来学者都感不便。嘉靖九年八月，侍御吴麟，字允祥，出使巡按广东。甘泉与吴谈及此事。吴麟理罢一些刑狱案件后，便召集广州儒生邓德昌等人研究，并与在粤的按察使李中，右参政祝品，广州府同知沈尚经，断事车璟等共谋，决定在越秀山原崇报寺旧址上建设“白沙书院”，施工数月，新的书院建成了。正中上有奉祀白沙先生的祠堂，八间东西轩下有拜庭三间，左右为水池，又下为牌坊。外有大门三间，祠亭左右有二十七间号房，又有东西厅六间。规模颇大，可容纳较多学子在此读书、住宿。考虑到书院日后正常运作，除指定广州学府给以一定经费帮补外，将原崇报寺的田产 44 亩的租谷收入，拨归书院使用。又从新会县找陈白沙先生一名孙子和一儒学生入住书院，维持书院的正常运作。得此妥帖安排，甘泉闻知后十分满意，于嘉靖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欣然命笔，写好《粤秀山白沙书院记》一文，付回广州石刻。

这年是壬辰大比之年，婺源举子洪垣，字峻之，考中进士后，与同里人方瑾同拜甘泉为师，跟随甘泉学习。春闱过后，



那些会试中式贡士的人，虽考不上进士，也是国家储备人材，多入国子监学习一段时间。五六月间，朝廷命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掌院事的夏言（号桂州）为主考，会同礼部侍郎甘泉，对那些在监贡士再行考核，挑选部分优者出仕。试前，夏言亲题一诗鼓励考生。甘泉即席步夏言韵奉和一首，《即次韵和桂州公夏日试就职贡士有感，示僚属兼慰诸生之作》云：

阶前临试鹤和鸣，忽悟天机感处生。

在物飞鸣有何意？众生得失谩留情。

青天座上人皆见，澄览空中与自明。

德业无穷前路在，古人一善耻成名。

诗意是安慰，也是稳定考生们的情绪。

甘泉在办好本职事务外，花很多精力和时间编写教材。他写高级的理学教材，也写普及式的儿童教材。嘉靖十二年二月，他把刚编好的《古文小学》三册，并《古文小学疏》呈上世宗，说是供太子、王子学习用。实际是通用的儿童教材。世宗审阅后批云：“览所进小学，具见忠爱，书留（注：应为‘浏’）览，礼部知道。”接着又呈献《春秋正传》一书。《春秋》本是孔子编写的鲁国史书，被儒家专为“经典”。但此书年代久远，记述又过于简略。不容易理解。大体距孔子时代不久，已有左丘明、公羊、穀梁三家为《春秋》作“传”，对原著解释，各有不同。后世学者对《春秋》的讲解，谬误百出，大相径庭，甚至互相争论、攻击。甘泉花了很长时间，博览诸家对《春秋》的注述，细心考究分析，纠正不少错误的注解，因作《春秋正传》，对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影响深远。

这期间，湛甘泉的学生维杨掌教高简所教的弟子江都卞崧正在刊印《白沙诗文集》一书，甘泉欣作《论白沙子》一文付印。

甘泉那时，公务之余，社会应酬亦多。如他的同科进士万

谨（号治斋）时任南京兵部尚书，便常邀甘泉酬唱。甘泉曾应邀步韵，写有《次前韵酬万治斋司马》诗云：

看花骑马也曾同，中岁行藏付钓筒。

世事几回棋局里，家山长在梦魂中。

我无奇计禅王道，君有新诗似国风。

笔战降旗真欲树，挥戈无用紫髯翁。

同学朋友，回首当年，常有慷慨悲歌之感。一诗兴犹未尽，元宵佳日，又相聚饮，再作《万治斋司马再见示迭韵酬之》有“寄语洛阳好年少，昔时童子化为翁”之句。

此外，甘泉还时与诸同僚游东山（今名钟山），或到苏州访前辈吴一鹏。这时吴以南京吏部尚书太子少保致仕家居，并常往南京新泉书院、扬州城外行迈等书院讲学。

由于甘泉忠于职守，著述、讲学多，影响大，嘉靖十二年七月，世宗即行晋升湛若水为南京礼部尚书。甘泉成了“大宗伯”的正二品大员了。明朝官员品阶，除开国元勋，或将致仕的元老大臣外，极少封一品的。二品已是最高层次的官吏了。九月，世宗又下旨赠封湛若水已去世多年的父亲湛瑛为礼部尚书官衔，母亲陈氏为夫人。十一月初一又诏进湛若水为“资政大夫”，追赠若水已故妻子袁氏为二品夫人。这时甘泉在朝中声誉日隆。喜讯连连传到家乡沙贝，他的亲属好友及族中人自然高兴万分。但也由此招惹起乡间一些人妒忌。更因甘泉一些家人和亲族疏于检点，造出一些仗势凌人之事。乡中有些人对之怨恨日深，无处发泄，便着意编造一些流言蜚语，并广为散布，以图诋毁和丑化甘泉。其实位高名显的人，即使很注重修身，如果对自己的亲人、戚族、下属管教不严，往往都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的。

当年九月，甘泉的父母受到世宗赠封。按当时礼制，应按朝廷品级整饰坟墓，重树碑铭。甘泉便请同乡好友，时任北京



礼部尚书霍韬，为湛瑛撰写碑文。霍韬把写好的铭文和《复湛甘泉》一信命人送来。来信主要阐述他阅读《春秋正传》一书的心得，并就社会上对《春秋》研究所出现的一些倾向。可证湛霍两人也是长期相与论学的。

世事无常，正当喜事连连之际，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七，甘泉的长子东之，却因病不治，突然病逝于南京，年仅43岁。这对甘泉的打击是很大的。幸得十多天后，东之的侍妾张氏，产下东之的遗腹子，取名敬先。总算给痛苦中的甘泉一点慰藉。

悲也罢，喜也罢。韶光仍在无情地流逝，转瞬又是年终了。甘泉闲坐书斋，检点一年旧事，写下《癸巳除夕》诗云：

身经六十八除夕，除去为劳天亦深。

还有病根除未，膏肓泉石更婴心。

诗语平淡，实含自负之意。身居高位的老学者，能优游林泉，童心犹在，真是神仙中人了。

新春过后不久，大学土方献夫获准致仕了。甘泉与方是同科进士，曾同讲学西樵。世宗即位时，又与霍韬三人一同被召回京。方献夫因拥戴世宗的“大礼议”而受宠，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入阁辅政。亦因参加“大礼议”，长受朝中大臣攻击、弹劾，以致无人与之往还，乃杜门谢客。其间三次引退回乡，又遭停俸一月的处罚，为官无日安宁且时间不长。今获致仕，终保晚节，确令甘泉为之放心和高兴。因为甘泉与方虽然学术观点、政见不同，但交情却是很好的。

这年南京皇宫中的太庙遭大火灾，大明皇帝历代祖宗的灵牌都被烧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身为礼部尚书的湛若水应负很大的责任的。即派出快骑驰报世宗，并请求暂将太庙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中祭祀。随之启动重建太庙事。世宗对这些补救措施很满意，及时给予批复。对甘泉也没有大的责备，朝臣亦无人提出弹劾，此皆由于甘泉平日处事

勤恳，为人敦厚所致。

次年冬十一月，年届七秩的湛甘泉向世宗呈上《乞恩致仕疏》云：“臣湛若水谨奏：为乞恩引年致仕，以全晚节事……而臣蒲柳之质，比前视听日渐以衰，齿发日渐以改，智虑日渐以短，诚恐勉强在位，不无瘵官废职，以负皇上之恩，而累日月之明，其得罪大矣。臣诚不胜恐惧。如蒙俞允，伏乞圣慈敕下吏部。容臣以礼引年致仕，退居山野，歌咏太平。则臣退之日，犹进之年也。为此具本，专令家人湛僮，斋捧谨具奏闻，伏候敕旨。”

不久，湛僮奉回世宗的批旨称：“卿年虽七十，精力未衰，宜用心照旧供职，不准辞。吏部知道。”甘泉拜读圣旨，知退休无望了，只好照常视事。接着，把他历来对儒家经典《礼》书的研究成果，编写成《二礼经传测》68卷，并《疏文》一起，呈进朝廷。“礼治”是儒学治国的重要内容，它主张用等级制和规范的道德维持统治。要求天子以及诸侯、卿、大夫、士民都要各安本分，遵守礼制，以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早在秦汉时，《礼书》已残缺不全，各学派理解不同，历代争论不休。甘泉通过认真研究，对讹传多作纠正，才把研究所得，编撰成书进献。

这期间，有两个维扬学子来请教甘泉，问朝廷为什么要把教书育才的高简，调去作掌管刑事的官员？且说甘泉的学生高简，辞去休宁县尹之职，到维扬主持学府三年，宣扬甘泉的体认天理之训，勿忘勿助之指，三年来入学人多，教学成绩也很好。但甘泉仍鼓励高简去履任新职，并对两学子作好解释，还写了《赠维扬掌教鹤阿高君迁刑部主政序》一文赠高简。文中明确指出施行刑罚，和推行教育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教育人、感化人，刑教是一体的。

世宗知甘泉素来处事稳重，诚实，可以依赖。故70岁仍不让其致仕，反于次年夏天，调任甘泉为南京吏部尚书。吏部尚



书人称“太宰”、“天官”，品阶虽与各部相同，实为六部之首。要掌管南京所属朝臣的升迁、责降、考核。

甘泉接旨后，湛府中人、亲友、门生都十分高兴。因无老爷嘱咐，不敢盛筵庆贺，蒯氏却已传语厨房，按节日标准加菜，并请粤中随来的几位学生来就餐，筵席间虽不敢猜枚斗酒，却也喜气洋洋。甘泉饮食素来清淡，只吃了盅鳊鱼茭笋汤，一碟凉瓜烩鲥鱼（即三鳌鱼）佐餐，便回书房休息了。掌灯时候，步入蒯氏房中，蒯氏忙起身敬茶，道喜。甘泉向来宠爱蒯氏，命她坐下便说：“你跟随我几十年了，还不知我的心事吗？当日迫于母命上京，有幸金榜题名，晋身翰林，报答了慈母教养之恩，我的心愿已足了。故娘亲去世后，便隐居西樵讲学。后来当今圣上御极，诏我回京，也指望老老实实做几年，博个五品的侍讲学士官衔，就告老回乡教书的了。不料君恩眷顾，68岁还升任我为礼部尚书，实已过望。两次请求致仕不准，今又转迁吏部，真是上台容易落台难呀！”蒯氏重斟杯香茶递给甘泉后，便笑说：“多少人求神拜佛，寻风水宝地，都为求高官厚禄，你放着大官不想当，成天想去教书，真傻。”略停一会又说：“你也该想一想，大少爷不幸早逝，二少爷还未出仕，来之子仅11岁，我们的担子重着啊！你现今身板好，又得圣上恩宠，就多干几年罢。等二少爷出仕了，再回乡也放心呀！”甘泉听后苦笑说：“真是妇人之见。官做大了，知心朋友就少了。有半步差池，都会惹来大祸。你看方叔贤、霍渭先，他们的聪明才智比我好，官是大了，但不断受攻击、弹劾，有好日子过吗？王伯安学问好，战功大，下场又如何呢？柬儿出仕的事倒不用操心，徐千岁和我说过，明年他太学结业后，准备安排到南京都督府做文官。现在圣旨下了，我当然会去吏部接职，但接着我又会上疏求致仕的了。”夫妇两人谈至深夜，便就寝了。

果然，甘泉到吏部视事不久，又上《三乞归田疏》，详细陈

述必退的理由有云：“……何谓今有所宜必退，而不可不退者乎？……及臣升任南京右侍郎，则旧日生徒，犹来就问。臣性又不能拒人，则有类于自立门户，而道学之名，好为人师之名，遂不可辞。唐韩愈所谓众且妄推之者如此，臣之本意实非敢冒此名也。臣升南京礼部尚书，至则署于门曰：‘绝口不言底事，闭门深谢诸生。’阖避此忌讳也。缘臣之性质既不能和光同尘；臣之德薄，又不能早自韬晦，以招尤谤。古言三人成虎，三报投杼，臣窃惧焉。此臣今所以宜必退，而不可不退一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蒙圣明知遇，黽勉十有六年，殊无分寸之劳，可裨圣治。扪心反己，尸位素餐，死有余愧。此臣今所以宜退，而不可以不退者二也。古之壮而仕，老而休，礼也。今臣年七十有二矣，蒲柳无复茂之质，老马非识路之材，又素有痰疾，律往往复发，发而且剧，剧则欲绝而复平。今狐狸知微，尚知首丘。古之高人，必思归山枕石而死。臣非敢以高人自比，然亦每以狐死自念。兴言及此，自弃明时，不胜呜咽。此臣今所以宜必退，而不可不退者三也。伏乞圣明……察臣今所以宜必退，区区不得自己之情。特敕吏部，令臣致仕，放归田里，歌颂皇休。臣实不胜感慨之至，不胜恐惧之至。缘系陈情乞恩致仕，以全晚节。”

甘泉把言辞恳切的疏文呈上后，世宗仍是不批他致仕。此时甘泉年事已高，思乡心切，在无可奈何中，猛然醒悟，自己复职至今已15年了，不给致仕就请个假期回乡吧！请假的疏文递上，果然很快获得恩准了。

甘泉向来为官谨慎，低调做人，七秩高龄时，已是官居二品，桃李满园了，犹不准家人为其祝寿。这年十月，吏部的同僚，在南京的学生发起为他的71岁生日祝寿了。一时车马盈门，献上的祝寿辞章，诗文堆满一案。时任翰林侍读学士的孙承恩，正卧病东海老家，闻知后即作《寿太宰甘泉先生序》文。



令人驰送南京尚书府。文称：“惟先生之学，合内外，兼本末，具体用，彻上下，该动静一，天人是故有合一之说……君子谓：于是得道之大全焉！至于践履纯熟，充养完厚，则光霁如茂叔（周敦颐）；纯粹如明道（程颐）；笃实如司马子（司马光），先生之于道也，卓矣。而其为德也，成矣。则先生一身，非道之所寄耶？夫天既为道，而先生则必寿……”祝寿的热闹声稍逊，甘泉已乘舟解缆，溯江而上，踏上回乡之路了。只留下侧室李氏和儿子柬之在京。时柬之 18 岁，是国子学恩监生，又在南京长大的，自可应酬诸事。

船过彭泽县，入鄱阳湖，停泊星子县南康。甘泉此行，带着多位门生、侍从人员、蒯氏和 11 岁的来之，还有东之的遗孀黎氏、张氏和年仅 3 岁的孙儿敬先，一行数十人。护着其妻子袁氏、儿子东之的两副灵柩回乡安葬。沿途州县，驿站自有安排。甘泉回思当日上京，只是个七品编修，今日荣归，拖男带女一队人马，想低调点不惊动沿途官府已不可能了。

船到南康登岸，甘泉带着儿孙、门生、随员，往游庐山。遥看香炉，日照两峰间的飞流瀑布，仰观五老峰的高耸云天的汉阳峰，游白鹿洞，夜宿白鹿书院。来之、敬先两孩子高兴极了。那班学子沿虎溪临流赋诗。甘泉第三次上山了。他漫步书院回廊，细细品味着前贤碑刻，又写下《丙申秋再访白鹿洞》二诗。

离开南康，船溯赣江南行，途经南昌、丰城、吉安，皆不许惊动地方官吏，船从赣州转入章水，江流渐渐浅窄，渐现怪石狰狞。官船迎着湍急的逆流爬行。航道虽险，但两岸山清水秀，景色甚佳。甘泉又借景喻哲理，吟诵他当年下滩北上诗《过南安峡江下滩多石》云：

积雨冥冥溪涨高，春风下峡双鸣橈。

莫道下滩容易在，下滩更比上滩牢。

甘泉对生徒们说，行船似宦海浮沉，逆境时小心谨慎，慢一点也不会翻船。顺景时往往得意忘形，就会翻筋斗了。学子们听后忙说有理。船终于到了南安（今大余县）。甘泉一行离舟登岸，当晚夜宿南安，因为明天要翻越大庾岭，回广东了，一面安排驿站代雇驴马、车夫，一面命大家早点休息。甘泉仍在灯下整理船中所作《晓枕偶成六言》诗。此乃乡思之作，其一至三首诗云：

（一）

正写引年一疏，梦寐中夜思归。心逐南翔宾雁，插翅不能奋飞。

（二）

阳鸟木落南征，欲托阳鸟寄声。先扫烟霞荒径，阳鸟谢予不能。

（三）

铁江新筑钓台，长竿待余归来。若出九井之璜，世人无然见猜。

第一首述乡思，第二首想托大雁往西樵烟霞洞报信，第三首思沙贝村和钓台。第四至六首皆示西樵山中助教诸同事，自表归心似箭。正当执拾笔砚，准备就寝时，一场意外发生了。时正寒冬，风高物燥，城中房舍多竹木结构，一家失火，顿成燎原之势，百姓哭号声，兵役呼喝救火声，几成大乱。甘泉一面命随行众人，保护家眷、行李；一面调精干侍从去协助救火。黎明时大火救熄，县中官吏来慰问甘泉。甘泉即嘱地方官迅速查核灾情、安置难民、火速上报做好赈灾事宜。

甘泉一行，翻过梅岭，傍晚时赶到珠玑巷住宿。经过一天翻山越岭，回到广东了。甘泉精神较好，晚间仍写下《过梅岭感兴》，记下昨宵那场大火灾事，也为“屈指十五年，始踏乡土泥”而高兴。自韶州乘船而下，数日就回到朝思暮想的沙贝村



了。村中人知尚书公回来，大家都奔走相告。甘泉早在父母及妻子受赠封时，已派人回乡建了尚书府第，修饰了莹墓。离京时柬之也派出健仆飞骑赶回沙贝，所以一大家人回到时，能及时安顿下来。

回到村中，一切人情往来，酬神祭祖之事，悉委东之的妻子黎氏及管家老手蒯氏操办。甘泉一心投入办书院的事，先命郭肇乾、陈谟回乡省亲，然后上西樵大科书院探望那班老师和学子。整饰书院。随命钟景星归宝潭省亲，顺便传讯东莞、博罗学子上罗浮相聚。

十一月二十六日，甘泉带着几位随员，和沙贝村的举人伍闾（时伍闾任教县中儒学），同上增城县拜会知县文章，商定明早带增城一些儒生上罗浮，十二月初同往南香山选址办学事，随即到明城书院与众师生见面，夜宿明城书院。

二十七日早晨，甘泉与增城 25 位儒生及随员，乘舟横渡相江，浩浩荡荡走向罗浮山。此次是甘泉三上罗浮，初行陆路，马上沿途观山赏景，吟得《马上望罗浮》诗云：

影到东溟青不了，天来南极迥无前。

百年意绪长依寺，一路歌声欲彻天。

紫翠封云迷古洞，风光随马舞吟鞭。

约君大石楼前月，对景无诗只醉眠。

增江那群学子，今日有幸随尚书公游山，自然是兴高采烈。听罢甘泉吟咏，更是载歌载舞地和唱。中途夜宿资福寺。次日到达冲虚观时，其师弟曾确已率一班博罗学子恭候。随之钟景星也偕一些东莞学子到来，三县学子云集罗浮，确是历史上广东儒学界的一大盛事，可真忙煞了冲虚观的当家栖霞道长和观中道友。

未出仕前，甘泉已有在朱明洞建书院的意图，今日到来，便抓紧与众人一起勘察。朱明洞处罗浮山腹地，是道教的第七

洞天，位于冲虚观后，左倚虾蟆、玉女诸峰；右挹麻姑峰；背倚飞云顶。四顾古木参天，藤萝掩翠，观流水虢虢，绕洞前而出，景色绝妙。但此时洞内荆榛丛生，游人罕到。大家看到这深邃之地，确是读书和深研学问的好地方，遂决定选址朱明西洞。随后曾学之提出东洞环境也很优美。当时冲虚观当家与博罗县文武官员来了，大家再商议一番，栖霞道长李以贤愿承担率工开荒辟莱，剪荆伐木之事。张世武千总承担监工事，同时决定朱明东西两洞一并开发。回到观中，核计建院所需费用，日后招生规模，书院常用开支经费。甘泉为官十多年，官高禄厚，早已准备办学讲学事，故平日开支节俭，早已积累了一大笔钱银，经费自然不成问题。为了维持今后书院的正常运作，便着张千总与博罗县令在当地代置田产，为书院永久基业，以田租支持书院日常开支。又委托曾确加强讯息联系，朱明洞书院之事很快便定下来。后于嘉靖十六年冬动工兴建，十七年秋落成使用。

甘泉此行办事顺利，了却多年心愿，心情畅快，兴而作《罗浮四诗》，其中第一、第四首，诗云：

人事百窘逼，望山心一怡。苦乐本无门，惟人自致之。祥禽困雕笼，幽鸟择高枝。鸛鹤乃自足，琐琐亦奚为。

昔欲卜朱明，以为元明宅。非为绝人境，远道迅所适。凿石开院门，攀萝补石隙。闲携二三子，来共散书册。念此三十年，志愿会须得。

第一首写望山，第四首写筑书院事。接着湛甘泉又作《兼卜朱明两洞诗》：

遂卜朱明西，乃兼朱明东。东西如日月，天地普悬同。何以爱东洞，虾蟆起青空。何以爱西洞，麻姑笑芙蓉。朝日未出时，先见东海红。新月欲吐夜，坐待西岩中。日月互来往，吾



以观无穷。

诗纯写景，亦隐寄望书院如日月长久之意。十二月七日，甘泉与增城知县文章，教谕汤仁，县博伍闾一行，登南香山选址建书院。南香山古名南樵，南乡，又名峨眉山，处增城西南部平原北端。高四百多米，面积二十八平方公里，距县城约八十华里，距沙贝村二十华里。山之东南麓村落多，人烟盛。只因离县城远，学子读书困难，所以甘泉念念不忘，要在此建书院。

甘泉一行，在当地学子梁广明指引下，转折盘桓，深入探索，终于在山腹莲花洞内，觅到一块形如莲蕊之处。文章、汤仁认为此地比较理想，甘泉也觉满意，遂决定在此建书院，并取名“莲洞书院”。甘泉有感写下《丙甲十二月七日偕文明府，汤县博、伍太和诸友同游峨眉山莲花洞有作》诗云：

凌晨巾我车，天宇极清廓。闲从同心人，莲洞视兴作。兴作夫何为？讲堂开正学。正学谁同心？令尹与县博，共结逍遥游，散此无怀乐。天路入虚无，地势干碧落。三心浣飞泉，千仞书石壁。遥望飞云峰，忆我朱明宅。浩气穷八弦，聊兹寄鸿迹。

闰十二月初三，书院上梁时，甘泉等人再次登山，并撰《莲洞摩崖颂》交石工刻石。颂文有“莲花之梗，梁子是省，令尹经营。僚佐来同，以作群工。乃携学子，乃学于此，刻崖千纪”。

书院盖好时，甘泉又再次登山，并在莲洞书院住上一宿。写下《再宿莲洞作》一诗：

吾爱峨眉山，峨眉淡不如。吾爱莲花蕊，花光映太虚。出门重延望，随意命紫车。凌虚入鸟道，绝境寻吾庐。入暮迅登陟，志往忘崎岖。后躡聚星石，前望三台圩。侧身度飞流，秉烛观崖书。险尽履平地，孤笑多艰余。枕簟依云岫，玉露沾衣

裙。衣群沾尚可，勿使愿相违。

甘泉这次回乡，除兴建朱明莲洞书院外，还在其外祖家，西洲村北甘泉洞建有甘泉书院，并重修他小时读书的独冈书院。完善了钓鱼台的装饰。这些都在家门边的建筑，自有亲人料理，不用他去劳神了。

物换星移，很快已到千门万户换桃符的时候。在家乡过个年的多年梦想，终于实现了。甘泉一家人愉快地吃着家乡风味的团年饭，尽情品尝着东江黄沙大蚬、虎门的鲜蚝、沙贝河涌产的海鲈、风鳝；生菜、慈姑应有尽有。官居高位是令人羡慕的，官大了，能在农村老家过新年，享天伦之乐也不容易啊！新年初二，满村红男绿女，拜年的，酬神的，舞狮的，唱龙舟讨利市的热闹得很。孩子们穿新衣、讨利市、放鞭炮，满街乱窜。甘泉的脑海又浮出儿时的梦境了。

很快假期将届满，回乡度岁的门生已在广州候命，甘泉自知很快就会致仕的了，便把东之的妻儿留在沙贝老家安居，命人修饰广州房舍之后，便带蒯氏与来之启程回京。

此行回京，甘泉轻车简从，走赣皖两省陆路，以便沿途察看他早年在徽州、和州创办的几间书院。旅途匆匆，转瞬过了德兴，进入婺源县境。这里是他们门生洪垣和方瓘的故乡，所以特别关注此处景色。婺源地处赣、皖、浙三省交界处，时已春暖花开，处处青山绿水，林茂花繁，风景十分秀丽。甘泉感兴，写下《婺源五岭诗·序》称：

春山绣芙蓉，闪烁入青空。我来乘云车，缥缈行空中。芙蓉对临镜，镜光花愈胜。未见本来面，更须学山静。静坐看羊队，羊化石空在。石吾甚爱之，勿使羊践坏。德胜非人力，而乃见天则。是德何必胜，日用常饮食。新岭德胜前，问新何以然。盛德乃日新，春花自年年。

他以芙蓉、临镜、羊队、德胜、新岭五个山名，巧以为诗，



含义新巧。

在婺源，甘泉还参拜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庙。过安徽休宁而入歙县。这就是徽州和黄山境地。徽州文化、商业都很发达。此间学子早在斗山建了所书院，以为会文之地。甘泉到时，知府冯三石与一班儒生早已在书院恭候。甘泉遂在书院留宿，讲学两天，与徽州学者诚恳地进行学术交流。离开前夕，在书院墙壁上留下《宿斗山书院》诗和序。诗云：

频年瞻北极，今夜宿斗山。缥缈人飞躐，超然出人寰。群峰绕列宿，宛在天中间。居中以应外，比如我心然。经纬皆文章，后地与先天。山鸟不尽宣，山花不尽妍。惟以及求心，圣功收大全。

离开徽州，经旌德，过宣城而抵当涂，甘泉已近南京了。为探望和州香泉书院的师生，他便在采石渡过长江北岸，来到和州。东部不远就是乌江，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因无面见江东父老，自尽于此，引历代文人到此凭吊。

甘泉在香泉书院住了两宿，与和州学者研究交流学术思想，认真讲述“以自然为宗”，“随处体认天理”的学术思想。意犹未尽，他把求学方法写成一诗于壁，即《宿和州香泉书院题壁兼寄州守鲁君承恩》，诗云：

卓午辞和川，暨暮宿香泉。秉烛寻名胜，冒雨凌寒烟。烟霾鲁叟罄，雨湿梵堂禅。香泉问何如，温温如暮春。因动浴沂想，解见浴沂人。何以鲜其人？浴法莫人传。一浴洗毛骨，再浴清心神。三浴日月光，天地与偕新。天地既已新，人世无妖氛。

离开和州，乘船下长江，当晚便回到南京了。回京后虽照常供职于吏部，但甘泉的心思更倾向于办书院，讲学授徒之事了。不久，又上疏要求致仕。世宗仍是不批。甘泉只好在公务之余，休游山水了。但身居高位的人，要想一下摆脱尘世俗务

是不容易的。这时他族中有个湛必进，因甘泉在京为官，也想到南京讨分差事过活。哪知乍到南京，便被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象迷住，做出了作奸犯科之事，未找到甘泉，已被逮进衙门。被判发配充军。这才供出他是吏部尚书湛若水的族中侄孙，要来奔投伯公的。当朝太宰的家人，衙门自然不敢轻率处理，就反映到甘泉处。甘泉即命传必进到来询问，果然是族中人。必进所犯罪亦不大，只判就近地方配所。甘泉如肯写张条子，亦可以从轻发落。但甘泉想到此子年轻却胆大妄为，如不从严管教，将来反而害了他。于是他便语重心长地对必进教诲一番，说明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应服从判罪到诚所好好悔过自新。最后，他给了点钱必进作日用，即令衙门带回，依原判处理。甘泉了解到必进有点文化，即书《送族孙必进赴配所诫言》一幅云：“诚尔出门去，门外有瞿塘。吾心有坦途，吾心有康庄。夷险自己求，天乎人何尤？聪明男子汉，只有一回头。”让他带在身上，时刻自警。

又一番禹学子李秉彝，传是南宋探花、侍郎李昉英的后裔，被分配到临江府当教官。十载寒窗，今却要到长江三峡中一山杳杳去做穷学官，心中总是不乐，于是他便向甘泉倾诉苦闷的心情。甘泉勉励他应继承先祖的高尚人品学识，去临江教育学生，栽培桃李。即作《赠李秉彝分教临江》一诗云：

令祖文溪吾所慕，岂徒玉树与蒹葭。

凭将一勺文溪水，去洒临江桃李花。

秉彝得到甘泉鼓励赠诗，欣然赴任去了。因为他深知此幅诗之可贵，试想一个州县学官，得到太宰亲笔题诗送行，起码上司与同僚都要另眼相看的了。

嘉靖十八年夏，甘泉又接到被调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圣谕。六月二十八日，世宗朱厚熜又亲赐《参赞敕谕》称：“朕惟南京根本重地，而机务重托，非历练老成，奚堪委任。今特命尔



(湛若水)不妨部事，参赞魏国公徐鹏举等守备机务。整饰兵备，固守城池，操练兵马，安抚人民……”一般人的看法，六部尚书虽属同级，但吏部称“天官”，向居六部之首。甘泉从吏部转任兵部，似有降职之嫌，但细查《明史·志第五十一·职官》所载：“南京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守备以公、侯、伯充之……参赞机务以南京兵部尚书领之。其治所在中府，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故南京兵部此职，比其他五部都重。这可看出甘泉此时责任之重，除管好兵部事务外，更要直接参管军中实事。军队调防、驻扎、操练，出兵平叛，剿匪等他都要参与策划，况且他与之共事的徐鹏举是大明开国功臣徐达的七世孙，累世公侯的高官子弟。他当时是以魏国公，加太子太保衔守备南京，领中军府事。甘泉与这样声势显赫的人共事，如无真才实学，高超的处事本领，是很难协调配合好的。甘泉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做出成绩来。

甘泉参赞机务后，即行操练和检阅南京的水兵。提督操江是以副金都御史为之（俗称中丞），领上下江防之事，甘泉出生水乡，童年就熟识操舟玩水，所以在与周中丞一起指挥水兵操练时，能轻松地高谈阔论，慷慨吟诗云：“中丞出跃武，横塑赋新诗。画戟青天杳，楼船白日移。波光闲水阵，霾气散霜麾。见我开裹素，论交颇恨迟。”周中丞原以为甘泉只不过是名大学者，哪知他指挥水兵演习还有一套本领，大有相交恨晚之感。

甘泉在兵部虽仅一年，因他日常注意观察事物和社会现象，深知兵营弊端，所以上任即能兴利除弊。他的部属欧阳石江，对甘泉参赞机务期间所作之事都有记录。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崔铣，看了欧阳的记录后，写了编《参赞事略跋》称：“甘泉湛公，受大司马之命，参赞机务，公矢诸神明，精心竭力……夫其申圣谟，崇古礼，厉兵式武，率乃自躬省费宽民协之。各署养高年，饷困戎，逐游客，止火葬，劝农桑，联保伍，作义

阡，坚定业斯盖相天下之道焉！”这说明甘泉在兵部任上，整饰军纪，革除陋习，整顿治安上做了不少事。

甘泉深知南京是开国之都，勋臣、贵族的后裔多聚居于此，骄侈淫邪之风气极盛，治安极乱。甘泉因以中军府名义颁布条令，严禁聚众豪饮，夜深游冶；制定丧葬祭奠的礼仪规模，煞住攀奢斗富的歪风；设置四郊公共坟场，义冢，使穷人死有葬身之地。城内有间毫无纪念意义的刘公庙，迷惑群众，惹是生非，甘泉命人将此神像投掷长江中，将庙宇改作“养孤院”。废除城中所有私创的庵堂、僧舍，勒令僧尼还俗，把社会风气整饰一新，深受城中百姓称颂。

此期间正值安南莫登庸叛乱，志在夺取黎氏王朝的政权，战祸延及广西。朝廷先前派大将军仇鸾，毛伯温统兵平叛，至今战事未息。世宗朱厚熜欲御驾亲征。是年闰七月，甘泉上《治权论》奏疏，他深知要治理安南，始终要用安南人，只能用安抚或策变之策，即由朝廷下诏书，或派人深入安南号召，哪一个人率郡（州）归附中国的，就受他为郡州长官，使其自守，即可相安无事，也可化解莫黎之争。不用动兵十数万，劳师动众，耗费钱粮。霍韬尚书是支持甘泉这一主张的。可惜世宗及众大臣力主征战，结果保不了黎氏政权，虽然征服了莫登庸，把安南国改为安南都统使司，还是要让莫登庸为都统使，并予世袭。大动干戈一番，又回到甘泉先前设想的状况。但高层决策者的不同意见，是很难调和的。况且甘泉的年纪也老了。

终于在嘉靖十九年五月，75岁的湛若水获准以“资政大夫，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衔致仕。至此，甘泉结束了他那平稳畅顺的36载宦海生涯。这在世宗朝是少有的知遇。朱厚熜登基以来，对大臣的惩罚多且滥。仅“议大礼”一事，就有百多大臣遭廷杖、革职、贬谪的处分。甘泉臣事世宗19年，从七品翰林编修，至历南京礼、吏、兵部尚书，善始善终。主要



因他一向务实持重，以“随处体认天理”的观点，对事物体察分析入微，处事小心谨慎所致。

在历史上，作为官员、学者而论，甘泉都是个大器晚成的人物。59岁始任国子监祭酒，是国家级的高级教官；63岁才升任侍郎，68岁升任尚书之职。幸得他身体好，寿命长，做到75岁才获准致仕，这就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发挥才干，传播学术思想。

甘泉致仕后，犹有20年讲学民间，为发展广东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十一章 功成身退 讲学名山

甘泉获准致仕，即把在江、徽、赣一带创办的书院托付门人或地方管理，了结一宗心愿。

这时他那 22 岁的儿子柬之，已在南京五军都督府任职。便着其生母李氏、妻子彭氏随柬之留居南京。湛府中其余眷属，愿意跟随归粤的幕僚、门生，都随甘泉离开南京。已是自由身的尚书公，携着一队男女取道江、浙、闽一路观山览胜而归。沿路高唱着：“归来乎？而嗟余其归矣！东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栖兮，忍其饥矣。”南京兵部尚书，老学者致仕回乡，自有驿站邮传，沿途受到门生、故吏、地方官衙的接待。

甘泉当然不会漫无目的地行走，他第一个目标是直往福建仙游县。因此地是沙贝村湛氏始祖的老家，今日功成名就，有机会是应先去朝拜先人发祥地的。人未到，消息已在仙游传开，说兵部尚书要来寻根问祖了。所以甘泉一行才到，就受到仙游县中官吏、乡绅的热情接待。莆田学者姚虞也赶来迎接老师了。众官绅陪着甘泉来到枫亭，乡中父老热诚地接待甘泉一行，带着他们瞻仰遗踪，拜会乡亲。虽是百多年前的祖庭，亲不亲，故乡人。筵席间也有说不完、讲不清的陈年旧事。酒盏交错中，散发着浓郁的乡亲气氛。这时座中有位耄耋老人说：“我少时听爷爷说，早在元朝年间，有个名叫四郎，姓湛的人，带着一家子从江西迁到此间定居。他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因中原战乱，辗转南逃，迁移到此的。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与四邻相处却很好。后来一个儿子出仕，去广东做官，安家于广东，想不到



几代之间，已成盛族，出了个尚书老爷，真是可喜可贺呀！”甘泉由此才知其始祖湛治中公的父亲叫“四郎”。又听一父老说：“明初，天下太平后，四郎的后人也相继迁走了。我们都是面朝泥土背朝天的人，整天围着田头地里转，他们迁移到哪都不清楚。”

世事无常，人生如寄。甘泉此行主要是游览一下祖庭山水风光，并无联宗续谱之责，对此也无多大牵挂。对仙游的地形地貌却极感兴趣。连绵起伏的丘陵，木兰溪贯穿县境，漫山遍野的荔枝、龙眼树，环境实与增城相似。这时大旺的荔枝收获季节已过，幸有些迟熟的佳荔，如“十八娘”等正在上市，乡亲们拿出最好的荔枝，请尚书公品尝。自上京以来，甘泉近二十年未品尝过荔枝鲜果了，更无缘食到如此鲜美甜蜜的佳果，正啖得津津有味时，无意间突发幻想，如带些荔枝回沙贝种植，一旦种植成功，将来增城人都可吃到好荔枝了。便即时在席上挑些好的荔枝核藏入袖中（明代官绅的衣袖是很宽大的，内有个折兜，可藏银子、折扇的）。后来回到沙贝村，命家人把荔枝核拿到四望冈西麓果园里培育，因土壤、气候适宜，八九年间，那些荔枝核繁育的荔树，已茁壮成长，成林挂果了，结出又红又大的甜蜜荔果，品质比本地原生的荔果更胜一筹。荔枝新种的出现，自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果农们争着培植。新的荔枝上市了，却没有名称，多不方便呀！有些老农说，这是尚书公从枫亭怀核归来种植的，就叫“怀枝”吧！人们感到此名简便，有带纪念意义，就这样叫开了。有些文人嫌名称太简，认为应叫“尚书怀”，荔枝贩子认为冠上个大官名字，更易吸引顾客，于是市面上就称“尚书怀”了。农民朴实，仍以“怀枝”称之。

又经过十多二十年的培植演变，果树出现变异，结出的果子身上多了条绿线，而且肉质比怀枝更爽甜清脆，成为有口皆

碑的荔枝珍品，人们便以其果形的特点，称为“挂绿”荔枝。湛甘泉“枫亭啖荔，怀核以归”，由此繁衍出“怀枝”、“挂绿”的典故，就这样记入地方文史中，并流传于民间。

甘泉游罢仙游县，即往武夷山去。那时所指的武夷山，并没有今天这么大的范围，仅限于崇安县城南 15 公里一带，以九曲溪绕山潏流的 36 峰间的山峰、岩洞和溪涧为界。这里聚集着武夷山最精美的自然风光、人文胜迹和道家宫观。甘泉不惮道路崎岖，绕道来游武夷，主要因为这里有他的“六曲仙掌书院”和“一曲王湛会讲书院”。王、湛当日学术观点虽异，但两人交情甚笃。而两家弟子在外面却各执师说，争论不休。那时有位建宁郡太守（崇安县属建宁郡管辖）为调和这些矛盾，便在武夷山为甘泉、阳明两派，创建“大同书院”，以证两家学术大同之义，此举甚合甘泉心意。其次武夷山也确是“奇秀甲于东南”的名山，因此要携学子与家眷到此一游，以开眼界。再者武夷文史内涵丰富，宋朝的范仲淹、李纲、辛弃疾、陆游等名臣与诗人，都有赞美武夷的诗文遗迹。特别是南宋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讲学，长达 50 年。留有紫阳书院，故居，坟墓等遗址，影响较深，很让甘泉仰慕。

甘泉一行来到武夷山，即在大王峰下、崇阳宫侧的“王湛会讲书院”内住下。这里是九曲溪的第一曲，汇入崇阳溪的地方，坡地平坦、水面开洞，岸边垂柳依依，宫庙、书院、茶寮多聚此间，游人、香客往来多，热闹如街市。

甘泉日间轮流讲学于两书院间，或与建宁学子相与论文。天气清和的时候，即率家人、学子或乘竹筏，或徒步攀援，游览九曲溪，并作《九曲擢歌》，令诸生和歌相乐，歌词有“一篙一篙至无穷，篙篙相接终有通”等句。今人游九曲溪是从星村乘筏由第九曲顺流而下，可省时间，但景色转瞬即逝，犹如走马观花。古人游九曲，志在闲吟赏景，多在武夷宫前的晴川一



曲乘竹筏溯流而上，逐曲逐湾慢慢地观赏美景，时或停筏攀登。沿溪两岸，秀峭雄奇的群峰拔地而起，千姿百态。如二曲的玉女峰，似三女相依，亭亭玉立于沉香潭上。上至五曲，多泊筏于平林渡口登岸，步入云窝，探茶洞，游武夷精舍。转往六曲，上天游峰，逛天游观，登妙高台。观览四周峰峦耸翠，似无数礁岛，浮现于苍茫的云海中。天光云影，霞光隐现，几疑身处琼霄玉宇中。甘泉的仙掌书院，就建在六曲山间。九曲溪确是幅天然的长画卷，令游人沉醉，甘泉一行在此游览讲学一个多月才回广东。

湛甘泉一生研究“体认天理”，怎样也意料不到，武夷之行会给后世一些蓄意攻击诋毁他的人编出个荒诞不经的“湛甘泉上龙虎山请张天师，请错火神，摆大景火烧十八铺”的迷信故事。武夷距江西龙虎山确不远，只有两天路程。但昔日的儒家，是不崇信佛道的。查甘泉生平史料，亦未见半字涉及龙虎山事。传说却谓甘泉致仕归来后，有次沙贝村“打醮”（道教的参神活动），由他亲上龙虎山请张天师来，张天师没有请到，途中却遇到一位浑身穿红衣裙的美妇人。甘泉与她倾谈甚亲切，邀她有空来沙贝做客。这就惹下大祸了，原来这妇人是火神。后来的新塘圩火灾多，往往一烧成半条街。而且火灾过后，都有人说曾见红衣妇人出现。如此一来，新塘的商人都骂湛甘泉了。实际甘泉那时，新塘圩还未形成，仅有铁江圩，沙堆市、朝市、市头几个自然小集，也是被河涌、鱼塘隔开的。故事还说，新塘人为祈福消灾，派人上罗浮山向道士请教。道士提出，要新塘五年摆一次“大景”，即搭座景棚，内设祭坛，挂“三清像”，陈列贡品；棚外摆个威武的“山大人”，以压邪神恶鬼。内扎座造型美观、逼真的圩市，有大街，横街，三座门楼，18间店铺；铺内有商品陈列，有人做买卖；店门前有“春联”、“横批”、“招牌”，街上有摊档、行人、走狗。这座“十八铺”

确是件观赏性很强的美术工艺品，数天摆景过后，即一火焚之，称“火烧十八铺”。说这就可免去新塘圩的火灾了。美丽的谎言，骗得愚夫愚妇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商人愿花钱，主事绅士、道士赚了大钱，又可挑起人们咒骂湛尚书，真是一箭三雕的绝技。

不过谎言终会被人揭穿的。因为“十八铺”的二十多副楹联，虽说是写给神鬼看的，其内容却是以辛辣、幽默、通俗的口语，鞭挞清朝晚年黑暗社会的腐败现状的，如抵制洋货、英镑，反对吸鸦片烟，嫖娼卖淫，赌博等丑恶事的。联文写出了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故一时传颂很广。这也让人知道，“摆大景”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产物，与已死去四百多年的湛甘泉无关。假语村言，令人喷饭。

甘泉一行，离开武夷山，沿途游山赏景，终在九月回到沙贝村了。时甘泉的长孙敬先已10岁，正在塾学读书回家，忙进堂中向爷爷请安，甘泉执着敬先双手，望着这未出世已歿了父亲的孙儿，不禁老泪纵横。孀居在家的两位媳妇是爽朗且有主见的妇人，已把一大家子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回禀甘泉说：“广州禺山精舍已修整好了（甘泉原来居住地），现可供家居和族中子弟读书用。在广州东郊买的数十亩地，建居室、书院、园林都够用，只待老爷审图，便可开工兴建。”对儿媳的持家、办事，甘泉深感满意。从此，一切家事悉委蒯氏及儿媳操持，甘泉乐得优游林泉，安心讲学了。

稍事休息后，十月，甘泉命两幕僚往广州抓湛家园的建筑后，便携一行人上罗浮山。才到遇仙桥，已有道士认出，飞身回冲虚观向栖霞报信说：“三年前来的尚书老爷又来了。”栖霞忙迎出山门，见甘泉来到，打个问讯说：“恭喜老爷功成名就，回山讲学，从此罗浮更兴旺了。”甘泉连忙向以贤道谢。表彰他



为建朱明精舍^①立了大功。大家同进观内品茶，憩息一会，便同往朱明洞去。步过洗药池，丹灶，遗履轩，已见到新貌焕然，五间三进的书院呈现眼前了。时院中弟子早已站列门外恭候老师了。钟景星迎着甘泉一行进入堂中安坐，献上香茶后便说：“老师及家眷人等可住后进五间，有庭院相隔，较为清静。中堂是讲学读书的地方；两厢房子是学生宿舍；前进是出入门户和生活用房。”甘泉听景星安排，点头称好。李以贤也告辞回观，甘泉知以贤不是庸俗的道士，也忙送出门外。甘泉所料不错，以贤文学修养较好，后来博罗知县、进士出身的经采彦，到罗浮来，夜宿冲虚观，夜阑人静时，以贤使道童吹洞箫，奏白玉蟾之乐，声韵清越，风骨冷然，如乘虚御空，闻霓裳羽衣之曲。采彦深感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甘泉著的《朱明洞记》、经采彦著的《罗浮梦记》都写上以贤的事迹。

居住期间，甘泉见院中人往来山路挑泉水吃力，便命人用竹筒沿山势驳接，把泉水引入书院，免去往来取水之劳。甘泉日夕讲学，读书山中，不觉已是秋花凋谢，寒梅吐蕾的时候。一日闲坐庭中读书，猛见家人带着霍韬府中管家，风尘仆仆走进。见到甘泉，即跪拜哭道：“启禀亲家老爷，我家老爷不幸，于十月在京去世了。现主母及公子、小姐们正扶柩回来。主母说很多事情要拜托亲家老爷安排的了。”甘泉听着，凄然下泪。忙命管家起来，随对管家说：“你家老爷的后事，我定尽力而为。你今晚在此好好休息，明早与你一同下山吧！”即着人安排两人食宿事。

晚上，甘泉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回忆与霍韬相交数十载，早年同在西樵山论学，后又同被诏进京。在京时，三儿来之已订下他的二女儿为亲，只因年幼，尚未过门。想不到霍韬年议

① 明代书院多称精舍，有伙食供给的又称馆谷。

54岁，便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心啊！晨曦乍现，甘泉即与霍府管家同回沙贝。回到家中，即时与蒯氏说：“霍家与我至亲，你要带同来之儿到霍府吊唁，协助亲家太太处理有关事宜，安慰他家五位公子和小姐，要节哀保重。来之儿已15岁，待他家小姐除服后，便可成亲了。”随之又说：“渭先的墓地，他生前曾托我寻找。前次请假归来，上南香山时已相中一地，如亲家太太同意，我即请人把地买下，修好墓穴，明年便可择日迁葬。”蒯氏唯唯听着，现在的蒯氏，已是湛府内饱经世故的内当家，办理这些事，自然游刃有余，即命来之及仆妇丫环执拾行囊、吊祭物品。又交代媳妇黎氏说：“今年是老爷回家过第一个新年，年事要准备好一点。”次日早晨，即与霍府管家乘船同往广州霍府。

后来霍韬安葬于增城南香山，坟墓至今仍在。霍府千金除服后，甘泉即命来之把她迎娶过门，一双小夫妻在广州湛家园过日子了。

嘉靖二十年，湛家园、天关书院建好后，甘泉已迁家广州，写成《天关精舍成，寄怀觉山侍御》，诗云：“讲堂一悟天开，上起亭云高台。台下三千弟子，梦想觉山归来。”命人寄给洪垣。

随之，甘泉又上西樵山讲学，探望正在山中养病的方献夫。两人回顾当年与霍韬三人应诏进京的往事，不胜唏嘘，年纪最小的霍韬，却先作古人了。由此想起王阳明才华出众，学术成就高，为朝廷东征西剿，战功显赫，反而屡遭诬陷，英年早逝于南安。朝廷虽已为阳明平反，但追随阳明征战有功的人，多得不到应有的奖赏，真是君心难测，使人心寒啊！这时方献夫又想起当年遭弹劾，辞官归里时，阳明赠诗送行的往事，即翻出诗幅交甘泉看。此四诗甘泉当年在南京金山已看过，今见献夫对往事仍耿耿于怀，但对他当年的和诗已忘却了，即操笔重



书《阳明赠方吏部归西樵四首，金山出示次韵》赠献夫，第一与第四首诗云：

(一)

西樵绝壁回无依，云锁千峰鸟道微。
居士往来谁是伴，翳门关外一僧归。

(四)

曾许西樵作主人，卜居云外与天邻。
此山正在江门路，来往寻常不问津。

甘泉辞别献夫回羊城。获悉张潮已从建始知县任上辞官归里了，即往增城，在明诚书院内会见一别二十年的张潮。执着张潮双手连呼“老友”。院中弟子见甘泉如此看重张潮，已知其人品学识定有过人之处。随之，甘泉便礼聘张潮为明诚书院山长，把明诚书院托付张潮管理了。由此以后，所有增城学子要随甘泉学习的，皆要经张潮考核，视其学识深浅，分类施教。

明诚书院托付有人，甘泉又放心地上罗浮讲学了。这时，任广东巡抚的御史洪垣公事稍暇，要上罗浮山拜会甘泉老师。巡抚登山，自有成群侍从跟随，洪垣把他们安排在冲虚观住下，即往朱明精舍拜会老师。甘泉见到洪垣甚喜，不住地沾须微笑，带着洪垣一行观朱明、白鹤诸胜景，渡铁桥，入青霞、黄龙诸洞。洪垣对老家婺源的山水本来是很自负的，今览罗浮的无限风光，不禁叹说：“日后得离宦海，能在此安度余生，吾愿足矣！”甘泉听后，欣作《喜觉山洪大巡来访朱明洞天，遂讲于青霞洞次来韵答之》云：

铁桥偶挂桐江线，岂有星光答世贤。
乍惊云外行驄马，再为城中辟洞天。
地判天开无此事，吟风弄月是谁船？
圣途量亦无多路，都在贤人一着鞭。

洪垣下山后，甘泉在朱明洞日与生徒讲学，或解答学生的

疑问。他本着其师白沙先生的教诲，主张“学贵乎自得”。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大胆提出疑问，认为疑者，觉悟之机也，有觉悟就有进步。死守书本的条条框框，终难打破前人的设限，无法达到更高的意境。

甘泉有日安坐山中石上，悠闲地想着，致仕归来近一年了，现在广州有湛家园、禺山精舍，增城有明诚书院，沙贝村有老家府第，罗浮、西樵的精舍也扩建了，应多礼聘些致仕或解职回乡、有学识的官员，扩大招生授徒，为家乡培养更多人才方为正道。更想到当今府县虽有儒学，但限于名额、招收生员少，教学死板，有些县七八年也出不了一个举人，多可惜啊！自己能利用这些地方广招生徒施教，晚年日子才过得更有意义啊！便欣然命笔，笑作《四居吟》一诗云：“有序：甘泉子既归田里、置有四居焉！皆寓也。一在罗浮之朱明；一在西樵之大科；一在天关；一在甘泉。未能大归宇宙之本宅，且以四时分居寓。春居罗浮，夏居西樵，秋居天关，冬居甘泉，作四居吟；春宜居罗浮，冬宜居甘泉，夏宜居西樵，秋宜居天关。何以谓之宜？顺气无乖愆。罗浮春花发，西樵夏木藩，天关秋水清，甘泉冬背寒。四时运无穷，吾以了吾缘。”观其诗可证，甘泉确是“以自然为宗”之人，在大自然中生活，所以能享高寿。

山中无日历，不觉又是金风送暑，玉露生凉的时候了。甘泉回到沙贝家中，这时正好其侧室李氏从南京归来。谓柬之一家在南京日子过得很好，彭氏媳妇已能主持家政，柬之请她回来照顾老父了。甘泉自是喜悦，便与蒯氏商量，家中留下大媳妇黎氏、张氏居家管理，其余均迁居广州湛家园。来之和东之的儿子都住在广州读书，方便照顾。

得钟景星等人努力操办。这年秋天，天关书院开始讲学了。广府一些致退官员、学者，慕甘泉之名，都来天关学习、论学。得钟景星引荐，有东莞温塘人袁邨，字伯高，号温溪，嘉靖三



年岁贡生，广西庆远府学教授。相会间，甘泉知袁邮是洪武时袁友信的后人，家学渊源深厚，有教学经验。袁邮对甘泉的人品学识亦极为钦佩，即拜甘泉为师。甘泉留他在天关任教。

有日，甘泉与袁邮带些学子游白云山。登摩天岭，俯视府城十万人家，琼楼丹阁；四望层峦叠嶂，烟树迷茫。袁邮兴题《陪湛甘泉游白云》诗云：

振衣扶杖蹑高峰，四望群山尽仰宗。
深树日晴多鸟语，古潭云暖有归龙。
林泉胜概今全得，城市心情觉尽空。
回首羊城天咫尺，丹楼碧阁晚烟朦。

相继又有东莞万江人梁亿钟，字重禄，号藻庵，官广西靖江王府典膳正；东莞城西人戴铎，字子声，号角峰，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东莞吉洲头人梁干，字秉祯，号定堂，嘉靖戊午乡荐、官知县。皆先后师事湛甘泉，游学于“天关”、“罗浮”两地，或治学于乡间。更有东莞茶山人钟云瑞，字天庆，号黄山，历官云南左参议，升副使，备兵衡水。以不能随俗阿谀，乞归东莞后，构筑一室，左图右书，闭门谢客。独师事甘泉，与同里致事知县何楷，知府林时衷友善。

云瑞有日从广州乘船归茶山，途经沙贝村江边，瞻仰甘泉所建的钓台，题诗云：

江风吹老几羊裘，江月辉辉江水流。
学馆星辰虚岁月，钓台烟雨自春秋。
狂奴故态情犹在，圣主劳嫌道与谋。
何处独留文正记，君臣千古思悠悠。

这年夏日，甘泉携同家眷上西樵讲学和避暑。山上多夏云雨，书院舍斋常有云雾弥漫，甘泉作《云中人》三章。序云：“云中人，自乐也。甘泉子家居西樵山。樵山多云，故甘泉子乐之，瞬息之间，云合数次，人在云中，若与世隔然，故作云中

人。云中兮云为幕，终日蒙头兮白云漠漠。鸡空闻声兮犬吠叶落。云关闭兮谢游客。中思无为兮永与世隔（第二、三章略）。”诗意反映出甘泉那种随遇而安、宁静无为的心态。歌罢三章，兴犹未尽，又写《寄题眠云》诗云：“白云满空山，山在白云里。心若似云闲，与君同睡此。”闲云无心故悠悠然，甘泉心无牵挂，也睡得自然。

冬十一月，甘泉携大科书院一些师生往崖山，途经江门白沙故里，已是人面全非。只好探望一下白沙先生的孙儿们，便乘舟出崖门，瞻仰白沙倡议创建的慈元庙、三忠祠，凭吊宋室殉国死难的忠烈英魂。因作《吊崖山》诗云：

崖山吊三忠，三匝三感伤。国君死社稷，谋臣死封疆。穷崖等死耳，敌愆何堂堂。赍育失时势，驱逐如群羊。自古多此事，此独遗恨长。我祖扫腥膻，克复我冠裳。中国所自立，刷耻酬百王。

此诗反映出甘泉的民族主义的正义感和对南宋三忠——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忠臣、义士的景仰。

嘉靖二十二年正月，甘泉学生姚宗舜从福建莆田来增城沙贝村探望老师湛甘泉，老师盛情接待这位远来的弟子，师生俩时在府中论学谈诗，时往江堤边的钓台凭栏观水。当日钓台四周湖光山色十分优美。巍峨壮丽的尚书府前，一方数十亩水面的湖塘、三墩塘，塘中三墩花木丛中有楼亭隐现，塘堤四周荔林掩映，穿过塘堤沿着林荫小道步向江边、江中立立的亭台、四面回栏绕护，有石桥连通岸上，这就是甘泉为纪念其师陈白沙把他讲学江门的钓台，作为衣钵给甘泉执掌。甘泉在家岸边也建此台，亦名“江门钓台”。讲学其间，以表江门学派一脉相承之意，姚虞登上钓台观望，见钓台面江临水，江面开阔的东江汇入狮子洋从虎门出海。江面帆樯竞逐，江上鸥鸟翔空；北望远有南香耸翠，西侧屏山古寺（即今古海遗踪），东北四望



冈，如屏似幃，沿江岸的沙贝村，铁江圩，屋宇毗邻，千家烟火。如斯美景，令姚虞诗兴大发，欣题《和钓台二诗》云：

泉洞云开祥凤起，江门水静老龙吟。
达摩不尽传衣意，钓到重渊深更深。

落花流水自年年，独坐空台石榻穿。
谁把千金来买我，摇头风月不须钱。

下款有“岁在嘉靖癸卯正月既望莆田后学姚虞宗舜和”等字。

送走姚虞后，已是布谷催耕、鹧鸪啼叫的时候。甘泉又登上罗浮山了，春日的罗浮遍地山花烂漫、彩蝶飞舞，游人、学子踏青赏景，十分热闹。自甘泉开创朱明书院以来，相继有致仕或弃官归来的，上山结庐隐居，开坛讲学的不少。如方献夫，原在西樵山有紫云峰书院，今又到罗浮山黄龙龙洞前，开金牛洞讲学。与甘泉游山论学时，用廉溪诗韵，写下数首“开金牛洞”诗示甘泉。方是师承阳明的学术思想的，甘泉细品方诗后，即用自己的学术思想题写《次大学土方樵翁用濂溪韵开金牛洞之作》回赠方献夫云：

喜为名山添好人，万重云水自由身。
世间梦尽都如幻，只有元初一念真。

江山由我不由人，由我方为自在身。
高处振衣还洗耳，落花啼鸟尽天真。

甘泉题罢诗回赠献夫，山中学者认为诗意反映白沙“以自然为宗”的学术思想，大有脱尽俗情，回归自然的意境。甘泉又用前韵，再赋《用罗浮用濂溪先生韵与同游诸贤》诗以尽兴。诗云：

我非随柳访花人，山外飞云云外身。
四百风光无觅处，归来灵府有天真。

大家皆赞此诗意境更超脱了。可惜方献夫在罗浮讲学时间不长，他所辟的金牛洞很快也荒废了。只有上述数诗留下点鸿踪雁迹了。

这年八月，甘泉应门生蒋信的邀请，带着骆尧知等三位弟子，北上游南岳衡山。早年读书江门时，其师白沙曾有迁居衡山之愿望，可惜没有实现，甘泉向往衡山，也从未一登。这回可圆游岳之梦了。由此想到他与疼爱的门生洪垣亦有游岳之约，因作《有怀南岳之约作诗酬觉山侍御》云：“故人知我趣，与我衡山行。六翮生长风，意气倾洞庭。北斗垂清光，南山入紫冥。揽结兼两室，朱明与朱陵。优游导五峰，玩心于神明。”

邀甘泉游岳的蒋信，字实卿，号道林，武陵（今常德）人。年青时适逢王守仁被谪贵州龙场驿，路经武陵时，曾拜守仁为师。嘉靖初，蒋信上京，便又拜甘泉为师。甘泉调南京掌国子监时，随往任分教之事。嘉靖十一年中进士，官致贵州提学副使，后告归湘西家乡讲学。成为在湘西传播“陈湛之学”的重要学者，人称“正学”先生。

甘泉一行乘舟北上时，途经英德县境大庙峡时，因山多地僻，人烟稀少，白天也有猛虎食人。当晚船泊大庙峡驿站岸边，见此间荒凉景象，因作《过大庙峡有感》诗云：

为文驱虎思文敏，不谓于今虎昼号。

白额前山食人脑，可无周处斩蛟刀。

作为广东北上的官道，并有驿站，尚且白天见虎食人，郊野荒芜，反映出朝政腐败。思西晋建威将军周处，即乱世思良将也。

过乐昌，到砵石渡武溪时，望山感兴，又写《将之南岳登岸，渡武溪过芙蓉寄觉山》一诗。

进入湖南后，乘船下湘江。此时蒋信已率三湘学子，在衡阳恭候，一同走向南岳。衡山在望时，甘泉又作《衡山不远》



一诗。

往衡山途中，甘泉就连写四诗，可见此时他心情是何等畅快了。抵达衡山，因蒋信早有安排，即入住“文定书院”。这书院位于紫云峰麓，是南岳历史上四大书院之一。在胡安国父子隐居的故址上，于弘治乙卯年建成的。胡安国死后谥“文定”，故名“文定书院”。此间环境幽雅，又远离热闹的南岳大庙和圜场，甘泉甚为满意。

衡山有七十二峰，逶迤八百里，遍布八个县。实际人们朝山，游览的主要是以南岳大庙、主峰祝融峰为中心的一带，此间有芙蓉、紫盖（又名紫云）、石廪和天柱，几座高峰与祝融相连，群峰嵯峨，层峦叠嶂，气势磅礴。祝融峰高 9730 丈，余峰依次矗立。唐代杜甫《望岳》诗云：

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并相望。

是说南岳诸峰并朝祝融，独有紫盖峰朝南，自成一格。

甘泉到来的第二天，就在蒋信指引下同攀祝融峰了。登上祝融，群山便可尽收眼底，且与芙蓉、烟霞、天柱、祥光诸峰相连，顺路游览极易。时值冬十一月，天晴气爽，又不甚寒冷，沿途览景，十分舒适。当晚夜宿重修不久的唐代古刹湘南寺。众人对寺中古碑残碣也极感兴趣。

次日曙光乍现，众人又举步登山，不久忽见前面有条数十级整齐的石阶蹬道，上面平台有座古石牌坊，行近细看，正面坊额大书“南天门”三字。两边侧门，分别刻“云行”、“雨施”四字。这是登祝融绝顶的唯一通道，又是衡山南北气流交锋的地方，海拔已逾千米。牌坊石柱有副对联云：

门可通天，仰观碧落星辰近。

路承绝顶，俯瞰翠微峦屿低。

联语形容贴切。穿过牌坊不远，就是狮子岩，四周一片高寒山色，古松虽多，尽是老干桠枝，仅及人身般高，却凌霜傲雪，

针叶葱葱。峰巅有座三间两进的“祝融殿”。除殿门与来路相通外，三面有石栏绕护；栏外是千丈危崖峭壁，俯视令人胆战心惊。四望尽皆碧空云海，真衡山绝境也。

甘泉一行，有的入殿内休息，有的凭栏观景，烟雾腾翻足下，白云擦身而飞，令人有身处琼霄之感。当晚夜宿祝融殿中，甘泉写下《祝融峰》，诗云：“我年跻八十，强半怀衡山。于兹惬所愿，谁能不为欢。雾行衣袂湿，云卧衾枕寒。清高万籁寂，神明中夜存。一声闻天鸡，红日跃海门。”

“年跻八十”是概数，此时甘泉实 78 岁，但这么大年纪，能身登祝融绝顶，也确不简单了。回到住宿处，甘泉数日沿紫盖峰麓转。因他此行重要的是选一方地，建座书院，以便讲学衡山。寻寻觅觅，终在紫盖峰下，距文定书院不远处，选中衡岳寺的废址，虽是断砖残瓦遍地，满目荒凉，但环境幽静，风光优美。即着蒋信与地方上联系，一拍即合。便买地置田产，雇人施工。很快讲学堂和居室都建成了。因作《卜筑诗》云：“遥遥起天柱，巍巍南台下。于兹结云松，以卜我精舍。芳邻接五峰，神明见中夜。诸子来端居，无玩亦无舍。”

在书院建筑期间，甘泉日夕漫游于衡岳，特别对南岳四绝之一的朱陵洞极感兴趣。朱陵（今名水帘洞）实为紫盖峰的峡谷，道教称为“第三洞真虚福地”。其水瀑的源头，即紫盖峰三股泉水，汇入上方谷地，越过石壁飞流直泻，响似轰雷，声传十里。水沿峡谷奔流，激石冲岩飞舞的水花，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夺目，碧浪翻腾，雾气幻出霓虹、彩霞，构成光、声、影三绝奇观。甘泉喜作《游朱陵洞》诗云：

洞天三十六，朱明对朱陵。放脚开云雾，信手推天扃。香炉晓烟散，紫盖中天擎。群岫起石蹬，一水自泠泠。揖谢朱陵君，借予地一亭。

书院很快建成了，人们称为“甘泉书院”。甘泉此行，聚集



衡阳学子在衡山讲学，长达数月之久，才回广州。并约蒋信把书院之事安排好后即到广东一行。

十二年后，嘉靖三十四年，时已90岁的湛甘泉，又携一班学子重游南岳。有传他此次是带着棺木出行的，这也确实够超脱的了。路经韶州时，回忆旧事，作《重游南岳至韶州清平市作六言》诗，以纪其事。

行到湖南宜章，又想起初上南岳时，宜章一男子在路旁问曰：“老翁何往？”甘泉戏答：“我罗浮山道士，今往南岳。”转瞬又十多年了，有感作《度宜章岭途中怀旧》诗云：

荣木欣欣春向暖，向来古木摧为柴。

随车男子今何在？道士罗浮又复来。

此诗词实喻社会上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道经古州时，邹守益率领志同道合的学子数百人迎接甘泉，并告戒众人说：“甘泉先生这样大年纪了，还殷勤讲学，这可证其学术人品了，我们要尊敬他老人家，不要随便提问。劳烦长者。”邹守益，字谦之，正德状元，官祭酒，身后谥号“文庄”。当年在南京常与甘泉论学，这时也已60岁了。与甘泉告别时，老泪沾襟。甘泉慰曰：“谦之，何必悲伤呢！不要以为我老了，今后难以再见，现与你相约，十年后再来拜会你吧。”由此可见甘泉的胸怀多开朗啊！

到了南岳，入住甘泉书院，一边讲学，一边游览。再游朱陵洞时，又题七绝一诗云：

石峰路滑不可度，我来跨鹤御罡风。

喷泉九月飞霜冷，举袖擎天晓日红。

后人将此诗刻于朱陵洞石壁上，至今字迹仍清晰，吸引游人欣赏。

南岳的甘泉书院，环境确实优美，一泓泉水宛转环绕院舍，穿过紫云桥，流向南岳大庙后溪。甘泉生前所建的书院数十间，

这是唯一有遗迹保存至今的一所。因为后来湖南人把此地建办岳云中学，原书院的石砌墙基，双层青砖的楼房，用作中学教学的仪器楼，楼侧再建一花岗石“甘泉亭”，亭内立石刻湛若水像碑和《心性图说》全文，亭下山溪建紫云桥。岳云中学曾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叔衡、徐特立在此执教。杨开慧烈士以及解放军名将邓华、张经武都曾在此校读过书，所以校中古迹能保留至今。

嘉靖二十三年二月，甘泉从衡山回广州，三月二十五日又偕老友致仕大学士方献夫到沙贝村老家盘桓，登钓鱼台观看此间的水色山光，谈今论古，方献夫兴步白沙先生原诗韵，作《登沙堤新筑江门钓台次石翁韵》诗云：

一台筑石江心起，风月先生钓且吟。

此是江门旧衣钵，当时分付意何深。

方献夫与甘泉相交数十年，仅此次到沙贝一行，回西樵不久，便病逝了。六月，甘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作《祭告西樵方公文》以奠故人。此时，甘泉创办的西樵大科书院已25年了，培养了不少生徒，有出仕为官的、有回乡执教的。因来学的人日见众多，甘泉又在西樵山麓再办一“天阶书院”，落成之日，甘泉欣赋《新创天阶精舍作》一诗云：

樵麓有高峰，大科之初程。峨峨入云汉，天柱同峥嵘。于兹作小歇，天阶何仍名？人谓天盖高，无阶不可升。岂知得其门，无穷吾可陵。举足踏半云，倏然羽翰生。披云逐日月，超然忘故身。天道无声臭，神游不在形。

此哲理诗说的是寻到天阶门径，即可登天，实喻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就可攀取知识高峰意。

时近中秋，甘泉又回到广州，与家人和天关书院师生欢度佳节了，节后多在天关讲学。转瞬秋尽冬来。这时蒋信携几位三湘学者来广州探望甘泉老师，湛家园顿时又热闹起来。甘泉



与蒋信几人在园中的湖上划着小舟荡水，远眺白云山的景色，欣作《同道林诸贤天关泛舟》诗云：“天关天所裁，白云从天来。一水暗入城，群山为之回。天池宜泛舟，大风无怒涛。因动五湖思，吾岂鸥夷俦？急浆花在后，缓桨花无有。忘情缓急间，不觉花在手。寄语同舟人，一任操舵叟。”蒋信此行，首为探望老师，并想学习天关、朱明和大科书院的办学经验。所以在天关盘桓几天后，甘泉即陪道林一行同西樵山去。

西樵山虽不如南岳那样雄伟磅礴，也有 72 峰，36 洞，32 名泉。且峰峦紧凑，峭拔奇秀；湖泉飞瀑，云雾霞光变幻极妙。更妙的是白云深处有人家，山上村庄错落，田园相望，鸡犬相闻，似有天上人间之趣。蒋信一行在观山游览中，发现西樵山很多地方都有甘泉的活动场所。大科书院是他最早创办的教育基地。在大科峰顶甘泉又辟了座“见日台”。西天湖附近的云端、云路、锦岩等村庄，村民多与甘泉为友。甘泉在此间建有“烟霞居”，云端书舍。蜘蛛峰下，“云岩飞瀑”处有甘泉的“玉岩精舍”。龙爪峰东南“九龙洞”是“湛甘泉讲学岩”，岩外有摩崖“湛子洞”三个行书大字。甘泉常游此间，他去世后，其学生建《湛甘泉衣冠》于此。金鼠朗下一大石崖上，刻有甘泉草书的“云门”二字，字高五尺，说是山中第三“云门”。西樵东南山下有湖，水随山势曲折流绕。甘泉常标为 28 曲，常与学生棹歌荡舟湖中。

蒋信览遍山景概况，对甘泉说：“老师为学子营造此方环境，可谓花尽心血矣。”甘泉欣作《西樵与蒋道临诸游者》诗云：

西樵等山耳，君来四千里。一来即一去，去来有何意？大科见日台，共坐了大事。收拾到山时，明日书难寄。

山中日子过得很快，转瞬岁暮将临，甘泉与蒋信一行即下山回天关度岁了。

冬尽春回，甘泉又偕蒋信等乘舟上罗浮山，船泊博罗铁场圩，夜宿“罗浮初地”的源头僧舍。昔日山道崎岖，广州、东番一带游人多乘舟到此，才登山的。傍晚甘泉与蒋信江边观景，蒋信忆起青年时师事阳明，后转师甘泉。王、湛两人学术观点不同，却能结成志同道合的生死之交。蒋信对此高尚风范，十分钦佩。对当前一些学者自设藩篱、攻击异己之风极为反感。甘泉十分欣赏蒋信的见解，夜间作《将入朱明宿源头精舍》一诗以启蒋信，诗云：

到岸宿源头，源头乃吾庐。自兹达朱明，近可卅里余。插柳妨江前，围竹背后峯，八十已任真，藩篱知有无？未计明日事，日夕相与娱。

早起即沿朝山大路，走向朱明洞去，甘泉沿路指点峰峦，几位三湘学者看山，觉得罗浮虽无衡岳险峻，但山体宏博，重峦叠嶂，万木蕃蔚，山花烂漫犹胜于衡岳。行行看看，已时尚未过半，已到了朱明洞。陈谟已率学子恭候。陈、蒋早在南监时已结识，今日重会，自感格外亲热。晚间，陈谟向甘泉禀说：洪垣在温州知府的任上，时岁饥荒，有个闭余的粮商，被饥民杀死，累及洪垣遭弹劾，已解官归里。洪的同乡方瓘，也是甘泉学生，字时贵，号明谷，早绝意仕进。今两人皆在婺源乡居。甘泉听后忙说：“洪、方两人原已有意隐居罗浮读书，你可往青霞谷择一地，盖座楼房，以便他们来住。我明天派人往婺源一行。”

翌日，甘泉便与蒋信一行人游览罗浮山。这就是被道教称为“第七洞天”和“第32福地”的南国名山，方圆260多平方公里，有430多座山峰，18个洞天，近千名泉。山势巍峨，风光无限。甘泉偕蒋几人，夜宿朱明，白天漫游于青霞，泉源黄龙，紫云、朝元诸洞，赏玉女、老人诸峰，访梅花村，踏酒田。有日蒋叔英、周自正、谢振卿三人，午后犹攀登飞云顶，天黑



不能回，夜宿飞云顶上。甘泉与蒋信整夜挂念。次日平安归来。甘泉高兴壮其胆识，欣咏《壮蒋叔英冒夜偕同周自正、谢振卿登飞云顶》，诗云：

薄夜师归不肯从，昏黑七圣皆迷踪。久倚门闾望不至，恐陷虎口蚘腹中。岂知壮志直前去，穿贯兽穴飞云峰。三生笑坐三生石，眼轻四百归鸿蒙。蒋生蒋生真士雄，踏碎五岳成虚空。

日子一天天过去，山中景色也变得绿肥红瘦了。蒋信意欲告归，甘泉兴犹未尽。作《同督学蒋道林、罗国子一泉二蒋生叔英本学游罗浮道中，短歌因致久留之意》云：

前年与君登祝融，今日共上飞云峰。我年逾八君望七，如此嘉会能几逢？朱陵朱明本一天，风花雪月将无同。愿君且莫动归念，无穷花鸟在春风。

蒋信几人深领甘泉老师情意，奈何世间无不散之筵，时近端阳，蒋信一行回武陵去了。不久，洪桓、方瓘携二三仆从，来到罗浮山。甘泉忙把二人让入新建的“二妙楼”居住。日夕与洪、方谈诗论文于青霞洞间。青霞谷在朱明洞西侧，岩谷开朗，泉石映带，中间有一冈峦耸起，形若青虾，土人俗称青虾洞，文人雅谓“青霞”。时有李时行，字少偕，番禺进士，官至主事，遭同事攻击，拂袖南回。入青霞谷编茅筑室以栖息，因自号“青霞子”，常游学于甘泉、泰泉两家门下。又有甘泉弟子冼桂奇，字奕倩，号少汾，南海进士，官工部主事，因逆首辅夏言，辞官归里。奉母亲入居罗浮青霞洞，师事甘泉，后建有冼桂奇读书堂于此。又有罗浮人，周坦，字仲履，号谦斋，嘉靖二十五年举人，亦在青霞洞受业于甘泉门下，甘泉细询周坦学识，惊曰：“理洞奥窅，学透根宗，如此者世可多得哉。”后出仕为县令，所以说青霞洞是继朱明之后，甘泉在罗浮山中又一个教学基地。

洪垣早年与甘泉游罗浮，见玉女峰下黄龙洞山水俱胜，即

与甘泉商定在此建“四贤祠”，纪念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先贤周敦颐、濂溪，李侗、延平，罗钦舜、豫章，陈献章、白沙。

甘泉的弟子庞嵩，字振卿，号弼唐，南海人。嘉靖十三年举人，17年便上罗浮讲学，筹建黄龙洞书院，嘉靖十八年秋建成“弼唐书院”，岩刻“八卦石台”，在此石下刻“广而非旷，高而飞迁，仰察俯视，发哉鸢鱼。达观岩嵩题”的21个楷书大字，又修洞门，凿路云路。甘泉与洪、方对庞嵩早年的力作十分赞赏，因此在祠侧又建“行窝”，以便作来黄龙洞游览或讲学时居住。甘泉因作《黄龙旧作》云：

飞云万丈阁空蒙，一枕横交四百峰。

春景醉人归不得，欲离烟火住黄龙。

甘泉贪恋黄龙洞景色，“行窝”建筑期间，又来察看，作《度黄龙登天华视四贤祠行窝之筑》诗云：

双眺银河落九天，合流隔断彩云边。

天华别在黄龙上，两栋茅椽一缕烟。

诗写行窝景色，带伤今悼古意。南汉国暴君刘铉，曾在黄龙洞筑华丽的天华宫殿，未及居住已做了宋兵俘虏。今天华宫已与南汉国同样消亡。在昔日“歌舞台”石壁上，甘泉用苍劲有力的书法写下“黄龙洞”三个大字，后人凿成摩崖，刻“湛若水书”下款于此。

洪垣、方瓘居罗浮一段时间后，亦回婺源老家讲学去了。后洪垣家居40年，至90岁去世。

自湛甘泉开辟朱明洞讲学以来，相继上罗浮读书、讲学者日众，方献夫在金牛，黄泰泉在泰霞，庞弼唐在黄龙，叶纲斋居石洞，罗浮山成了宣扬儒家理学的名山。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民间讲学、办学事业的发展。

接着又有番禺进士王渐逵（字用仪，号青萝先生，授刑部主事，仅为官三载，即告归），从甘泉讲学罗浮山。时甘泉清瘦



的脸庞，白发银须，常手执一卷，坐洞口石上读书，人们看着大有飘然欲仙之态。故讲学山中的学者黄佐（号泰泉）在青霞谷写《赠甘泉诗》云：

青霞谷中飘紫烟，谁其栖者甘泉仙。

云边放鹤啄瑶草，雨后呼龙种玉田。

梅花不作翠羽梦，薤叶细写朱明篇。

冲虚作雨星为枕，晚来同话羲皇年。

嘉靖二十五年，81岁的甘泉讲学大科书院，闲中仍沉耽游山观水。他在山中除办有在大科、天阶、云谷书院外，在山上还建有烟霞隐居、云端书舍、玉岩精舍等闲址。日常生活中无拘无束，随遇而安，故能健康长寿。

秋高气爽，又是重九登高时节，甘泉带着何宗远、张廷文、霍尹先、周自正、郑孔新等六位门生，并邀云路各村16位村民父老、1个儿童等一行24人，携带点心、水果、烧酒，去登大科峰绝顶，见日台。在此台中可观日升日落，夜眺羊城万家灯火，俯视山下平田千里，河涌交错，烟村错落的如画江山。师生们引吭高歌，村民也呼啸狂歌，开怀畅饮。甘泉非常兴奋，把盏临风，高吟《大科登高诗》云：

九月携壶上大科，天歌一曲宣天和。

浴沂六七惟童冠，孰与诸贤父老多。

重阳纵饮，兴犹未尽。三日后又带周自正、郑孔新、谢振卿等生徒，扛着木梯，往玉廪峰（俗名饭盖冈）攀“仰辰台”。此台是峰顶一方大石，是仰观天象的好地方。甘泉命人修饰一番，题刻“仰辰台”三字，作为朝圣的象征，表示自己身处江湖，仍心怀君国之意。题《丙年九月十二日新定仰辰台，同周自正，郑孔新，谢振卿板脐^①登望，浩歌而归》，诗云：

^① 板脐：即木梯子。

仰辰台上仰辰游，一曲歌声彻九州。

感得圣恩深似海，外臣早许作巢由。

嘉靖二十七年，甘泉在西樵山炳霞洞写成《非老子略序》一文。辨明道教的经典著作《道德经》一书，不是老子本人创作的。

湛甘泉精于书法，能写大字，更学得白沙先生用茅草根自制的笔，独创茅龙书法，写出的字体奇气万丈，峭削槎丫，自成一家。甘泉亦学得茅龙字体。他在南京时曾在燕子矶写“天空海阔”四字于绝壁上，旁一诗云有“新秋窈窕题诗还”句，还有在梅关、五仙观、南海神庙浴日亭的碑文，更成为后人争拓的范本。甘泉的学生郑孔新也酷爱书法，常向甘泉请教书写技巧。甘泉便把写字的心得，凑成一诗以示孔新云：

孔新爱我字，字者心之画。心苟有神妙，不画亦自得。由画以得心，立造神妙域。氤氲初沫时，太和未鸟迹。吾欲斩茅根，同子坐端默。

嘉靖三十年底，时已 86 岁的甘泉，又在西樵山白云洞上唐村，向张氏人家买了块地，用来建书院。如此高龄仍醉心投资教育，其精神确令人钦佩。

开基建书院时，村父老谓甘泉，此地旧有崔丞相一碑文。崔丞相即崔与之，与甘泉同是增城人，崔湛两人生活相差五百年，是前缘还是巧合呢？令人费解。甘泉即题《上唐庄旧名盘龙山，村老云崔丞相有碑一通，喜而赋此》：

丞相龙山片石悬，偶来卜筑定前缘。

云卿千里从徐孺，旷世相知五百年。

嘉靖三十三年，庞嵩年仅 53 岁，毅然从云南曲靖府知府的任上致政归来。到天关复拜甘泉门下。甘泉知弼唐资质、品行、学识甚好，众门生中很少比得上他的。即命庞嵩掌管天关书院。

甘泉门下弟子甚多，知名的如臧应奎，字贤征，长兴人，



第十一章 功成身退

讲学名山

正德十二年进士，官礼部主事；唐枢，字惟中，归安人，嘉靖五年进士，官刑部主事；钱薇，字懋垣，海盐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官行人，礼科给事中；吕怀，广信永丰人，与洪垣同年进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太仆卿；吕柟，字仲木，别号泾野，高陵人，正德状元，官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吏部事。还有何迁，字益之，德安人，官南京刑部侍郎；汝南，字子木，嘉靖十一年进士，南京工部右侍郎等等。但这些人多为官或致政外省，所以庞嵩是主天关讲席的最佳人选了。所以甘泉说：“吕泾野在北，庞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谓不孤。”天关书院得庞嵩掌讲席，名声更广，当日羊城学者，以得入甘泉之门为荣幸。当时有一布衣简翁，年百零三岁，尤问学甘泉，要执弟子礼，甘泉不受，请他上忠爱堂，以宾客安排其座位。这时甘泉已年 85 岁，人称为“三达之尊”，犹礼让一布衣，确是有道德风尚的长者。当时还有瑞鸾，号养真，82 岁；黄民准，号慎斋，81 岁；吴纯，号藤川，80 岁，同拜甘泉门下，甘泉称他们为“三皓”，作歌云：“养真慎斋与藤川，三皓同时及我门。”还有天关教授袁邨，也 70 多岁了，与慎斋同注甘泉《心性图》书。一堂之上，老师、学生皆白发苍苍，有人把此情景绘成一图画，名曰《师弟六皓图》，一时传为佳话。甘泉官至上卿，所到之处，建书院，置学田，以办学育贤为己任，将其生平之学识，极力传授给后学，真不愧为一代教育宗师啊！

第十二章 晚景馨香 瑕难掩瑜

甘泉致仕归来的二十年间，他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教育事业上。其间春居罗浮，夏居西樵，秋居天关，冬居甘泉都，两上衡岳，南下崖山。表面上似是游览山水名胜，实际都是为办书院，讲学育才而奔走。始终坚持以兴教育贤为己任，乐此不疲。但他不是个苦行僧，也不是离群脱俗、孤芳自赏的人。他常“以自然为宗”的哲学思想，面对现实，面对世情随遇而安，也做了些世俗的事情，故能安享晚年。

如他归来第二年，就倡议重修沙贝村湛氏始祖的坟墓。湛露生前官至广东道德庆路总管府治中（相当今地区级的副职），致仕后定居沙贝村，去世时家中只有二子五孙，所以他的墓葬是很简朴的。到了七世裔孙甘泉，官至上卿，甘泉的祖父湛江，父亲湛瑛的坟墓，早已按赠封礼部尚书的规模安葬。如不重修始祖茔墓，是说不过去的。但有钱重修，也须全族同意才行的，这么一件族中大事，甘泉及时办好了。把湛氏始祖墓修得颇有规模，立上新墓碑，碑文下款书“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三充会试司考官，奉命册封瑞昌王副使，封安南国王正使，赐一品服礼部尚书裔孙若水等修。明嘉靖二十年辛丑十一月初二日”等文字。这在当日确实是为祖先及族中人增添了荣誉。

这期间，甘泉又为其外祖家，西洲陈氏大宗祠，新墩村陈氏祠堂题写了大门的匾额。

新塘有个传说，谓湛甘泉致仕归来后，建尚书府、钓鱼台



时，围海筑堤，而建成新塘圩的。此说不算空穴来风，但也不是很确切的事。沙贝村新塘圩这块风水宝地，上古时代确是一方烟水迷茫的大海湾，东江就是经此汇入大海的。海湾中分布着不少礁石、小岛屿。因年深日久的自然造化，上游中下来的砂石、淤泥，不断淤积成陆地。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有先民到此栖身，建村落，辟耕地，围塘养鱼，逐渐建成了13个村民聚居点（坊），而形成沙贝村。沙贝村实创于残唐五代兴于宋，至元初已有13坊族倡长的建制了。

尚书府、钓台兴建时，在府前围海修筑了个有六七十亩水面的“三墩塘”，塘的东堤建有二座石拱桥，西南角修了座石拱桥，方便村民出入，形成一方风景优美的环境，这才是甘泉时修建的。

后来人们在“三墩塘”至石岭之间，西湖塘、甘涌口、沙园街的南面，又围海建成“圩大塘”和“沙园塘”。“圩大塘”占地有七八十亩，三面临江，舟船往来，交通方便，东西两涌又是船艇停泊避风的好地方，人们便在堤上搭草棚，建店铺做买卖了。所以说“圩大塘”的四面堤埝，成了新塘圩的主要街道，以方位命名东街、西街；南面临江的称正街；北面与“西湖塘”相隔之堤，是古人遍植水松树抵御东江风浪的，因名“水松埝”。后来江边不断淤积成陆，正街南面又添了条“下街”，往东联通“庙墩”、“元冈坊”的地方添了“东成”、“南胜”两条小街。新塘圩实际是因塘成圩的，人们便名为“新塘”，这已是明末清初的事了。首次记载“新塘圩”名字的是屈大均《广东新语》一书。所以说新塘圩的创建，与湛甘泉无直接关系。仅受他围海筑“三墩塘”所推动和影响而已！

嘉靖二十四年，增城县学宫的正殿——明伦堂重修后，县教谕廖如嵩、训导崔时敏即派秀才黎鳌、顾士嘉、黎化等人，到天关书院请求甘泉为明伦堂写篇颂文。“明伦堂”是宣扬儒学

的神圣场所。其匾额、颂文必须是本县德高望重的宿耆鸿儒执笔。甘泉受邀为题书《增城儒学明伦堂颂》。颂文署名“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国子祭酒，翰林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赐一品服湛若水书”，“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吉，知县事何天禄，主簿凌友庠立石”。

是年十月，是甘泉八十华诞，时他归粤讲学已五年了，是位德高望重、门生故吏满天下的长者。故到尚书府中为他祝寿的人，络绎不绝。祝寿诗词、文章甚多。东莞万江人、致仕官员梁亿钟所写的《寿甘泉尚书八十》一诗，详细记述当时令人仰慕的盛况，诗云：

瑶池宫中何所有？琪花瑶草自光茂。内有蟠桃万岁枝，六千一度真奇秀。玉堂金马旧主人，却逢王母西来寿。昔年折桂游蟾宫，文章璀璨齐朝柳。唾壶错落聚珠玑，彩毫恍惚连牛斗。文河卷雪走龙蛇，学海飞涛起蝌蚪。归来高卧几度春，寿域适逢九九。神仙驾鹤举霞觞，玉女云鬟妙吹奏。捧将玉露调金丹，摘取松花酿春酒。簪纓斑彩满阶前，朱门珠履如云辇。皇华使者乘骢来，特遣存公安乐否？衣冠赫奕路辉煌，翠帆锦毂相驰走。我来上爵颂南山，获从梓里诸绅后。祝言甲子不记年，愿与天地长且久。

诗词以洋溢的热情，歌颂甘泉一生业绩和祝寿的热闹场景。

这年甘泉的第二子柬之，升授南京前军都督府经历司经历之职，是“从五品”官了。十二月初二，世宗敕封柬之为“奉直大夫”。柬之的生母李氏，妻子彭氏为“宜人”。甘泉的侍妾和儿媳都成了朝廷诰命，湛府更添华贵的气氛了。可见有关甘泉因出兵安南问题，与世宗意见不合而失宠的传说失实。

甘泉优游林泉，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本是很快活的。但任何人也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际遇，次年夏秋之交，他在西樵山“烟霞隐居”内，却生了场大病，一时痰火攻心，几濒气绝。



自感生命将要终结了，带病写下首《自挽诗并序》云：“丙午七月十一夜，在樵痰火大作，几绝时，灯下据案述此。”

入山取樽随，为待终焉翁。翁年八十一，三万化日中。即尽亦已足，无复介心胸。时闭烟霞关，慳不与人同。今归天堂土，骨肉等蒿蓬。毁誉满天下，同时并成空。但恨在生时，所志未由从。为子未尽孝，为臣未尽忠。致君本无术，为民没成功。毁方愧瓦合，直行悲途穷。今则誓长往，聚散大化工。天道尚去来，人理有始终。何哉失声哭，虑师迷去踪。贤者或筑室，送客各西东。

甘泉高年病危时，自料将死，犹能写诗自悼，正确对待生死和毁誉，检讨生平为父母尽孝，为君国尽忠做得不够，为民办事犹未尽力，真不愧哲人风范。正因为胸襟开朗，置生死于度外，身体很快得到康复。便下西樵山回到天关疗养了。十月当他 81 岁生日时，又有 30 位学生为他祝寿。师生欢聚一堂，开怀畅饮，筵席间甘泉踌躇满志地写下《自寿且酬三十子寿觞》诗云：

生年八十一，八十能知非。秋瓜未脱蒂，多年亦奚为。所幸男子身，聪明无损亏。又幸生中国，四朝全盛时。收身自卿相，归来学鸱夷。朱明与朱陵，洞天所随之。挈家入烟霞，永谢世危机。又幸得其门，入室似有期。自兹超六合，无论到期颐。诚与诸贤约，且作廿年规。

甘泉自幸出生中国，经历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以卿相收山，遨游罗浮、南岳，家居西樵，像春秋时期越国大夫“鸱夷子皮”范蠡那样泛舟五湖，这是值得自傲的。

也是在这年，甘泉的学生李春芳考中第一名进士，这给已致仕的甘泉一个很大的精神安慰。李春芳，字子实，兴化人。后来历官礼，吏部尚书，嘉靖四十四年以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甘泉去世后，洪垣整理出版《甘泉文集》时，李春芳为写《甘

泉先生文集序》有称：“……白沙陈公……为一代儒宗。吾师甘泉湛先生早游其门，独得其传。乃与阳明王公日相讲明绝学，振作斯文。而王公语人则曰‘致良知’，先生语人则曰：‘随处体认天理。’夫道在人心，昭明洞达，靡所不贯，靡所不烛，舍天理非良知，舍随处体认，非致良知。盖道一、言一而教，亦一也。余尝亲炙门墙，而聆警欬。忆自牛渚钱别，羈迹仕版，仪型日远，趋步无由。惟奉六字心诀，日与周旋，若将终身焉！”序文流露出李对甘泉眷恋之情，把“随处体认天理”六字作终生受用也。

嘉靖二十八年，84岁的湛甘泉，不幸乐极生悲。十月，他的长孙敬先，年仅17岁猝然病逝。实令甘泉万分悲痛。敬先的母亲黎氏，生母张氏，守寡多年，唯一的独根凋谢，自然悲愤欲绝，新婚不足一年的妻子何氏，更是痛不欲生，无奈身上已为敬先怀下数个月的胎儿，只好忍痛度日。不久为敬先生下个遗腹子，取名寿鲁，总算给甘泉一家带来点安慰。

嘉靖三十年春节，喜有个近一岁的曾孙，正牙牙学语，甘泉沉痛的心情稍为平静一点。中国人历代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对传宗接代的事看得十分重要，都想看到子孙繁衍，宁可苦了自己，也不愿儿孙受苦。甘泉也莫能脱俗。

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朝廷授湛柬之任广西太平府知府。柬之接旨后，即交待南京前军都督府经历司的事务，偕妻子一家离京回粤。他8岁离乡，随母亲到南京，一直没有回过老家，所以这次赴任前，首先急于回沙贝村看望父母，并将从未回过家乡的妻子彭氏和14岁的儿子光先带回老家定居。

柬之一家人回到老家时，尚书府上下欢腾，甘泉喜笑颜开，沙贝村人也视为一件大喜庆事。不简单啊！才过而立之年的柬之，已官拜知府，古代称为受俸二千石的太守了。所以祭祖、会亲，确实热闹一番了。



哪知祸福无常，乐极生悲，柬之因长途跋涉归来，已辛劳过度，在家中又应酬一番，时逢夏暑，感而生病，虽经名医救治，无奈药石无灵，年仅 33 岁便过早地病逝了。尚书府内顿时乌云压顶，哀嚎之声响彻云天。李氏、彭氏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86 岁高龄的老尚书，虽少经丧乱，饱览兴衰，在这突发的沉重打击下，也不禁老泪纵横，抱孙哀号。

更不幸的是，次年十一月，年仅 28 岁的来之，又突然病逝了。甘泉三个儿子，都不幸先甘泉而去。白头人送黑头人，实是人生最悲痛的惨剧，来之的妻子霍氏，结婚以来从未生育。侧室梁氏时已怀孕在身，尚未生养。经族中人推荐，由湛氏长房湛日东的次子天润入继来之，守丧礼服。此时，老眼干枯的甘泉，已是欲哭无泪。蒯氏把来之自幼养育成人，年事已高，遭此失子之痛，由此一病不起，拖至次年八月，也去世了。

蒯氏自小入湛家当丫环，奉侍太夫人，又侍候甘泉 40 年，自袁氏夫人去世后，主持家政近 30 年，在尚书府内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主妇。故甘泉特为她成服祭奠。五年间，湛府内连丧四位重要成员，而且三个是青年早逝的。这对一家之长的精神打击确实沉重不堪，幸得甘泉深明哲理，能理智对待，才挺过这段凄风苦雨般的岁月，终于又见到家中柳暗花明的新景象。

甘泉的三个儿子虽过早地去世了，幸有三房儿媳妇贤惠、清心寡欲，诗礼持家，一心一意哺育着第三、第四代子孙的成长。后来，甘泉有三个曾孙子中了举人，一个郡庠生，四个邑庠生，使甘泉家族又出现了功名鼎盛的新局面。

更兼来之的继子湛天润，字貌卿，号莲樵，岁贡生出身，官国子监学录，升广西平乐府通判，成了六品官员。天润致仕后，长居天关书院讲学，继续宣扬陈湛学说，活到 86 岁高龄。天润是受甘泉晚年悉心教育成长的，因他是来之继子，在尚书府中，凡事以忍让为高，专心读书，所以甘泉十分欣赏天润的

品德，特建“千忍亭”于府内园中，并亲写《千忍亭诗》云：

昨宵有好言，喜我润孙贤。公艺百忍字，吾且以千焉！鸿炉锻顽铁，千炼千精坚。自兹化有容，习惯成自然。犹闻忍禅师，引虫啗其肩，忘己不有身，何物横吾前。才石告后裔，遵此无愆尤。

天润得祖父循循善诱，故终于学业有成。

嘉靖三十四年，甘泉的门生又为他祝贺 90 大寿了。祝寿诗文甚多，其增城门生张潮为之汇集，并作《寿大司马甘泉湛先生九十序》文称：“……先生既九十，其勤无倦瑰意，琦行匪夷所思，犹鸟之凤，鱼之鯤也。大斯至矣。是故迈三寿之作，朋备五福之脍用异哉。或人始悟之曰：‘子谓先生之寿，寿于道，道老万世无弊，可以祝矣’。”

甘泉亦为自己的生日作《自吟》诗云：

九十东溟一老翁，扶胥歌罢水连空。

世间不管乘除理，月落潮生收钓筒。

此诗反映出甘泉一生始终坚持“以自然为宗”的学术思想。功成名就，桃李满园，且享九十高龄，自寿作诗，无半点自矜之意，发出的是天籁之音。“扶胥”即“扶胥古渡”，是广东古代的对外通商口岸，又是南海神庙所在地。东与沙贝村毗邻，南对珠江口，故云“水连空”。

嘉靖三十六年，92 岁的甘泉喜抱玄孙了。欣作《丁巳正月十二月抱玄孙》诗云：

我年九十二，为人祖高祖。正吉抱玄孙，天光临正午。性情不呱呱，面目已靖好。我若跻舜年，见尔志于道。立此从心根，生生不逾矩。

这玄孙应是长孙敬先的儿子寿曾所生的。九十多岁，犹想见到玄孙成长，真够天真。这是甘泉遗留下的最后一首诗，此后再无诗面世了。



嘉靖三十八年，94岁的甘泉，还要到龙门县龙潭书院讲学。陪同他去的门生钟景生已72岁，张潮已73岁了。开讲时，堂上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翻开书本，引经据典地发挥议论，讲解文章，讲声犹响亮如青壮年，人们都视为异人。

此时的湛甘泉已是被学术界公认为“昭代真儒”的儒家理学巨匠。犹时时恐有不足的地方，命人在天关书院门外挂个木桶（意见箱），要求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以便虚心接纳，探索新知，真是个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的老人。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甘泉又萌生游兴，寄书新安，约远在江西的门生洪垣陪他去游武夷山。洪垣接信一看，又惊又喜。喜的是老师95岁高龄，犹想登山涉险，身体一定很好了。惊的是如此耄耋的老人，千里奔波，不是闹着玩的，即连忙动身，绕南昌，溯赣江南下，准备取道南安入粤。

四月六日，甘泉在广州禺山精舍出坐堂中，与诸学子澄心默坐，讲解《易》经的经义，久之而退回休息。十九日学生发现他的病状已深，二十日坐着渊默自定，沉着调节呼吸。二十二日命家人为他沐浴后，敛衾安卧床中。当时有学生罗一中、钟景生、康时聘、冯望等守侍身旁，甘泉执一中手较久，似有祈望惜别之情，又用手在腹部画写“正”字，随于傍晚戌时寿终正寝，一代哲人，凋谢于禺山精舍，享年95岁。

洪垣应邀而来，赶到南安时，已闻到老师甘泉的讣告，便匆匆赶来广州奔丧。

当晚钟景星一面先命人往天关书院向庞嵩报信，随命人分赴沙贝村等地向甘泉的几位孙子和诸亲属报信。甘泉享年高寿，三个儿子，长孙都已去世，有些孙儿、曾孙居沙贝村，天润在南京国子监，恭先虽随母亲居广州湛家园，但这时只有七岁，所以一切丧事皆由庞嵩主持。

庞嵩承担起甘泉的善后事，即命人进京，向朝廷报丧；然

后向各个书院、各地门生弟子分发讣告。随之命人收殓老师遗体，先行把棺柩暂时安放在白云山白云书院内，以候朝廷旨意。又遵照甘泉生前选择的墓地——增城县清湖都天蚕岭，命人按朝廷二品致仕官员的墓葬规格施工修建墓场。好在庞嵩处事干练，很快就把有关事情办妥。来来去去，一等就三年，至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庚午日，明世宗朱厚熜才下旨，遣广东左布政使杜拯前来祭奠，世宗的《赐葬敕谕》称：“谕葬致仕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卿明时耆德，岭海鸿儒，抗志典坟，格司职守。回翔近列，克效勤劳。望重两京，位跻八座，慎以终始，完节全名……”敕谕给以甘泉完美确切的评价，是个很好的盖棺定论。

朝廷赐葬后，即于十月二十五日将甘泉遗骸从广州白云山归葬增城县清湖都天蚕岭。由其门生原曲靖知府庞嵩主持安葬。洪垣为写《甘泉先生墓志铭》。甘泉的身后事，至此告一段落了。乡间有“甘泉死后，七路出丧，葬七座墓”的传说，实是痴人说梦。试想一个退休 20 年、95 岁的老人，而且子死孙幼，丧葬皆由知名的学者门生处置，还有朝廷礼制所限，有此铺张之事吗？“七座坟墓”之说，实乃张冠李戴，甘泉的祖父，父亲皆赠封礼部尚书，又有他母亲的墓葬，西樵山、罗浮、南京都有其学生修建的衣冠冢。就这样以讹传讹，甘泉之墓自然多了。

庞嵩确是主持甘泉丧事的最佳人选。当然钟景星是追随甘泉时间最长、忠实可靠的一位重要弟子，但他在学术的研究成就、资历和声望上都不如庞嵩。其余不少重要门生如洪垣、蒋信、唐枢、钱薇、吕怀、何塘、李春芳等皆在外省为官、讲学，自嘉靖三十三年，庞嵩在云南曲靖府知府任上解组回乡，到天关书院讲学，甘泉已有意将承传陈湛学派之事，托付庞嵩了。昔日陈白沙先生临终前将江门钓台作衣钵，托付甘泉执掌。在天关，甘泉又将他日常使用的一顶蒲葵笠作衣钵，授予庞嵩。这顶蒲葵笠是甘泉一个新会友人，用竹篾、葵叶精心编制的竹



笠，送给甘泉，作登山涉水遮阳光挡风雨之用。它已成了甘泉出外的一个独特形象，所以众门生都十分珍惜这顶竹笠。

庞嵩果然不负甘泉之托，甘泉去世后，庞嵩为老师守孝三年。并掌天关书院讲学二十多年，每年四月，番禺陈其具，号唐山；东莞林烈，号艾陵；南海刘模，号素予；何维柏，号古林；霍輿瑕，号勉衷（霍韬子）；顺德岑万，号蒲谷；及黄莱轩、邝五岭等人，大集天关，为讲《易》之会。

王、湛去世后，两家有些弟子各执师说，争论不休。庞弼唐认为，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阳明之所谓“致知”。与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无二旨。皆由弼唐为之会通。两家弟子多诚服弼唐。甘泉讲学于广东各地的弟子，每逢朔、望，多到天关请教于弼唐。所以说陈白沙选择了湛甘泉，甘泉选择了庞弼唐为其学术上的继承人，实在是知人善任的。

嘉靖四十三年，增城解元、进士胡庭兰为人刚直，有功得不到嘉奖，反遭权臣倾轧，谪调贵州，愤然辞职回乡，知甘泉已死多年，同邑先贤，恨从未见过一面。特作《祭参赞大司马湛甘泉翁文》祭奠，以表景仰之意。

嘉靖四十四年，洪垣整理刻印《湛甘泉先生文集》，由甘泉的学生、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参赞机务的李春芳作《甘泉湛先生文集序》。

甘泉去世后八年，明穆宗朱载堉即位，改元“隆庆”，十月二十二日下《赠湛若水诰命》称：“……特赠（若水）为太子少保，谥文简。”由此，后人撰写有关湛甘泉的文章，就多了个“湛文简”的称号了。同年，由甘泉的门生、吉水状元罗洪先作《太子少保湛文简公墓表》。

道高毁来，德修谤兴。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使不少贤人、

先哲蒙受身后不白之冤，湛甘泉身后也无法避开此劫。历史上的湛甘泉是个理学名臣、学者、教育家。搜遍有关史料，皆无劣迹记述。民间传说甘泉的形象是不佳的。究其原委，有件很重要是甘泉为了办教育，他所创建的书院都置有学田，以田租维持书院运作。为救济族中穷人，又设立大宗、小宗义田，当然还有自己的田产，这三宗田地人们都视作甘泉的田产，自然他的租佃户就很多，如建国前，新塘周边有不少耕仔村，现东莞麻涌还有一大片耕地名叫“湛沙围”。收租面广了，下人难免有狐假虎威、催租勒索的，必然引起受剥削者的怨恨。其次是湛氏族中，历史上做官的人多，自然遗留下坟场就多了，而且占地过多。墓地之争更多结怨于外姓人。再者自明代至建国前，沙堤乡新塘镇掌权的以湛氏人居多，其中自有些是土豪劣绅，历代结冤结怨的也是不少的，这些恨怨无处发泄，都算到湛甘泉头上，便在村前社后，编排故事来毁谤甘泉。

污蔑湛甘泉影响较大的传说有：

一、谓甘泉曾为奸相严嵩的《钤山堂诗集》作《序》，有党附权奸之嫌。这是一宗大冤案，从明清至民国初年，早已有许多学者，先后撰文为甘泉辩清是非了。因为甘泉名满寰区，官至上卿时，严嵩还未得志。《明史》亦无记述甘泉与严嵩有往还之事。甘泉致仕归粤五年后严嵩才入阁，八年后，严嵩杀害了首辅夏言，才开始玩权朝中，为非作歹。这时甘泉已八十多岁，难道还会去趋附严嵩吗？况且他早在任七品翰林编修时，尚不肯附和皇帝的“大礼仪”，此时还有什么可畏的呢？假如是这样，归粤后又怎会有那么多的知名学者，致仕官员拜甘泉门下呢？他的门生，如状元罗洪先、李春芳还会为撰文、作《序》歌颂老师吗？所以早有人指出，这是严嵩的奸党假湛若水之名写《序》，以抬高严嵩的身价的。

二、谓甘泉致仕归来，筑钓台于东江畔，是用来“拦婚截



嫁”的。凡婚嫁经此的新娘子，都要让他享受“初夜权”。有次拦着东莞袁崇焕的孙女（另有说三边总督叶梦熊的孙女），而受到严重的处分。真是痴人说梦，一个 80 岁高龄的高官学者，会像土匪恶霸那样，去干这身败名裂的坏事吗？况且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1584 年）才出生的，这时甘泉已去世 24 年了。即使袁崇焕有孙女出嫁，也应发生在清朝时期。再说惠州叶梦熊是甘泉去世后第二年始考中进士的，又 31 年后才任“三边总督”。这种“关公大战方世玉”的谎言，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识破的，其目的意在民间诋毁甘泉的形象。

甘泉纵使深明“随处体认天理”之道，也是无法预测自己的身后事，正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幸好湛若水是个历史人物，其生平事迹，国史、地方文献都有记载，真实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正所谓“瑕不掩瑜”，是美玉，终会发出光彩的。

附录

(一) 朱明洞记

湛若水

甘泉子，弘治丙辰同李世卿与诸子游博罗。因曾子鲁、胡子学造冲虚观，历大小石楼，以览黄龙诸胜。辛酉，偕赵元默由增江而入经梅花村，以宿冲虚观。亟以书报曾胡二氏，黄时卿氏来会焉。求古所谓朱明洞者而卜筑焉，以为退居之地。朱明在冲虚观之后，左倚虾蟆玉女诸峰，临以飞云之顶，右挹麻姑峰，诸秀掩映，流水虢虢，绕洞前而出。冲虚有大石刻，曰朱明洞者，当其前，盖古迹湮没已久。人所不到，极幽邃之处也。于是亟令人伐木剪荆，定卜焉。栖霞道士李以贤曰：吾等当力为之。于是内为寝者五间，前为堂者五间，又前为门者，如寝室之数。两廊翼之者八间；缭以周垣，引泉入于厨。经始于丁酉之冬，迄工于戊戌之秋。张千总世武视工焉。

又诗：卜筑朱明西，乃兼朱明东。东西如日月，天地留元同。何以爱东洞？虾蟆起青空。何以爱西洞？麻姑秀芙蓉。朝日未出时，先见东海红；新月欲吐夜，座待西岩中。日月互来往，吾以观无穷。

曾焕章按：所谓朱明两洞者，当是以涧水东为东洞，涧水西为西洞。……其青霞谷之精舍，有楼曰青霞，叶化甫尝与客会于此，有青霞楼宴集诗。汤若望罗浮赋序，所谓“夜火青霞谷口，有湛公楼七槛，仙鼠居之”。欧桢伯游记所谓“湛氏石阁岿然可登”者是也。……然今已废为田，余每游谷中，犹想见



其楼外清池，荷花万柄也。

（二）乞上下一心同济圣治疏

湛若水

翰林院编修臣湛若水谨奏为上下一心同济圣治事。臣，近观进忠言者，或斥奸邪之恶，或规圣政之缺，皆蒙圣德包容，未见绎改至论。近幸犹然优闲，未见忧悔夫是。二者盖未知利害之相关，是以不能痛切而猛省也。臣得以近事明之陛下。龙飞水国，习知舟事，请以舟论。谚云：同舟共济，岂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治乱安危未有津畔，犹济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犹大舟之舵也；公卿贤士辅导之臣，运筹指方，犹夫舟之有长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犹夫篙师榜人为之左右也；内臣外戚，犹夫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实为邦本。犹夫君之宝货在载也。故附舟之人与宝货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在舵之弛张；舵之弛张在长年三老之操纵，而篙师宣力与否也。故舟危则凡在舟者无不危；舟安则凡在舟者莫不安。夫人孰不欲安？而终不免于自溺者，盖有恃宠坏法以败人国家，如同舟之人凿舟而破之，自以为安而鲜不先溺。有如先朝之迹而不知鉴也，可谓智乎？故欲济中兴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莫若亲辅导知学之臣；欲不间辅导知学之臣，莫若左右仆从勿用匪人而已。故一正君心而万化具理，此理也。谚云：同行同命，君臣上下以之。今陛下不急亲儒学之臣，不闻正心之术，乾刚未奋，宰制不施，初政渐不克终，近习渐为蒙蔽，天戒屡见，不实修省科道，大臣交章未或举行。臣恐如舟之舵渐弛矣！左右亲信之人，蛊惑上心，不引以声色，则引以异教；

亲戚希无厌之赏；近幸夺法司之狱，刑赏僭差，纪纲废弛，是皆所谓同舟之人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祸者。大臣见斥，则将相继求去，如尚书林俊、孙交，百僚视之，人怀危心，是犹长年三老篙师榜人引去，而谁与宣力天下万民；谁与匡济哉！臣实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危也。伏乞陛下察同舟之义，讲学以正心，亲礼大臣，科道百僚以辅理致治。戒谕左右亲幸之人，勿使坏事凿舟以自溺。则内外臣庶，咸有济于无涯，此臣之圣愿也。臣非纠劾之官，然在以学术开导人主，诚有所见，不敢不陈，具本亲斋以闻。

（三）途中进申明学规疏

湛若水

南京国子监祭酒，臣湛若水谨奏：为应诏陈言，申明学规以广圣教事。臣为大学贤关之地，祭酒风教之首。苟非德行道艺卓为儒宗，则无以造就贤才，以辅圣治。顾臣何人？可以堪此。拜命以来，夙夜兢惕，惧不克称，以负大戾。茫乎若涉渊水，罔知津涯俟乎？若适远途，罔知要路。且行且思，求得其道。及取“监志”反复读之，乃见圣祖神宗睿论良规，浩浩乎其浑然示人约矣！秩秩乎其灿然示人博矣。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以言乎教学之事备矣。诸所见行有不容罄，至于圣谕渊深，不无未发之蕴，良规浸久，容有玩驰之虞。臣伏睹求言之诏，敢陈一德之愚。谨条六事上闻：一曰推圣学以明道术；二曰示大公以孚生徒；三曰立邻朋以励德业；四曰视生徒以恤病苦；五曰慎升等以立劝惩；六曰署长材以备器使。盖皆修废举坠，亦或因旧为新，辄敢冒昧上



陈，期于有征可信，用臻皇极敷言之效。如蒙俞允，乞敕该部议行。本监令师生有所钦承，仰副圣明成贤至意天下，幸甚。缘系应诏陈言，申明学规，以广圣教事理。未敢擅便具本，令义男湛京亲斋谨具奏闻，伏候敕旨。

（四）圣学格物通大序

湛若水

臣若水序曰，夫《圣学格物通》何为者也，明圣学也。明圣学何以谓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夫以涵养、寡欲言格物，则格物有知行之实，非但闻见之粗矣。然则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静安虑行也。知而弗去（或作知行并进），格物之功尽于此矣。夫通有四伦焉：有总括之因焉；有疏解之义焉；有贯穿之义焉；有感悟之义焉。夫圣人之道莫备于《大学》，《大学》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至然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于格物。是格物及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物格遵循其效于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经》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物格者其本始之谓乎！宋臣彭黜年曰：《大学》之书，其节虽繁，而归其要，格致而已。张栻答曰：自诚正以至治平，固无非格致事也。伏睹我太祖高皇帝谕侍臣曰：《大学》一书，其要在修身。而《大学古本》以修身

释格至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经文两推天下国家，身心意皆归其要于格物。则圣祖盖深契夫《古本大学》之要矣乎。由是言之，圣人之学通在于格物矣。故曰有总括之义焉。凡意之事，则诚意之类举之矣；凡心之事，则正心之类举之矣；凡身之事，则修身之类举之矣；凡家之事，则齐家之类举之矣；凡国之事，则治国之类举之矣；凡天下之事，则平天下之类举之矣。辑事以从其类，取义以畅其情，故曰有疏解之义焉。刘诚意以示人于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示人于心焉，格之也；类修身所以示人于身焉，格之也；列齐家所以示人于家焉，格之也；列治国所以示人于国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示人于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于家国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贯之也。故《大学》于诚意曰好恶，曰慎独；于正心曰忿懣，曰忧患，曰恐惧，曰好乐于修齐，曰辟，曰好恶于齐治。曰孝弟慈，曰心诚，求曰恕于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恶，曰忠信，曰仁义，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于各条，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会诸心，通一无二，故曰有贯穿之义焉。是故君子之学，读诚意之事，则感其意之理；读正心之事，则感其心之理；读修身之事，则感其身之理；读齐家之事，则感其家之理；读治国之事，则感其国之理；读平天下之事，则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学之者，所以觉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而达诸万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义焉，是故读斯通者，意心身家国天下之理，皆备于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学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国天下之民得之，以会极而归极。是故圣人之学无余蕴矣。或曰诸通无格致者，何也？臣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无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赘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万物者，何也？臣曰：意心身家国天下一贯圣门，切近思之学也。然而天地万物同体无外矣。虽位育配天可也。



何别高远之求，或疑曰：真德秀之“衍义”，丘濬之“补”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应之曰：孔门一本无二之指，臣幸得之于正经。证之诸儒，仰稽于我皇祖之训者，上下千余年，而思欲效其愚见者久矣。乃今伏闻圣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诏令文臣撮经书史鉴；有关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进览。臣实欣庆圣学日升，务求典要。窃念臣旧忝词臣讲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劝学，故不揣疏愚，远自伏羲二帝三王，与夫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圣之谟烈，章采而节释之，不诡于“衍义”与“补”，而容或少有发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圣明，进德修业合一之要领。且明经文，直以格物为诸条之统会枢纽也。有随事体认之实，合孔门求仁一贯之旨，夫圣人之学，体用一原本末，远近兼致，知行并进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谨序。

（五）圣学格物通表

湛若水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昧死上言。臣伏睹嘉靖四年七月初四日邸报，该司礼监官，捧御笔旨意一道。命文臣将历代鉴书中，撮其有关于帝王德政之要者，撰直解讲。并《周易》、《诗经》、《中庸》序次联写，日遂进览。又欲将《尚书》作为文词，或诗或赋，以成一代美事，用备开写。臣诚惧诚忤，不揣疏愚，谨采《五经》诸子史，及我圣祖圣宗格言大训，疏解成帙。名曰《圣学格物通》，谨进上闻者，伏以龙兴而从云，从圣作而物，睹故上有采菲之诚，则下怀献芹之愆。上有光天之德，则下共臣帝之愿。乃感召之一心，亦

不应而僂志。在物理则固有然者。是以罔避夫位远言亲之嫌，必致其迪德。沃心之恳况乎。位有崇卑，而臣子之心则一。乃臣旧忝讲官，而忠爱之念不忘者哉！臣闻帝王之治本乎道，而道德之懿存乎心。心无事而不包，事无一而非道。惟心有所蔽，则道不见。如鉴有所尘，则明弗昭。故圣帝明王，必先务学而修德，讲学皆以治心，将达诸事业，而成其治化焉。如磨彼宝鉴，以大其光照也。盖心事合一，体用同原，虽殊途而同归，实一致而百虑。有天德则有王道，具内圣则具外王。故溥博渊泉，而时出流水，盈科而后进。沧溟之广，不外勺水而求。华岳之崇，必自卷石而累。是知万变万化，只在一德一心。故尧舜禹三圣，授受惟曰：“精一执中”。成汤文武千古相传，亦云“懋德敬止”，孔颜明博文约礼之教，孟轲示详说反约之功。夫群籍所载，皆务此本。而曾子之传，尤得其宗。故大学之书，全功在乎格物。而格物之要，其道本乎知行。知止定静，安虑相承即其功，夫意心身家国天下，贯穿乃其实地。必纲要而曰：斯张惟领摯而裔乃理。虽心有良知，不假外求。然学于古训，乃可有获。《六经》诸史，皆所以明心。而千圣万贤，必归乎穷理，总是同条同贯。那甚二本三本，念臣乃岭海鳧儒，旧忝翰林末品，以三十余年而力学，至六十之外而无闻。窃尝有得于大学之正经。自谓不诡于圣贤之中，路下契程，张至其理。乃格物之言，上稽诸圣祖论大学，在修身之训。乃于职务之暇，辄加搜罗之功。粤自帝王之经，有伦有要，爰逮祖宗之训，有典有则，辑事以从其类，取义以畅其情。因事以明其理，会理而感诸心。故一闻一见，若见决江河而前言往行，可以畜德。虽或挂一而漏乎万，可因以触类而尽其余，所以开发聪明，扩充良知，庶几为祖述献章之一助也。慈盖伏遇皇帝陛下聪明天授，孝敬神通，笃志圣贤之学。既日新而又新，期致天下之治，必会极而归极，振奋委靡之余，大弘中兴之业。仰揽乾纲，俯



补坤维，掀揭天地弥纶，宇并明日，奔走鬼神，诚振古大有为之君，实历代仅见之材也。经筵日讲，不间夫寒暑，随处用力，岂二于宫廷。故敬一有箴，洪范有序，仰仞神衷，深造圣域。犹不以能而自满，抑且以虚而受人。即与尧之清问下民，舜之好问好察，何以异哉！此臣所以不辞夫四载编摩之劳，必尽其一心，夙夜之瘁，竭精毕神，剖心戮力，而欲效愚于圣德。庶有裨于涓埃也。干犯天威，伏祈电览，僥于万几之暇，不遗一得之愚，远宗圣哲之谟，近法祖德之懿。会万理于一心，由成德而致治式。恢荡荡之德，用弘丕丕之基，如天之覆，如地之载。励无前之休烈。如川之至，如日之升。永多所之历年，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以所纂撰，《圣学格物通》一百卷，并序纂要目录共为二十八册。黄绫套袱封袭，谨随表上进以闻。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谨上表。

（六）劝收敛精神疏

湛若水

礼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谨奏；为仰体圣心，陈愚忠图国本以敦化理事；窃性皇上，幼起名藩，缵承大统。圣德威大，超越百王，孜孜图治，十年于兹矣！而皇储未建，国本未立，臣不胜惓惓，犬马之心日夜念此至切也；念此至切也；天下之臣之心，念此至切也；天下之民之心，念此至切也；圣母之心，念此至切也；祖宗列圣在天之灵，念此至切也。皇上体圣母之心，慰祖宗列圣之灵，思宗社之重，遵祖宗故事，祈圣嗣于神明，以答天下臣民之望，皇上之心亦念此至切也。输其诚敬，致竭精禋，丹心上享。而又命臣等暨百执事同致虔诚，格于神

天，休征不一应其速也。如响兆祥之机，可立至矣。臣闻天地之化，栽者培之，故雨露之施，惟气至而萌芽者得焉。夫内外交修，则神人协应，理之必然者也。皇上求诸神者既至，又当修于在己者，以为相交协应之本。所谓修乎在己者，收敛精神是也。夫二气储精而生神焉。夫精神者，天敛之以生物，地敛之以成物，圣人敛之以生盛德，而成大业。帝得之以为帝，王得之以为王，人物得之以为生育。《易》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解之者曰：“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故专一翕聚以为发生遂成之本，天地之道然也。”五行二气藏于冬也，故春得之以为生，夏得之以为长，秋得之以为成。故闭藏者所以为生长收成之本，四时之运然也。夫天地四时且然，而况于圣人乎？而况于万物乎？是则天地四时之所以为天地四时，帝王之所以为帝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万物之所以为生，遂在收敛精神而已耳。夫精神者，敛之则全，用之则散。故目交视五色，而精神散于五色耳。多听五声，则精神散于五声。心多役于百为，则精神散于百为。是以古之圣帝明王慎之以保，惜其精神焉，而不敢散。故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于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是帝舜之制作图治也。但示以欲为之志，而以耳目股肱之用，托之于臣而使翼为明听焉！夫舜不自劳役，以散其精神，保养而爱惜之，以为出治之本，化育之原，是亦体天地四时，专一翕聚闭藏之道，万物发育之理也。仰为皇上德配帝王，道合天地而制礼作乐，孜孜不倦以新一代之治，垂百王之法甚盛心也。臣愚窃虑圣心渊微，精神恐有过用，而皇嗣未立，臣愚诚不胜犬马心，故不避斧钺陈其收敛精神之说，诚愿圣明凝心定虑，



端庄静一，凡于笾豆之类付之有司，不役精于耳目，不劳神于思为，翕聚完养深根固蒂以为生育之本。夫既求诸神而又内修诸己，则神人协应而兆祥斯至，前星斯耀，亦可以立本敦化以延亿万年无疆之休，而后圣母之心可遂，祖宗列圣之灵可慰，天下臣民之愿足矣！臣不胜愿望恳切之至。为此具本亲斋，谨具奏闻。

嘉靖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进，初十日奉圣旨；这所言，朝廷已知，尔既欲朕收敛精神，更不必烦忧该衙门知道。

（七）乞恩引年致仕疏

湛若水

南京礼部尚书，臣湛若水谨奏：为乞恩引年致仕，以全晚节事。臣尝有感于宋儒尹焞之言曰：“伤哉！事君之晚也。”盖尹焞之叹，叹老而宜休，非敢忘于事君也。臣区区犬马之情，亦若是矣。臣自少孤身，父母爱惜，就学最迟，年十六而入乡校，二十二而后入府庠，二十七而举与乡。一至礼部，即以母陈侍养无人，不能离去左右，不会试者十三年，既四十矣。感于母言，起赴春闱，乙丑见录于有司，伏蒙孝庙举翰林庶吉士，读书中秘者二年有余。蒙武庙钦授本院编修，供职者七年有余。后以母故，禄不及养。因忧病自废者八年。恭遇圣明登极，下诏旁求，有司过举，复有共推帝臣之愿，钦蒙取复原职。三年秋考满，升侍读一年，升南京国子监祭酒，三年升南京吏部右侍郎，一年有余。钦蒙取改礼部，寻转左侍郎五年，而升今职。此臣所以事君之晚，而重感恩于皇上也。今臣供职于此，惴惴焉，惟恐不及，且三年有余矣。臣闻之“礼”，七十曰老，而

“传”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又谨按“大明会典”内款载，“大明令”，凡内外文武官员，年七十者听令致仕。夫用舍之宜，进退之礼，揆之古今莫不同，然岂不以七十者，精力必衰，大夫职之重，精力衰即不足以任大事。故当传致其事，以任贤能，惧癯官废职。而臣蒲柳之质，比前视听日渐以衰，齿发日渐以改，智虑日渐以短，诚恐勉强在位，不无癯官废职，以上负皇上之恩，而累日月之明，其得罪愈大矣。臣诚不胜恐惧。如蒙俞允，伏乞圣慈敕下吏部。容臣以礼引年致仕，退居山野，歌咏太平。则臣退之日，犹进之年也。为此具本，专令家人湛僮。斋捧谨具奏闻，伏候敕旨。嘉靖十四年冬十一月奏。

（八）三乞归田疏

湛若水

奏为陈情，乞恩致仕以全晚节事。臣尝闻之进贤能，退不肖者，明主之大道。进以礼，退以义者，人臣之大节。大臣与新进之士同礼而异义。同礼也，故其进必以正。异义也，故其退必以时。窃惟臣之义，前有不忍遽退而犹迟迟以退者三；今有所宜必退，而不可以不退者三。何谓前有不忍遽退而迟迟以退者乎？前此亲友或有谓臣者曰：用舍行藏，孔孟家法。今子虽居大位，食厚禄，然当可为之时，而不遂一有所为焉！则子何不早自退去乎？臣应之曰：乌得为此背君之言，且今之时与孔孟之时不同。孔孟之时，在列国犹且皇皇汲汲，畏天悲人，其去父母犹曰迟迟吾行。今天下一统，亿兆一君，去则背君无义，是犹去父母而将入于彝狄矣。况我圣明登极以来。一以人言而起臣废，复翰林院编修，经筵讲官。再升臣为本院侍读，



三升臣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四升臣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五转臣为礼部右侍郎，六升臣为本部左侍郎，七升臣为南京礼部尚书，八升臣为今职，九不准臣引年致仕，十则臣考满例，七十不引复矣，犹蒙圣恩，着臣复职。十一不准臣以人言乞休。其可谓舍臣而不用臣乎？此臣所以前有不忍遽退而犹迟迟者一也。前此或有谓臣者曰：子在孝庙、武庙两朝，曾十有九年家食，若将终身焉矣。今何为濡滞不去，是贪生慕禄也，是于泽也。臣应之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此千载一时也。臣自少读书史，见有英明特出之君，则恨不生于其时，而与辅成其治。今幸复遇圣明，乾纲独断，雷厉风行，兴礼作乐，厘正千古之谬。超越百代之王，诚大有为之君，不出世之圣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宋儒程颐言于哲宗曰：若问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陈三年有成之事，若问如何措置，期月而已。可臣即陈期月之事；斯理也。臣尝憾宋朝不能一问而采行焉。今幸天纵圣明，足以优为之。而一时贤相，足以辅成之臣，犹幸望其清光，而助其下风也。此臣所以前有不忍遽退而犹迟迟者二也！臣又闻古之有为知己死者，诚见天下知己之难，故不靳一死也。况于君父至尊，至亲者乎！臣尝进“圣学格物通”一百卷矣。则蒙圣旨览所編集，足见用心，书留览，钦此。又尝进“天德王道疏”矣，则蒙圣旨览奏，足见纯正有本之学，朕知道了，钦此。又尝进“古文小学测”九卷，其间首言辅养太子之道，则蒙圣旨，览所进小学，具见忠爱，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又中外恭传圣德，不弃遗乎旧臣，顾问屦下及乎疏远，是臣之孤立无所因援，亦与受照于日月之明，而仰荷乎天地之德。尤宜感恩而思报，异于寻常万万者也。诸葛亮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有感于知遇也。臣虽已老，不堪鞭策。然其未死之心亦若此而已矣。此臣所以前有不忍遽退而犹迟迟者三也。

何谓今有所宜必退，而不可以不退者乎？夫人情之好恶，在于异同，人事之祸福，原于好恶。昔人有言，“道学”二字，宋朝之人假以击去善类者也。顾臣何人，敢冒此名。圣明何朝可起此事。盖缘臣自少言语拙纳，有似乎寡默。不善戏耍，则有类于矜庄。遂蒙妄加以道学之名，而放达之士或疾之如仇。臣非不知触时忌讳，则凶则穷；迫遂时好，则吉则通也。盖臣之禀性大有不能然者，及臣为祭酒，不肯随时，但以收班拨历，循秩升官，则为推祖宗监规而发明之，名曰“圣谟”，衍以教人，学周公仲尼之道。如圣祖垂训诸生云者；臣不肯随俗学，将仁义礼智等名言，止以供作文字，则曰从古圣贤名言，皆教人随处体认天理功夫也。则欲监生讲明而见于体行，不过日用常道而已矣。臣悲为俗学者，教人以举业，非祖宗以道德成贤之意。而谈理学者，又专教人德业举业合一进修，其书名曰《二业合一训》。即古先王德行道艺之遗意焉。使所养即所用，凡若此者，类非窃冥难知之说也。及臣升任南京右侍郎，则旧日生徒犹来就问，臣性又不能拒人，则有类于自立门户，而道学之名；好为人师之名，遂不可辞。唐韩愈所谓众且妄推之者如此，臣之本意实非敢冒此名也。臣升南京礼部尚书，至则署于门曰：绝口不言底事，闭门深谢诸生。盖避此忌讳也。缘臣之性质既不能和光同尘，臣之德薄，又不能早自韬晦，以招尤谤。古言三人成虎，三报投杼，臣窃惧焉。此臣今所以宜必退，为不可不退者一也。《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蒙圣明知遇，黽勉十有六年，殊无分寸之劳，可裨圣治。扪心反己，尸位素餐，死有余愧。此臣今所以宜必退，而不可以不退者二也。古之壮而仕，老而休，礼也。今臣年七十有二矣，蒲柳无复茂之质，老马非识路之材，又素有痰疾，律往往复发，发而且剧，剧则欲绝而复平。今狐狸知微，尚知首丘。古之高人，必思归山枕石而死。臣非敢以高人自比，然亦每以狐死自念。兴言及



此，自弃明时，不胜呜咽。此臣近所以宜必退，而不可以不退者三也。伏乞圣明以天地生成之德，普日月照临之明，洞见辟隐，轸念孤纵，以臣所陈前三者，察臣平昔惓惓不忍自弃之情。以臣所陈后三者，察臣今所以宜必退，区区不得自己之情。特敕吏部，令臣致仕，放归田里，歌颂皇休，臣实不胜感慨之至。不胜恐惧之至。缘系陈情乞恩致仕，以全晚节事。理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家人某斋捧，谨具奏闻，伏候敕行。

（九）别甘泉湛先生

王守仁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氏唯一贯之旨，傅之子思。孟轲绝，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分，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老释大行。今世学者，莫不知宗。孔孟贱，杨墨摈，老释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甚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甚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学。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辨于言辞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身，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其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与乎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犹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词

章而不为者乎？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守仁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几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程周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乎仆而复兴。晚得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得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甘泉者，非圣人之徒与，多言又乌足病也。夫多言之不足以病甘泉，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之也，吾信之。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今日之别，吾容无言乎？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不而益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候于言，顾复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则甘泉亦岂以吾言为缀乎！正德辛未九月晦日拜手书。

（编者按：湛若水弘治十八年入翰林院，才认识王阳阴，相与论学不足两年，时王的学术思想核心尚未形成。正德二年正月王被贬贵州龙场驿。正德五年复官回京，次年九月又迁南京刑部主事。因作此《序》，向甘泉告别。文中鞭挞当日一些儒学者，学术研究浮躁肤浅，世风日下的状态，宣称其学术成就得益于甘泉，甘泉是他们志同道合、生死不渝的朋友。）

（十）王守仁答甘泉书

王守仁

（一）

旬日前杨仕德人来，领手教及答子莘书具悉。造诣用功之详，喜跃何可言，盖自是而吾党之学归一矣。此某之幸，后学



之幸也。来简勤勤训责，仆以久无请益，此吾兄爱仆之厚，仆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于此，虽百虑殊途同归一致。不然虽字字而证，句句而求，其始也毫厘，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诣之深，涵养之久，仆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则有不约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间所见，或不能无小异，然吾兄既不屑于仆，而仆亦不以汲汲于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两人同适京都，虽所由之途间有迂直，知其异日之归，终同耳。向在龙江舟次，亦尝进其大学旧本，及格物诸说。兄时未以然，而仆亦遂置不复强聒者，知兄之不久，自当释然于此也。乃今过获所愿，喜跃何可言。昆仑之源有时而伏流，终必达于海也。仆窳人也，虽获夜光之璧，人将不信，必且以谓其为妄为伪。金璧入于猗顿之室，自此至宝得以昭明于天下，仅亦免于遗璧之罪矣。虽然是喻犹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则于吾所固有，无待于外呀。偶遗忘之耳，未尝遗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贤所进超卓，海内诸友实罕其侔。同处西樵，又资丽泽所造，可量乎？仆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归阴阳，为夕死之图。疏三上而未遂，欲弃印长往，以从大夫之后，恐形迹大骇。必候允报，则须冬尽而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风骤雨中落叶，倏忽之间，宁复可定所耶。两承楚人之诲，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毫思一见，老父亦书来促归，于是情思愈恶。所幸吾兄道明德位，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诸所欲请，仕德能有述。有所未当，便间不惜指示。

又（二）

得正月书，知大事已毕，当亦稍慰纯孝之思矣。近承避地，

发履冢下。进得修业善类，幸甚。传闻贵邑盗势方张，果耳？则远去家室，独留旷寂之野，恐亦未可长也。某告病未遂，今且蹙告归者，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尘世，毕竟作何税驾，当亦时时念及，幸以教之。叔贤志节远出流俗，渭先虽未久处，一见知为忠信之士，及闻不时一相见，何耶？英贤之生，何幸同时共地，又可虚度光阴，容易失却此大机会，是使后人而复惜后人也。二君曾各寄一书，托宋以道转致，相见幸问之。

又（三）

世杰来，承示“学”、“庸”、“测”，喜幸！喜幸。中间极有发明处，但于鄙见尚大同小异耳。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欲似有毫厘未协，然亦终当然殊途同归也。修齐治平，总是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且语意为简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读者愈难寻求，此中不无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浅易其词，略指路径，使人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也。高明以为何？如致之说，鄙见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间示知之。此是圣学传心之要，于此既明，其余皆洞然矣。意到恳切处，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贤大学洪范之说，其用力已深，一时恐难转移。此须面论，始有可辩正耳。会间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过此，传示高文，其人习于神仙之说，谓之志于圣贤之学，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尽。



又（四）

音问虽疏，道德之声无日不闻于耳。所以启瞶消鄙者多矣。尚承狂生之谕，初闻及骇，彼虽愚悖之甚，不应遽至于尔。既而细询其故，良亦有因。近复来此，始得其实。盖此生素有老佛之溺，为朋辈所攻。激遂高，自务大，以夸愚泄愤，盖亦不过怪诞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斩蛟之说之类。而闻者不察，又从而增饰之耳。近已与之痛绝，而此生深自悔责，若无所措起躬，赖其资性颇可，后自此遂能改创，未可知也。学绝道丧之余，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资，绝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复不免于陷溺如此，可如何哉？龚生来访，自言素沐教极深，其资性甚纯，谨惜无可以进之者，今复远求陶铸，自此当见其有成也。

（十一）赠大司成甘泉湛先生奏绩北上序

何 璜

圣贤之学，明德新民而已矣，无他也。近世学者，往往从事于博洽葩藻之间；不然则高谈性命以为理学；至于明德新民之实则，留意者鲜矣！弘治、正德之间，甘泉湛先生与一二同志，独以古学为倡，天下之士翕然称之曰：甘泉先生今之道学也。嘉靖三年，南京国子祭酒缺员，吏部以为非先生不可，乃以名闻，诏可之。既莅任则严规矩，申约束。日与诸士子讲古圣贤明德新民之道。暇则习燕射，礼雅歌，击磬以养其心，使

无外慕，士习盖不变焉？三年教成，将奏绩北上，僚友咸赋诗赠别，司业琴川陈先生问谓唐曰：临别赠言古也，甘泉北上，必将留侍圣天子，不南来矣！诸友咸有诗相赠，子雅厚于甘泉者也，岂可默然焉乎。予应之曰：予往年亦尝问学于甘泉，予则以格物致知为先。甘泉则以存心为主，所见略不同。然非存心，则无从为格物致知之本，格物知至则心之体用益备，盖有交养互发者焉。是则要其终固，未尝不同也。甘泉既以其学，造就天下之英才，备朝廷之选用矣！则其入告天子，岂假外求。今虽有言，恐无益也。琴川曰：固然。然古之赠言者，岂必皆有所益乎？亦尽心焉耳矣！唐曰：唯唯，窃闻臣之告君，与师之告弟子，其道虽同，其术则异。师之告弟子，或开其端而不究其归；或提其纲，而不及其目，盖欲其深思而自得之也。臣之告君则不然，详略相因，首尾备举，盖欲君即可见之，施行不复劳其心思也，昔鲁君尝问政于孔子矣，孔子告以治天下国家之道，自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以至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无不毕。且其施行之条目，功效之次第，复纤息周密其要则，不外乎诚之一言。其所从入，则始于择善，固执之两端。噫可谓详而约矣！圣天子励精图治，夫岂鲁君可比。古圣贤明德新民之道，固宵旰所欲闻者也。甘泉入而奏绩，夫岂可不知所留意哉。在上闻大道之要，在下蒙至治之泽，吾于是乎有望矣！琴川曰：甘泉近著《圣学格物通》将以进呈，兹固其志也。盖遂书以为赠诗序于是乎书。

嘉靖六年十月望日书。



（十二）送大司成甘泉先生考绩之京序

毛 宪

甘泉先生以正学主教南雍，三阅岁矣。海内及门之士，渐濡道德，咸知诚心，为己洗故从新，一变复古，四方闻风而兴者，亦皆愤励向正，彬彬辈出，道化之功，固如是哉！曷为其然也。其为道也，近承江门，远沂伊洛，而上达邹鲁者也。天地万物为一体，其体也，各得其所，其用也，随处体认天理其功也。勿忘勿助，其要也。惟敬惟中正易简，而天下之道备矣。故为教也，阴阳合一而天道明矣；刚柔合一而地道明矣；仁义动静合一而人道明矣；知行并进，内外合一而正学明矣；德业举业合一，敬存焉，而易简之教精矣。其道也备，故心宏而德孚。其教也精，故业广而化洽，有大本者如是。是故自西樵而翰苑，而南雍。地不一而道体则一，从教者无异地也。自大科训规，而樵语，而新论明论，而圣谟衍而二业合一；训辞不一，而明道则一，从教者无异辞也。以身教明，以言教身，与言非二也。言根于心，合内外之道也。斯道也，达之天下而无近远；推诸后世而无朝夕，而况亲炙之者乎？而功化有不洽乎？方今以正学教育者有矣。或专内而遗外，或主业而宾德，其弊流于顿悟，溺于事功，同一支离也。孰能体用一源，内外无二，承往哲，候方来为可久可大哉！微先生吾谁与归。行将献功圣天子，进所著《格物通》为圣学助。由是启迪匡弼，尧舜君民，驯至位育而斯道大行，固何待也。夫政教并隆，道之全体要自此心之敬。充之焉。尔而岂内外有二乎哉。大化从出，斯其至矣。宪辱教久，故于先生行，窃以所闻，质之幸复终教我乎。

嘉靖六年十月望后三日。

(十三) 送南京少宰甘泉湛公被召少宗伯

张邦奇

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是故坐而论道，与作而兴事，其体有殊也。德成而上，与艺成而下，其分有辨也。道不离事，而宰制變和之意资焉。事未始不寓乎道，而制数名物之任存焉。是故冲夷而不二，辨哲而有容。自而不牵立，而不胶者，道也。自发扬蹈厉者，视之疑其无联也。而不知通天下之志之惟深也。自坚确狷介者，视之疑其无方也。而不知成天下之务之惟几也。且其深也。非有匿也，其几也，非有造也。道形而上，是故不可以形求也。今南京少宰、甘泉先生之于道也其乎。吾与之周还，二十有五年，而未尝见其遽其疾言焉。其气薰然以温，其行安然以和，殆而深几者，与吾见其司文衡，则名士得也。为讲官，则纳诲勤也。在胄监，则五教敷也。发而为文章，无弗工也。敷为为著述，无弗详且则也。事有本而艺有原，故人莫之及也。皇上念其贤，召入为少宗伯，夫自南而北亲之也。方隆制作而礼乐任焉，重之也。还之讲筵以展其论，思资之也。是故南京群公、大夫一有行，则祖饯赠言，其恒也。而尤于先生加荣日；天子所礼而亲也。不惟尔也，且将寄之变和之任焉。处之坐论之职焉。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也。又将于是乎征也。若之何不荣之也，予辱与先生同举进士，同观中秘，同事吏局。兹于国学也，又误承先生后被，诲爱也深矣。薰德性也久矣，而一朝别去，诚不能释然于怀然。不胜乎荣之之意也。是以叙群公之意，而略吾私举所重也。



嘉靖己丑秋七月书。

（十四）寿太宰甘泉先生序

孙承恩

吾师甘泉先生，崛起南服，以道学为学者师。乃嘉靖丙申，先生寿跻七十有一，阳月十三日，其初度也。今海内学士，多先生门人。喜遇兹辰，瞻履褰而祝纯嘏者，孰不欲一致其区区官采。孙氏子承恩为言曰：大贤之生不偶也。道原于天，而晦系乎人。其明也，惟贤是赖。贤也者，岂非天之所生，以寄斯道哉。夫道之不明，由学之不明，一偏之说害之也。惟先生之学，合内外，兼本末，具体用，彻上下，该动静一，天人是故有合一之说。合一也者，合其不一，以归于一。道固无二，学亦无二也。故合一之说，君子谓：于是得道之大全焉！至于践履纯熟，充养完厚，则光霁如茂叔；纯粹如明道；笃实如司马子。先生之于道也，卓矣。而其为德也，成矣。则先生一身，非道之所寄耶？夫天既为道，而先生则必寿。先生以厚此道，乃今年逾古稀，而精明强实，若少壮者，非天之默相，孰能与于此。而吾人仆仆于颂祷，无已渎乎？虽然是固，吾人向往之私也。承恩病卧东海，无缘一称觞堂下。则亦因先生之寓，引领遥望，即密为祝曰：请以钟山之云，为先生寿。是云也，出岩谷，塞玄穹，后飞龙而雨，九土氤氲蓬勃，前无始后无终，为寿莫加焉，愿吾师之似之也；请以大江之潮，为先生寿。是潮也，出溟渤，灌百川，宣地泽以沃群品，弥漫浩渺。前无始后无终，为寿也莫加焉；愿吾师之似之也。请以石城之月，为先生寿。是月也，离海峤，升层霄，揭玄阴，以照寰宇。清辉

皓魄，前无始后无终，为寿也，莫加焉。愿师之似之也。是故三寿而斯道之寄，永矣至矣。

（十五）参赞事略跋

崔 铎

嘉靖己亥秋，南京太宰甘泉湛公，受大司马之命，参赞机务。公矢诸神明，精心竭力。以其僚石江欧阳公，率其属提絜宏纲，分疏细目，达支循本，探端张绪。凡闻之上、喻之下，兴利去害，总若干事籍以示铎。夫其申圣谟，崇古礼，厉兵式武，率乃自躬省费宽民协之。各署养高年，饩困戎，逐游客，止火葬，劝农桑，联保伍，作义阡，坚定业斯盖相天下之道焉。匪直参赞此邦尔。

昔在商季，一夫肆虐，而周代殷墟，故民席宠怙侈，酗酒淫朋。周公迁迓王化，礼洽刑禁，三世始变。亡元以夷猾夏，教我彝伦，紊我秩典，天地聿闭，品汇奚章。皇祖起而极之，其艰十倍于周。究其源自燕安程，其委会于贪缝民榜之所由。明大诰之所惩艾，皆自此邦始。今世久熙，大纤小弛，浸致乱萌。振怠遏辟，非老臣伊其忧之夫？药不当，病犹无医也。化不革，心徒称劳也。公其知本矣乎？其属吴潘氏，请推其长之美，反诸戎所说，忘劳教，而用战都哉。铎读前史，悲穷教瘼之术，烂然考其世则益衰，岂非无实之故与，《易》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故申而不行，则挂壁间，实楷上而已。



（十六）寿大司马甘泉湛先生九十序

张 潮

天下之言寿者，率以齿跻耄耋而加荣焉，咸以为希奇之遇也。虽然未闻所以寿之道，夫寿也者，受中于天地而全焉者也。受中而全，宜莫如舜，舜其大孝矣。禄位名寿之兼裕，固其所全者大，而所享亦大矣。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是故精一合，而日致其孝也。留都参赞、大司马甘泉先生之学，之孝，其得诸舜矣乎？其事太夫人也，始之以善养；中之以荣养；终之以不匮。故庐墓而瑞瓜应，立庙而家训行。两捷试而魁名重，历三部而政教兴。人见其学与政之懋也。皆曰：先生卓矣。而不知其大有所本，而非止于是也。或曰：何谓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以弼君德，以寿国脉，以福斯文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孝之章也。传曰：福生有基，谓夫先生之于舜，分殊而应同也。或曰若是班乎？曰先生嗣统石翁，神交虞舜，发中思于勿忘勿助之间，拟知行于天地包贯之体，其学舜学也。或曰：何以祝之，曰义亦微哉。学之大者，道之久也。久者一之纯，大者兼之富，远之有荣，久而弥昌。穆叔豹所谓三不朽，先生以之祝孰加焉。曰俗之老者，不得言寿，何也？曰伏生年九十，止于授书，未闻其大也。况其他乎？是故凤凰上击苍天，足乱浮云，翱翔杳冥之上，夫藩篱之鷦，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鱼朝发昆仑之圻，暴鬣于碣石，暮宿孟诸。夫尺泽之鲋，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先生既九十，其勤无倦瑰意，琦行匪夷所思，犹鸟之凤，鱼之鯤也。大斯至矣。是故迈三寿之作，朋备五福之脍用异哉。

或人始悟之曰：子谓先生之寿，寿于道，道老万世无弊，可以祝矣。

（十七）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并妻诰命

明世宗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惟今礼部，乃古大宗伯之职。所以治神人，和上下。两都均重，恒难其人。咨尔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学术端纯，践更既久，望实尔隆。顷者简自朕心，进居今任。乃能率属奉公，懋修厥职。倚任方切，朕甚嘉之。兹特进尔阶“资政大夫”锡之诰命。尔其益励乃德，树乃勋，绍休前闻，以光本朝，钦哉！

制曰：国学于卿大夫之伉俪，宠章并命，幽显弗殊，重齐体之义也。尔南京礼部尚书湛若水妻，赠淑人袁氏，上卿元配，屡被宠封，乃今云亡，闾仪弗泯。兹特加赠“夫人”，谅尔有知，永慰幽漠。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一。

（十八）参赞敕諭

明世宗

朕惟南京根本重地，而机务重托，非历练老成，奚湛委任。今特命尔不妨部事，参赞魏国公徐鹏举等，守备机务；整饰兵备，固守城池，操练兵马，抚安人民。但遇贼寇生发，随即调



兵，相机剿捕，毋令滋蔓。凡一应军民事务，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悉听尔同守备内外官计议停当而行。其管军管匠管官并大小头目人等，若有科扰害，私自役占下人，致妨操练及工作等事者。尔即禁约清理如法。敢有故违者，轻则量情惩治，重则奏闻区处。朕以尔才识老成，特兹委任。尔当益竭忠诚，持廉秉公，正己率人，务俾事妥民安，以副委用。如或处转置乖方，偏执误事，责有所归。尔其钦承朕命，勉之慎之，故谕。

嘉靖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十九）赠湛若水诰命^①

明穆宗

制曰，朝廷恩礼大臣，靡间存歿，盖以笃始终之义，寓激劝之微也。缅兹彝章端伋故老。故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发迹贤科，蜚声词苑，出衔使命亲藩与彝藩而交播声名；入典试场，文闱暨武闱而并收俊杰。抽毫史局，劬劳绩于两朝；振铎成均申规范于多士。大礼郊礼之议，既博洽乎古今；圣学圣德之陈，尤勤劬于启沃。留心往训覃意，斯文博综六籍之言，自成一家之旨。卿曹六转，扬历二京，简界留枢，荐升华秩。既允归老之请，遂获考终之休。藻行陶评，竟克谅于士类，搜遗应诏，乃交疏于宪田。用追往劳，爰申卹典，兹特赠为太子少保，谥文简，锡之诰命，於戏穷阶懋进，岂为儒者之光荣，令问昭垂，永作后人之楷式，賚兹泉壤，尚服宠嘉。

隆庆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① 载《增城县志·艺文·宸翰》（卷二十七），民国十年版。

（二十）甘泉湛先生文集序

李春芳

夫道在人心，匪言弗彰。古今立言者，即人人殊，要以明道而已。自孔孟既没，微言遂绝。迨汉晋诸儒，溺意词章，言愈烦，而道愈离。有宋嗣兴，濂洛辈出。周云：“纯心。”程云：“定性。”其旨归于揭斯道之真诠，觉斯民之朦聩，非有二也。我明熙洽二百余年，人心丕变，文教大兴。白沙陈公，身任斯道，倡明正学。溯濂洛以接洙泗，为一代儒宗。吾师甘泉湛先生，早游其门，独得其传。乃与阳明王公日相讲明绝学，振作斯文。而王公语人则曰：“致良知。”先生语人则曰：“随处体认天理。”夫道在人心，昭明洞达，靡所不贯，靡所不烛，舍天理非良知，舍随处体认，非致良知。盖道一，言一而教，亦一也。余尝亲炙门墙，而聆馨歆。忆自牛渚饯别，羁迹仕版，仪刑日远，趋步无由。惟奉六字心诀，日与周旋，若将终身焉。顾若曩苦鞅掌，迺复衰敝，方想虚靡岁月，未究传习。脱今天假我以年，而泰山既颓、师范莫亲。幸有遗集传布海内者、固可捧诵寻绎也。是故“心性图说”，与“学”、“庸”、“二礼测”诸书，均之阐斯道以淑人心。至若赠答、铭志诸作，又先生绪余。海内人士慕先生而不见，即一言一字，信若蓍蔡，矧及门士乎？刃此集中所就，皆先生随处体认遗矩，亦士人随处模楷实学。万世而下，且将借此私淑无穷。则先生这所嘉惠，亦永永无穷矣。敢曰文章易闻，乃谓道不在兹耶？适蒙中丞檄徽部，汇梓先生全集，余同年友洪君，抵书属予为“序”，余敢偕言，简弁用表，余追慕之万一云。



（二十一）祭参赞大司马湛甘泉翁文

胡庭兰

呜呼！逝矣？夫子之所受者，大完其真矣。江门之道，将谁属耶？仁义乎江河；心性括夫宇宙；忘助依于自然。体认浑乎无有。至道显著，风行化流，二疏炳若日星；一敬凛然山斗；纯正钦乎圣明；参赞鼎诸元旧。天复假夫子以年。屹屹悠久，俾纲纪文章，亲炙日就。统厘正传，千圣不谬。谓非命世而独厚者屿？虽然微言满天下，而丛议者或私其牖。英才满天下，而笃行者或机其咎。岂人心之垢，未尽涤于江门之波。而世变之趋，自殊靡于梁木之秀。文其在兹，胡终弗容。呜呼？夫子没，江门竭，哲人远，大道歇。当夫子之世，而近夫子之居。能不怅然而中结。惟尊灵。

（二十二）湛甘泉先生文集前序

洪 垣

道其有统乎？曰道无不在，又焉统之。然则千圣之所授，受何谓也？曰其所授者，无统而有宗也。宗果何物哉？孟子固尝谱之矣。其言曰：天下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一者道之体，千圣之血脉也。一则同，二则异，二则有蘖出者矣。是故夫子以一贯之道，祖述于尧舜；夫曷远乎？而不禹汤文武也，不禹汤文武，而直上于尧舜者，沂源而求真，示人以信乎？其必不

可二也。是故尧舜真，则禹汤文武之道真矣。禹汤文武之道真，则周程诸子之道皆真也，吾斯信之矣。是故禹之祗德；汤之圣敬；文之不显、元射；武之不泄不远；周之一而无欲；程之大公顺应，皆一之真脉也。脉不可见，而见之于是数者之中，是夫子之定谱也。前乎此者，必由是而有所考。后乎此者，必由是而有所承。非成其形色之似，承其血脉之真而已。然则孔门自颜、曾、思、孟而下，又鲜有得其真者，其将外之与曰：何可外也？承其真而孝敬之来至焉耳。是故孝敬之不至，由乎人。而吾之上沂真脉，以率作乎吾宗者，不因是而敢有二议，是立谱之法也。由周程而下，得其真者，莫如江门。而甘泉先生又面授而师承之，主敬自然之说，天理中正之说，卓哉？其苦心焉。不惟于形色之似，而务体认以克肖其血脉之真。宛然尧舜之如在矣。善乎？念菴罗子曰：先生以纯粹中正之学，上接尧舜精一执中之传，明天理之本，然救人心于既死。其功不在抑洪水，辟杨墨之下。若其在门之士，有得与未得，亦前所谓孝敬之未至者。而其所为真脉者，未尝不在也。何者尧舜之道，不坠地，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浑浑然与天地元气相为流通，其必有可息者，但得脉谱在焉。则其所未至者，又安知不观感而思奋，而又何所不至也。传曰：大匠不为拙二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设由是而犹有所不至。而吾之所持于彀率绳墨以待后之识者，虽百喙之少贬焉。盖有所不敢也。其不敢者何也？千古之真脉，既幸自我得之，又复自我失之，是为宗子者之责也。先生其可已哉？先生固恐后之学者，沿流逐伪，将有认蘖以为宗籥。其一而二之者，非谱之彀率绳墨，孰辨之。其又孰从而有之。先生原集四十八册，今存惟十五册。或览未终篇，辄掩卷而推之曰：此昔孔孟以来下乘语耳。予因为愕然，谨袭而读诸叶友德和余孝甫，吴生君杨，先后勉请入梓，或见而晒之曰：予何谓师门墨守矣。噫！予其敢尔哉，予其敢不尔哉？



后 记

我早年就读于甘泉小学和菊泉中学，又前后在新塘工作二十多年，听到有关湛甘泉的传说较多。有人说他是做大官的，是教育家、大学者；又有人说他是个坏人。不过，如果他是坏人，为什么又有人建学校、祠、坊、公园来纪念他呢？令人迷惑。

开放改革以来，一些被扭曲了的历史，得到拨乱反正。上世纪80年代，我负责《新塘镇志》的主编工作。因甘泉是我镇的重要历史人物，要修好志书，便要认真考察他的史绩。90年代初，我又参与筹办“湛若水先生诞生52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并参与主编《湛甘泉研究文集》，对湛甘泉真实事迹有较系统的认识；对一些丑化甘泉的假语村言，通过史实对照分析，也大体得到澄清。特别是《湛甘泉研究文集》一书问世以来，影响较大。很多人再不相信那些荒诞不经的传说了。

近年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倡打造文化大省，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湛甘泉被列为文化、学术、教育上有贡献的历史人物之一。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上的湛甘泉，故不避献拙，特撰此《湛甘泉传》。由于笔者文化水平不高，长处基层工作，身边史料缺少，撰写是艰难的。不会运用引人入胜的词语，构思离奇曲折的情节，仅以湛甘泉一生史实综合理顺成书。书中所有的情节、人物皆以《明史》、《沙堤湛氏族谱》和省、市地方文史记载为依据。甘泉以学者身份遨游宦海，而且仕途顺畅，平步青云，不似王阳明那样仕途坎坷，

所以书中情节显得平淡，仅算是本纪实性的历史人物传记，但作为存史和对甘泉的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又因书中引用原文、诗词较多，为保持文章的一致性，因而用活文言行文。

本书受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和省社科院黄明同教授启示而写。期间得湛坤耀先生提供部分资料，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影视戏剧系副主任萧柱荣审校初稿，湛伟健先生提供图片，升辉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广恩义务支持文稿打印。更得到增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新塘镇政府，新塘湛甘泉文化研究会等经费支持，在此特深表谢意。

陈裕荣

2006年春末于新塘